

YESU ZHUAN

• 赵紫宸 著



耶 稣 传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南浦

耶稣传

赵紫宸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70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30,000

ISBN 7-80515-287-X/I·29

定价：2.80元

重印说明

本书系赵紫宸先生(1888—1979)写的一部历史传记。赵先生著作等身,但其中有两部传记极为精彩,一部是《圣保罗传》,一部就是《耶稣传》了。

自从基督教流传世界,各国多有耶稣传问世。赵先生的《耶稣传》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耶稣传,也是迄今为止由中国人写的唯一的一部耶稣传。它最初是在1935年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65年香港重版;这次再版既为中国文化填补了空缺,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有益的读物。

《耶稣传》是赵先生的代表作,作者饱览群书,下笔龙蛇,融宗教、历史和文学于一体,因而通过这部半个世纪前写的《耶稣传》,读者也许能品尝到赵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用心良苦。

西方有句谚语:聪明的人是通过一门学问认识世界的。我们翻印这部书的目的,是希冀在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潮流中为读者敞开一扇窗户,即使是一扇小小的窗户。

这次重印,我们对原书作了必要的校勘,文中原有的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目前通用的简体字,文字凡系误植者,也都作了一些更正,此外不作任何改动。本书在出版时,蒙赵紫宸先生的家属赵萝蕤教授、赵景心教授予以大力支持,且提出了有关材料。对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题赵紫宸先生耶稣传

满江红二阙

悯惜人寰怀博爱身辞帝阙三载久扶危济困手援饥溺
古墓已埋忠怎义骨郇城曾染羔羊血痛苍生利欲逞干
戈心应裂

贪杀念何时灭宏大愿犹如昔引金鼎立约泪珠双赤橄
榄山头人不见葡萄园里枝空折到如今死海也含悲涛
声咽

埋首连旬灵感至颺颺振笔传帝子降临尘宇三年陈迹
旧事凄凉悲草木新思潮起填胸臆写当时情景宛如斯
凭君说

探玄妙穷蒲笈披典策通伏颡俛推敲呕尽一腔心血梁
案不惭延寿赋孟杯犹进长生液喜今朝一卷付千秋明
明德

题 词

东风第一枝

谛听雄鸡东方渐白不图清梦如许醒来探取梅花笑采
蕊边冻而溶心涤性供坛上幽香千缕再开筒预写春风
独自爱兹遐举凭细绎遍搜事序随意象解阐情绪拼将
一片天声散入无穷世宇高山仰止计只有飞超尘土用
此篇大略传神当作素衷分与

导 言

本书的缘起,史料, 体裁,与方法

请事斯言矣

——论语

一本书里,导言当然是第一篇文章。但以著书的次第论,导言乃是最后的一篇文章,也是最难作的一篇文章,尤其在著者必须讲出著书的理由、体裁、材料、方法来的时候。读者若然对于这种问题不感什么兴趣,大可将这篇文章弃置不顾;或者等读毕这本书之后,若忽然感觉起意味来,再翻翻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不可。我的意思原是要读者对于这本书发生兴趣。假使读者看了导言,觉得讨厌,把书搁置了,那岂不是一件罪辜?不过神学者,宣传师,教会领袖等则宜先看这篇文章,然后再读传;读了以后,再将这篇文章,温习一遍,免得批评的时候,无所依据。

作《耶稣传》、《基督传》的人,这二千年来,已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多受人们的研究、解释与宣传;也没有一个人的生平,比耶稣的还要难

懂、难解释。从精深的学者到毫无了解的匹夫匹妇，从成见极深的神学家到自诩才能的文学家，选材苛刻的史学家，各种各样的人，都曾不能自己地去作《耶稣传》。其中大多数的人这样做是因为对于他人所作的《耶稣传》感觉到不满意；没有法子，才自己动起笔来。可是自己一作，若然这个人不是疯子，不是狂夫，就立刻会感觉到自己也不见得怎样的高明。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信仰不同，经验不同，宗旨不同，便有吹万不同的《耶稣传》。

可是世界上既有如许的耶稣传，我为什么还要凑热闹，再来一本呢？其中有几个缘故。第一是我们中国人中，到如今还没有人自出心裁，用独到的眼光，脱西洋的窠臼，做过这件事，我不妨首先试试看，即使失败，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二是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中，尤其是耶稣的中国弟子之中，很少有人认识耶稣的。圣经又难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所说的却尽是瞎缠、胡诌、与乱猜！翻译过来的书，如贝辟尼的《基督传》（注一）、海尔的《基督传》（注二）、莫裴德的《耶稣生平》（注三）等，又都是没有搔着痒处的西洋货。我自己不一定是一个例外。不过我既有这种感觉，我就应当试试手，老老实实地来一下，不用藏拙而不尽所当尽的本分。第三是我愿意对于中国的青年基督徒，做一点微小的贡献。近来，我曾经做过一篇文章，今日《中国青年还应该学耶稣么？》（注四）颇为几个青年朋友所欢迎。他们要了解耶稣，而读经问道，往往撞墙碰壁，牛头不对马嘴，得不到要领。在这种艰难的时局中，此种现象，实在可以使人痛哭。第四是我自己对于耶稣的崇拜。我希望这句话不把人们吓退了，以为我又是一个戴上颜色眼镜看耶稣的，把神学教义等等东西将耶稣蒙住，

向人家作道理的宣传。老实说，读书的人没有不戴眼镜的；我也不能免除这个人类不能免除的毛病。所希望的是本色玻璃磨得准确些，戴上眼镜子，不把耶稣看得太模糊了。我既崇拜耶稣，就应将他的一生，按我所认识的告诉人。这是我作《耶稣传》最重要的理由。

我说《耶稣传》是不容易作的。我又不是史学家，不会缜密精详地做一本纯乎历史的耶稣传，如何竟敢动起笔来呢？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因为我若变了史学家，我就会象蜈蚣一样，要想百脚之中哪一只脚先动好，弄得没有一只脚会动的了。因为我不是史学家，所以才大胆地作了《耶稣传》。我不幸而不为史学家，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所崇拜的耶稣；我又幸而不为史学家，致有我现在这一点对于耶稣的了解！可是我自有我外行的读历史的方法。我以为读历史须有两种心力，尤其是读神人、至人、圣人的生平。第一种是寻求事实的科学态度；第二种是寻求了解的想象与同情。两者往往不可得而兼；因为这两种的要求都极严切地叫人从他自己的限制里跳出来。求事实，应当只知道有事实，不应当将自己的爱恶夹杂在里头。求了解，尤其是求对于圣贤英杰的了解，人又应当知晓一己的限制，跳出一己的限制，而进入圣贤英杰的时地与心灵，看他们所看的，想他们所想的，觉悟他们所觉悟的，然后方才能够解释他们是如此如彼的人物。第一是度理，第二是揆情；情理俱得，方能作传记。因此，作当代人的传记比作古代人的传记为容易；作本国人的传记比作异国人的传记为容易；作史料多的人的传记，比作史料少的人的传记为容易。因此，作《耶稣传》而不用大胆的肯定与大胆地想象，简直是一

件不可能的事。

我作《耶稣传》，用了三个有点杜撰性质的办法。第一是我自己的读史法；第二是纯乎想象的想象；第三是辛苦艰难中所自得的解释。分述于下。

一、史实。关于耶稣一生的史料，除去《新约四福音书》及散见于《使徒行传》及《书翰》的极少的关于耶稣与耶稣的言行之外，简直是没有很重要的东西。若瑟夫斯的《古代史》中只有一二处提到耶稣与施洗的约翰，而学者以为关于耶稣的话，乃是基督徒们后来加入的（注五）。罗马史学家戴锡得斯在《纪事》中提起提庇留在位时，“曾有一个称基督的某人被杀”（注六）。俄国作家末理柯斯基所著的《未识之耶稣》中提出他种经外的记载，类皆一语数字，实在无关紧要（注七）。且该书乃是从颜色极深的眼镜中看耶稣的，于我全无用处。在古代，《四福音书》外，尚有他种“福音书”；如今所存，不过是片鳞残甲，都为詹墨士收入《外传的新约》一书中（注八）。察其所载，虽或有实，亦不增加我们关于耶稣的了解。

至论《四福音书》，从前人都以其中所载，没有一字一句不是历史，所以专事调和，以为只要人心玲珑，能把所载的事件与言论，象七巧板、益智图，那样凑和起来，即可以成为一种《耶稣传》。现代的学者很少这样办的了。因为《四福音书》的著者都是以传宗教为目的，并不以著作《耶稣传》为宗旨。《马可福音》著作最早，约在纪元七十年，但据二世纪初叶的贝壁司所述，Papias 马可为彼得译言，曾到罗马。因此，其《福音》所载，大都是彼得的见证，不过中间亦夹带些保罗的意见。马可也有另

外的史料。耶稣升天后十年间，已有耶稣的言论的收集，或以为是马太的手笔，今人称之为Q(注九)，或称之为“教训的史材”。使徒在日，教会并无著作《福音》书的必要，因为使徒执着有威权的确证。及至使徒死后，基督教流行的地域既广，传教的人又较为复杂，口传的事实即有变易错讹的危险，有心人不能不谨慎听取，笔之于书，乃有《四福音书》以及其他的《福音书》渐次的著作。马可著书夹杂极浓厚的末世论在内，竟以耶稣为将要乘云而来的人的儿子。他的兴趣，因此全在耶稣所作的奇迹，很少记载耶稣的训言。《路加》(著作期约在纪元八十五至几十年间)则取用《马可福音》全部及另种的史料。他是为异邦人作书的，故其观点，在使异邦人得了解。在这本《福音》书中，外邦人占了重要的位置。譬如良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耶稣责备雅各的约翰不该求天火降在撒马利亚人身上的话，东西南北的人全来参与天国筵席的教训，都在《路加》中记载。耶稣差使徒去传道的时候，本来叫他们不往外邦人的地方去，在《路加》中，这些话就取消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路加》又比较精细而有文。不过书中所有的次第，依然不确是历史的次第。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及受难复活的事迹，几乎占却全书的三分之二。其中所载，一大部分是他书所不载的譬喻与训言，似非全为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程中及在庇哩亚时所能有的言论。《马太福音》则是犹太人为犹太人著作的书，其中说明耶稣并不废除摩西的法律，乃是成全犹太教的，似乎含有保存犹太传统思想，反对保罗脱离法律的意味。《约翰福音》的著作最后，所述皆系作者的神学，所以少有历史的价值。中间所记的种种事迹，在人情人理之

处，当然有历史的根基；但要取用其材，非得刨去一层神学的笼罩不可。神学自有真理；但讲历史，总当除却纯乎主观的成分。《约翰福音》的作者，著此一书，是要读者信耶稣是上帝的化身，故所用的言词，皆指耶稣有超出世人的权能；例如以水变酒，使拉撒路复活等事，都不以事实为第一义，而以使人发生信仰为第一义。总而言之，《四福音书》的记者，似都未曾完全了然于耶稣的理想，故有人说，“耶稣超出于其记者之上”。书的次第，又各有出人，使人不能断定事实的先后；有时则以所论的题目为结集事实的中心，《马太》，《路加》，都用此法；有时则彼此颠倒，表明出著者自己亦不知何种次第为确实。

《福音书》的难读懂都是为了上述种种的缘故。然则我又怎么办呢？我不是史学家；我又不是经学家；而作《耶稣传》，却必须要对于史学、经学有同样的、彻底的了解。我不幸而不为经学家，不能更深切地了解耶稣；我又幸而不为经学家，方才敢大胆决定，而竟著作《耶稣传》。我的办法是这样。第一是求教经学家，第二是自己下断案。在求教经学家方面，我也不尽信书；他们使我不尽信书。我于读过五六种名著之后，觉得经学家多少有些共同的意见，理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次第来，做我《耶稣传》的轮廓；其余种种都奉还了他们。我因为只要一个轮廓，才把从前所读的几种《耶稣传》《基督传》等等，都尽情地忘记，又才将自己的主张大胆地肯定，以为事实一定是如此如彼。当然，我也许犯了极不可恕的错讹；但在我自己想，如此办法，确有好几分把握。没有自信力，谁也不能作《耶稣传》的！恺史的《耶稣新传》（注十）给我不少的暗示，但我觉恺史是史学经学的专家，

只知钻研史实，不知深识耶稣，苛刻料峭，不足以仿效。史事的证据绝对不在于细碎的、分别的观察，而在于看出许多事实合于一处所暗示的整全。以分碎的办法论，则《圣经》中一字一句皆属可疑，即不能知耶稣果为此言否，果为彼言否，果作此事否，果作彼事否。以揆情的、直觉的、察看而论，则在万不周全的《四福音书》中，自可以看出一个巍然峙立的人格，以及他的新理想、新精神与新事业来。我本不配认识耶稣；但我因用理论看，也用全心看，所以有耶稣清楚地实现在我的面前。一方面我避开了《四福音》中，我以为是主观的成分，跟随《马可》的次第，以及学者所指示的各种大同小异的次第，规定自己所信的次第；另一方面，我依顺了剩下的、清楚的耶稣，我将自己的看法加进去，组成一个有线索，有系统的传记。

狄尼的《耶稣的事迹与其意义》一书，给了我许多的暗示（注十一）。他使我毅然决然地废除了耶稣信从《末世论》的观念。从此所发现耶稣的受难，即是因为他废除了《末世论》的缘故。这一点是我的《耶稣传》的一个重要关键。我明知有许多学者，到如今依旧主张耶稣是一个信从《末世论》的人，而且这样的主张，有极好的理由。第一是《福音书》都记载耶稣对于《末世论》的教训。第二是耶稣的主张虽与《末世论》相柄相凿，他究竟不能完全超脱当代的思想，因为他是一个人，不能没有他的背景，犹之人的不能无凭依，星辰的不能不在星系中。耶稣又自称为“人的儿子”，岂不是劈头就带着《末世论》的意味？况且耶稣为人尽可以有他的新理想，与当代的《末世论》，同存于心中。这两种思想是冲突的，但是人往往同时信两种不协

和的事情。伟人尤其是如此。逻辑不是拘束伟人的东西。这些话都有至理，尤其是人生不必事事都有逻辑上的符合这一层。但是我却不以为然，耶稣信上帝是圣善纯爱的上帝，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人都是弟兄姊妹，决不能同时又信上帝要将愤怒倾倒在世界上，将一切有罪的人消灭了。耶稣自己的大觉悟与这种《末世论》，冲突的太显然、太厉害；据我看，这种冲突，不能不使耶稣了然于此，而放弃了《末世论》，施洗的约翰所持斧头放在树根上，快要砍下去的那种论调，使他心中为难，所以他是尊重约翰，受他的洗礼，却又不能不到旷野里去；自己作一番透澈的思想。他的新觉悟是上帝爱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必然要问这种经验与《末世论》的思想，是不是根本不相容？因此他有旷野里的试探。他战胜试探，我以为他就是战胜了《末世论》；因为他战胜了《末世论》，所以他才有第三个与世妥协崇拜魔鬼的试探。但他又把这个胜过了，就从此与约翰分道扬镳。伟人固然是一个时代的结晶；不能不带着时代的色彩，但是伟人的所以伟大，更是因为他们同时能够超出时代，而创造新理想新生命。新理想新生命的发现，本来不是容易解释的事。耶稣是一个十足的犹太人。他的思想与生命是渐渐的发展的。他没有与以色列的历史断绝关系。这都不错。但耶稣所以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原故，就是因为他得了以色列文化的精髓，吐其糟粕，吸其英华，而后独创自己的理想。根子生在以色列民族的文化之内，果子结于超此文化的天空之中。后来他讲天国，总是放弃了末节，而宣传法律与先知的要义。而所谓法律先知的要义，即是爱上帝、爱人。最后，他决定舍命，并不是因为他相信《末世论》，将来自己会复

活升天，随后乘云而下来；乃是因为他觉到以色列民族最高的理想，是要为全国全世界，作受苦受难的神仆。他的理想是有根基的，并不曾凭空飞下。他舍弃末世论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比当代的思想，根基更加深。他的思想太高了；所以他的门徒们没有了解他。《福音书》的著者除了马可在幼小时也许见过耶稣之外，其余的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所录的话，都已受过犹太信徒们所不能摆脱的《末世论》的渲染，当然会把耶稣蒙蔽在他所放弃的《末世论》中间。所幸在重重蒙蔽之下，我们还能够寻出一个崢嶸的耶稣来。可是这种蒙蔽，已经瞞过了许多学者，使他们在薄阴之中住了近乎二千年。马可随从彼得，宜乎可以超出《末世论》了。殊不知彼得虽是使徒的首领，却也不曾完全了解耶稣。他与其余的使徒们心里，固然得了新生命。但是新生命是一件事。完全彻底的新理想则另是一件事。使徒们的运动，是情与志的运动，以耶稣复活为中心，并没有以耶稣的大理想，将世界变成天国的那一端为中心。也许因为使徒们爱耶稣，希望他再来，由是而成了希望与《末世论》连结的信仰。这样，一个欢喜神怪的马可，当然就不免用《末世论》的眼光去看耶稣了。路加马太都是以马可为蓝本的，又有别种同类的传说，当然也就带着浓厚的《末世论》的色彩。他们能将《末世论》放在耶稣口中。《末世论》成了耶稣的教训，就成了绝大的权威，谁也不敢再把它推翻了。即是耶稣自称“人的儿子”一端，也许是后人传说的。即或不然，耶稣用此名词，也不一定遵从《但以理书》中的“我的儿子”的含义。因为耶稣用“上帝”两字，“上帝”两字，有了新意义；用“人的儿子”这个名字，岂不能也有新意义？岂不能代表“上帝

之子”的意思？名词是旧的，用之则人们易于听，意义是新的，含之则人们难以懂，如此而已。

或者有人要问，耶稣若果然放弃《末世论》，他一定会有明显的教训，这种教训，既系重要，自然也一定会叫使徒们记得，并且传出来，为什么《福音书》里竟没有明白的指示呢？我的回答是《福音书》中原有明白的指示，在乎读《福音书》的人能否把它整理出来。著《福音书》的人，没有亲接耶稣，使徒们又不曾明白耶稣的指示，自己又是深染《末世论》的人，当然不会直指耶稣对于《末世论》的攻击。但记载之中，包含着明显的凭据，指出耶稣不是一个《末世论》者。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有三个点金石，可以拿来作试验。第一是耶稣的上帝国论；第二是耶稣对于仇敌罗马政府的态度与言论；第三是耶稣的基督观。《末世论》讲上帝的国是未曾临到而将要猝然之间临到的。在临到的时候，世界要受审判，以色列要复兴，上帝的义愤要倾倒在一切有罪的人身上。耶稣所教训的，则与这些教训迥乎不同。复活，审判，与世界有末期，当然都是耶稣所信的；但是相信这些事，不即是一个《末世论》者；因为在耶稣复活与审判，可以随时而有。四个《福音书》都记载他自己使人复活，他自己赦免人，并赐给使徒们赦免人与不赦免人的审判的权柄。到了约翰福音著作的时期，这些思想更加明显了。在《约翰》里，耶稣自己就是复活的生命；人的信不信就是一个审判。保惠师圣灵就是审判官。我们不能说这些思想完全不是出于耶稣的教训。至于世界有末期，是古代极普遍的思想，不必信犹太人的《末世论》，然后乃能有世界末期的观念。且末期临到之时候，不一定有犹太人的

《末世论》所指示的那种现象。耶稣深信以色列民族对于世界有使命，使徒们，彼得约翰腓力保罗等都向外邦人宣传福音。察其用意，似乎一定是耶稣要使天下人都成上帝的子民；天下人都成上帝的子民，那末即使世界到了末期，所有的现象，亦不能象《末世论》所指的现象一样。不过这些话都不是十分重要的。所重要的是耶稣正面的教训。(一)请说耶稣的天国论。耶稣论天国的话，《福音书》中有两种的记载，一种是不带《末世论》色彩的，一种是纯乎《末世论》的。《马太》十三章所载的天国之喻，与《马太》二十五章所载的迥乎不同。前者说天国如酵发面，如子成树，如人得珠得宝等等，都指出天国已经临在，人人可在当时就作天国的分子，又是逐渐发展而并不猝然临到。后者说天国如山羊绵羊的判别，义人得永生，恶人受永刑；又如十童女等候新郎，智者得享乐，愚者被弃绝，都指末世的情形。我则以为前者是耶稣的教训，后者是著者所渲染过的传闻。天国已临，且将发展，这是耶稣的新理想；与他的上帝观完全一致，而耶稣的教训则完全以他的上帝观为中心。这种天国观与耶稣对于仇敌的观念完全符合。(二)耶稣论仇敌则说要爱你的仇敌，打右脸则转左脸，夺内衣则送外衣，因为上帝无偏爱，人当学他而得他的纯全。这种论调，与《末世论》的看法完全不同。《末世论》说，“看哪，他与千万圣众一齐来，审判世界的众民，灭绝那一切不义的人们。”《路加》载《彼拉多》杀加利利人一节，说耶稣听了但说“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同样地灭亡。”《彼拉多》是罗马的官吏，杀的是耶稣的国人，而耶稣却言行一致，绝无怨声。

法利赛人与希律的党羽试探他，问他纳税给罗马的问题，他只说，“该撒的东西归给该撒。”足见他对罗马政府并没有革命的思想。这种态度与信《末世论》者的态度完全不同。后来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讯鞠：《彼拉多》三次说他无罪，要设法释放他，岂不是因为彼拉多明明看出耶稣无仇视罗马的态度来么？在耶稣看《末世论》所主持的心理、仇恨、好战，简直是犹太人自杀的心理。耶稣看清了这一点，才肯舍命去挽回厄运。若说耶稣是一个《末世论》者，那末耶稣的事业岂不成了一件毫无意义的自杀么？在这个大关键上，我觉得我所见的是毫无可疑的；所以我毅然的说耶稣不是一个《末世论》者。(三)但是耶稣还有更明白的教训，可惜使徒们习染太深，未能了解，以致《福音书》中没有更显然的指示。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欣然，就告诉他基督必然要被钉十字架。耶稣以为彼得明白他的基督观，明白他要做受苦受难的神仆；不知彼得心中全没有梦到这一点。彼得一听见基督要受难，就竭力反对，因为世界上断乎没有基督被杀之理。这与《末世论》是绝对抵触的。耶稣叱他是撒但，说他只体会肉体的事，世俗的事；彼得虽然不敢有异辞，却依然是莫明其妙。《马可福音》记载耶稣三次将自己受难的预言警告使徒们，使徒们忧疑惶惑，完全不得其解。耶稣简直明说自己的基督观，不是当代的弥赛亚观，他的国不是普通世界上的国。他的国是历经艰难而更兴的精神世界。所谓钉死之后，三日内必然复活，是说身体虽死，精神巍然永存；与拆毁了有形的圣殿，建立起无形的圣殿，同一意义。后来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在首途的时候，使徒雅各约翰与其余十人，犹然以耶稣为《末世观》中的基

督，彼此争权夺位。耶稣劝戒他们，指出属世的国注重权力，他的国则注重服役，《末世论》重权位，耶稣的思想完全与此相龃龉。我深信耶稣有极清楚的训言，不过他不是哲学家，故未曾组成有系统的理论，未曾形成抽象的概念。这种训言，大概在该撒利亚腓力比耶稣自认基督之后，最为明晰。使徒们连听这种训言于忧患之际，更觉虚涵玄妙，不能领受。何况此时距耶稣受难只几个月，牢固的思想与习惯，自不能一旦改变。所以耶稣超脱《末世论》之时，乃是独举的明月，高映的孤霞。

狄尼书中不用《约翰福音》书中的材料。我觉得他太苛刻；故又毅然决然地将《约翰福音》书中可以视为史料的抽出来，洗刷了一番，加在传中。人当持平，平而允，真理自在。我虽不能将约翰的意味完全洗去，却觉得已经持平，纵然带些色彩何妨！狄尼以为耶稣死于纪元二十九年。然我加入了约翰的史料之后，深觉耶稣工作不止一年半。故又跟随莫裴德，按照他所定的年月推算，规定耶稣是死于纪元三十年四月七日（注十二）。我读莫裴德的书，一方面非常敬佩，一方面又感觉得不满意。他说耶稣离开加利利之后，差遣门徒往推罗西顿去传教。那时节，耶稣因其失败之故，心中忧郁，前途茫茫，必须决定将来的事业与策略，那有用闲工夫与闲心绪，往异方去传教之理。即去传教，又何故依旧要上耶路撒冷去与大祭司挑战而寻找十字架上的惨死？耶稣几次说他的工作是向着以色列民族，何故又分心分力往异邦去作工呢？推算时日，尚余七八个月，耶稣才能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以色列民族最大的节期，各处散住的犹太人都来守节。耶稣若要感化群众，与群众的领袖，当然没有比逾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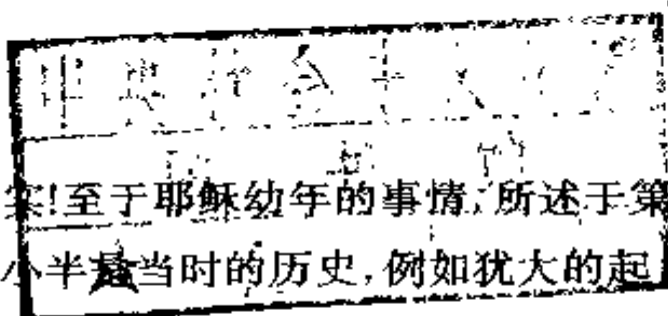
节更好的机会。但在七八个月中，耶稣当要得一种清楚的了解与策略，才能了无疑义的去冒死奋斗。所以我以为耶稣在此时间，乃是深思远虑教养门徒的时候。西方学者往往想耶稣一切都已了然，不必更用工夫，真是绝大的错讹。他们又想《福音》无有记载，耶稣便没有作事。耶稣出来便是极忙迫的，忽然寂静半年有余，岂不是奇怪？西洋人只晓得动，不大晓得静，与静中的动！此外夏尔孟的《文献里的耶稣》也给了我不少的暗示（注十三）。他因按照极严切的学者的眼光，去对付《路加福音》，故将耶稣差遣七十门徒一事，放在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知他是否以此次第为然；若以为然，实乃大谬。因为耶稣上耶路撒冷是一件难事，须守多少的秘密，不会作盛大的宣传。且路上的日子决不会长，也不能作盛大的宣传。马修的《耶稣传》亦颇有帮助，其中述耶稣的言行，是最糟不过的，但其指陈地势，描写风景，形容建筑之处，实是极好的极真的叙述（注十四）。我曾在耶路撒冷、伦敦等处与马修谈论，他对于巴勒斯坦实在在有精详的研究。因此，我将他的描写与我自己在圣地所得的实地的经验，合在一起，用在传中。其他所用的书，都不关紧要，兹且不提。我对于恺史、狄尼、莫裴德、夏尔孟、马修等，都愿表示深深的谢意。

· 这本《耶稣传》虽不是历史专书，虽许有历史方面的错解，在我看来，还是一本历史的传记。其中耶稣所言所行，俱有历史上的依据。同时，我敬爱《圣经》，所以传中耶稣所言，几乎全是录于《圣经》的。读者可以读此传，兼读《圣经》，互相对照；也许读此传后，再读《四福音》，从前所不了然的，乃竟可以因此迎刃而解，也未可知。耶稣所言所行俱有缘故、俱有原因；我都按

所了解，组织成了一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史传。有几处，我自己还不十分满意；可是因为题旨的关系，我便将应放在后边的事体，依照一个《福音》的次第，放在前边了。例如耶稣在拿撒勒会堂中宣讲的事件（注十五），与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要求神迹一段，皆可以放在后边（注十六）。又约翰被希律斩首，我以为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实，可以看作传中一个关键，读者幸注意（注十七）。圣经中有些材料我没有采取，费了许多踌躇，许多推敲，才敢把它们舍弃：例如《马太福音书》第二十五章中的《十童女故事》，与《山羊绵羊之喻》，因为这些譬喻都带着《末世论》的色彩；其中虽颇有耶稣的聪明与伦理的意味，然究系《福音书》著者自己的意见，不当便认为实录。凡是两个或三个《福音书》同载的言论与事件，我就互相参观，将其各异而可合的地方，联成一片，以作记载。《马太福音书》第十章中所载耶稣差遣门徒时一长段训话，既带《末世论》色彩，复指耶稣升天后教会中的情形，似乎不宜全作记载；但我踌躇许久，不能舍弃，又不愿尽精删改，故将大部分摘录。我在此说明，庶读者能了解我的苦衷。《约翰福音》书中所记载耶稣之言，都以耶稣自己为中心，语气神韵，俱与《前三福音》不符；但以其间，实在有耶稣自说的可能性，故亦节录数段。如此，传说中所录《经文》，乃是以最大限度，不以最小限度为原则。经文语气与我自己的语气，亦颇不相同，读者若细心玩索，自当可以察出；我以爱好《圣经》，故不甚修改，经文简洁浅显，自有其美质，比我的文章要胜百倍。有时《圣经》译文译字有噜嗦之处，不适宜之处，我都任意修改，务以不失原意为止。所用的术语，例如“报名上册”，改为“登

记”之类，亦自有修改的必要。人名地名皆从《圣经辞典》(注十八)，唯有几个名字，《圣经辞典》竟未载人，例如 Esdraelon(平原)一字；我即按字音自译为伊斯夏仑。《圣经辞典》本子极笨重，而释字极简略，重要之处或竟不提，实在不是一个利器。

(二)想象。 想象是生翅膀的生灵，会飞翔在没有道路的云天。它能够捉住了一点影子，生出一段文字来；也能使死板的东西，忽然变了灵活的东西。在传中有几桩事情，我记下来，实在并没有历史的根据。引导我的原则是四个字，‘想当然耳’。第二章中所述抹大拉马利亚一段，依史实论，可谓全属于虚；而以情理论，从她一生随从耶稣的忠诚看来，我不能不想她是一个奇女子。《福音书》仅载她曾附七鬼，都被耶稣治好；却不载如何附七鬼，何时被治，如何被治；而每逢提及，总不但连及抹大拉这个地名，且连及附七鬼一语。七鬼被逐当系一件重要的事情。且耶稣复活一事，与抹大拉马利亚心象上的发现大有关系。她若不是一个绝顶聪慧的奇女子，决不会有此世界上最大的发现。从这些事情上推想起来，我就写了一段从我自己心灵中所透露的文字。在我看，她象是生动活跃的。若有读者，说我捏造事实，那末我已说明是想象，自可承受他的批评；若有读者说我不近情、不恭敬、不了解，那末他是冤枉了我！可是知我罪我，我俱不辞。第四章中所述伯大尼一段，也是子虚文字。我所以写此一段，是因为伯大尼离耶稣受洗礼的地方甚近，耶稣过此而到犹太地方，且系必经之路，在此认识拉撒路马大马利亚，乃是极可能的事情。伯大尼的马利亚是一个认识耶稣甚深的女子。第十三章末段所记的事情，应有一个伏线，一个张本。《圣经》里既找不出一个影子来，



我便趁此机会造了一件事实!至于耶稣幼年的事情,所述于第二章中的,一大半是想象,一小半是当时的历史,例如犹太的起义,赛福里的被毁灭等等。不过此种史事,在耶稣身上,发生什么关系,谁也不能断定,我用《庄子》‘而特不得其朕’一语,来题第二章的篇名,原是一种暗示。耶稣降生时的故事,都极有诗意,也都互相抵触,我竟毅然舍弃,免得影响全局;这在我是觉得极可惋惜、又极允当的一件事。耶稣幼时的事情,只《路加福音》有一点极短的记载,所记实在人情人理,应当看作史实。在于青年基督徒,这段关于耶稣十二岁时上耶路撒冷守节的记载,的确是一个可贵可宝的礼物。

想象不但是会造作,亦且会使事实彼此斗榫合缝,成为浑然的一片。例如第十章中将耶稣慨叹一节,就是说聪明的人不明理,反教婴儿得了解,与呼召劳苦负重者来就耶稣的一节,放在法利赛人试探耶稣,批评耶稣不守古传那一段之后,实在把《经文》的深意显得清清楚楚。耶稣不是疯子,怎能说有智慧者不明理,反教婴儿明了理呢?不学无术的人往往喜欢借了耶稣这几句话来轻视、批评、精心研究,诚求真理的人们,殊不知耶稣决不会做他们那种傻而酸的丑事。同时,又有许多人把耶稣呼召劳苦负重者的话当作呼召罪人的话,那简直是画蛇续狗,不成个样子!传中诸如此类,都是由想象而构成的;但是在此等处,结构不全以想象为根基;因为此种结构,都是从心灵对于耶稣的了解,根基史实而组成的。耍大刀原不是小孩子的事情!传中尚其他的联接:读者以此类推,当然自能了然。或者有人说,这样做,简直是做小说,不是作传记。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对是因为我本来

要做小说，只是才力不及，不敢便试；但若做出一册枯燥无味的历史书来，在今日的中国，会有几个人高兴去细读呢？人总是喜欢具体的人事的。耶稣说的话，行的事，都是诗，也都带着小说的意味，因为上等的小说，往往就是宗教。但是不对；因为这本传，是有历史性的次第的：凡属耶稣的言与行，都有经过严切的批评的《经文》做根基。读者忘记了这一点，还是不要读这本传记的好。凡是作《耶稣传》的——作无论谁的传都是一样——无有不让想象去飞翔的。可是不全是正确；因为想象须在耶稣的血里受过一个洗礼。譬如黎南的《基督传》，墨里的《天才的耶稣》，勒德微葛的《人之子》都是从想象中飞出来的作品；但是他们大家用世俗的眼光来猜想，没有真的认识他（注十九）。

（三）解释。没有史实与想象，事情不会得解释的。解释最难；请举三事。一、关于施洗约翰的被捕被斩。在表面上，大家都知道希律捕约翰是因为约翰当面责备了他（注二十），说他不该夺取兄弟腓力的妻子。其实我们稍微想一想这是毫无道理的。试想约翰在南方施洗礼，怎能会当面见希律呢？若说从前约翰与希律当过面，那末凭据在哪里，那末希律为甚么不老早把他抓住，反而让他去鼓动人民呢？同时《约翰福音》书中明明的记载耶路撒冷的当轴与他过不去；我所以说希律捕约翰是大祭司与法利赛人所唆使的。所以约翰被捕，是为了他的运动含带了政治改革上的激烈性，并不是因为他责备了希律。《马可福音》明明记载着希律的迷信，懦弱与狡狴。希律不杀他，反而把他保护着，原是因为希律受了被拘的约翰严厉的责备，心中生怕约翰是先知，杀了他自遭祸殃。后来，希罗底趁着机会杀了他，也不是希律的

意思(注二十一)。传中所述希律与希罗底的心理,多是我的解释,是历史性的,也有小说意味的。等到约翰死后,希律才认真注意到耶稣的行为,而耶稣的行为,而耶稣运动的失败,一部分也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当轴与希律勾结的缘故。所以我说,约翰的死,是传中一个关键。

二、关于犹大卖主的一件事。普通的人不加思索,总是说魔鬼进了犹大的心;大贪财,所以将耶稣卖给大祭司亚那与该亚法。这些想头简直是冤枉犹大的。当然,《福音书》里也是这样说,难道《福音书》错了么?不过《福音书》没有叫我们卖掉了精细的观察与理论。试想犹大会管钱囊,做偌大一个天国运动的总经理,又不是疯子,哪肯将耶稣卖了三十块钱的道理?既已卖了,又何必不到十二小时,就懊悔到去上吊?何必到圣殿里去与大祭司过不去?人们或者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人们又说是魔鬼的意思,又说是上帝的意思,竟使上帝与魔鬼同意杀耶稣,这不是该死的攀谈是什么?上帝与魔鬼互相利用,怪不得教内有不少的人,把爱人的道理踏在脚底下,整天价闹迷信!犹大卖耶稣的线索是在《约翰福音书》六章七十节、《马可福音书》十四章三至九节,与《马太福音书》二十七章三至五节。他卖耶稣的理由,我已在传中第十五章、第十七章中有详细的说明,兹不重述;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解释。解释是揆情度理,试下一种说明,叙述一件事的缘故。

三、关于耶稣上耶路撒冷,自去与大祭司、文士与法利赛人挑战,自去投入罗网的一件重大的事。解释以上两件事是比较容易的;解释这件事是极难的。有许多人拿神学的奥妙来搪塞,虽

也有它的意义，却不是一种正解。我的解释是写在第十一章中，此处无须细说。所愿提的是我自己的经验；我想这件事，往往半夜不睡，整日寻思，将我整个的心做成了一颗热切的祈祷。高山仰止，仰之弥高；景行行止，行之维艰。我觉得第十一章中所载的见解，豁然贯通，觉得这个见解是千准万确的；我的主，所崇拜的耶稣，他好象自己向我做了这个启示。我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不能深入了耶稣的心中。我所深愿的，就是在我的思想中、情绪中，我可以有一刹那的耶稣当时的觉悟与志向。请读者原谅我这一点自诉，因为我是耶稣的弟子，又天天觉得荏苒软弱，不配做他的弟子。我觉得耶稣的爱国心、爱世心，有时使我哽咽悲痛，因为我愿意爱他，而我的爱心却如此之微弱而无能。这样，我不肯放弃历史，我放弃了一切神学、一切玄想；从历史的道路上，好象找到了耶稣的真心。他感化我，使我在微弱中，用心的眼睛观看他，用自己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的一小部分)去了解他，作他舍生救国，由此而救人群的解释。

其他，尚有种种事件，须要有解释的：我做了解释，随时随地的写去，此处无须细说。耶稣复活一段，即第十八章，也是解释。

现在，这本小小的传记是已经脱稿了。写作的时间连这篇导言在内，一共是二十二天。在这二十二天中，我睡得甚少，完全不运动，也不作他事，因为这是冬假的时节。我因春季开学，上午到学校几个小时，其余的时光，都用在这本书上。

结束，这篇导言，还要负书序的责任。我并不曾与同事的学者们作一句的商量；因为这是我的事，商量了我就没有方法做文章。全书著成之后，我曾与我友洪煨莲先生讨论耶稣是否《末世

论》者，他虽未置可否，以纯乎学者的态度对此问题，却已给我不少的暗示，我深感指示；真所谓“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所以我要感谢他。我要深深地感谢司徒雷登先生，他使燕京大学做了一个完全思想自由的学府，容我这不才的人在自由空气里懒惰着，也容我得了机会与环境著作这本书。他不负我的思想的责任。我感谢我的内子童定珍，因为她在我不言不语，少食少睡眠的时候，为我耽心。她没有拦阻我；因为她知道拦阻我是无用的；但她每日按时送牛乳、送参汤、送水果给我，在暗中维持我的力量。我感谢我友湘乡曾宝荪女士，因为她时常来信鼓励我，欣赏了解，启我甚多。记得民国十七年四月八日复活节，几个同道，与曾女士与我，坐在橄榄山上，眼看死海，耳闻灵钟，心中跃跃的感受到耶稣的生命。我感谢伍英贞女士，因为她为我奔走借书，又为我办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事务，使我得以完全空闲，专心著作。我感谢我友司徒乔先生，因为他为我预备封面插图，精心擘画，使我快慰而敬佩。他的夫人冯伊湄女士与我斟酌跋词的辞句，我也得了不少的暗示，至为感谢。我感谢我的学生陈伟昆女士，因为她在我著书之后，邀我到她家中休息三日，多得饮食安眠，又教她的侄女陈树贞女士，为我绘犹太地图，插入书中。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蔡咏春与他的夫人黄秀英女士；因为他为我按照司徒乔先生的擘画，绘画封面，计算印法销法等等，周密细致，使我惊奇；她为我预备了饮食，使我在疲乏的时候，三个晚上在她家里吃挂面、稀饭，闲谈游嬉。我的义女管梅容女士，我的女儿萝蕤读过这书的几段文字，她们的欣赏，使我快慰；我也在此一提。题词跋词的字是萝蕤写的。其他影响我的思想与生活的师友

有好几个,我不指名伸谢,但他们在我工作的良好的部分上也都有分。人生是友谊,这句话,真值得我拳拳的服膺!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燕东园。

导言小注:

- 注一 Papini, *Life of Christ*, 贾立言译,广学会出版。
- 注二 W.B.Hill, *Life of Christ*, 陈霆锐译,青年协会出版。
- 注三 James Moffatt, *Every Man's Life of Jesus*, 谢颂羔,广学会出版。
- 注四 《真理与生命月刊》,第八卷,第五期。
- 注五 Antiquites XVIII, 3,3; XX 9,1. 引自 Denny's *The Career and Significance of Jesus*, p.3.
- 注六 Tacitus' Aunals XV,44 引自前书 p.4.(Denny's *The Career and Significance of Jesus*)
- 注七 Dmitri Merezhkovsky, *Jesus the Unknown*.
- 注八 James, *The Apocryphal New Testament*. (Oxford,1924)
- 注九 Q 即德文 Quelle 的缩写。
- 注十 J.S.Case, *A New Biography of Jesus*.
- 注十一 Denny, *The Career and Significance of Jesus*.
- 注十二 Moffatt, *Every Man's Life of Jesus*.
- 注十三 Sharman, *Jesus in the Records*.
- 注十四 Basil Mathews, *A Life of Jesus*.
- 注十五 本传第四章。

注十六 本传第五章。

注十七 本传第九章。

注十八 《圣经辞典》广学会出版。

注十九 Renan, *Life of Christ*; J.Middleton Murray, *Jesus, Man of Genius*; Emil Ludwig, *The Son of Man (The Story of Jesus)*.

注二十 马可福音书六章十八节。

注二十一 本传第九章。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5)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0)
第七章	(83)
第八章	(94)
第九章	(109)
第十章	(122)
第十一章	(134)
第十二章	(146)
第十三章	(159)
第十四章	(170)
第十五章	(184)
第十六章	(196)
第十七章	(207)
第十八章	(221)

第1章

耶稣时代

宇宙方来事会长

——文天祥

犹太民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他们的国土是极小的，人数是极寡的，但是他们对于世界使命的觉悟，是不肯磨灭的。自从他们的老祖宗摩西领他们出埃及，其他的英雄圣哲为他们占取巴勒斯坦，在那里立国以后，他们老是在患难颠顿之中，前后只做了五六百年的自由民族。他们的四面都是仇敌，非利士人要征服他们，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相继的把帝国主义的铁蹄踹在他们脖子上。可是他们好象有颠扑不破的精神。他们绝对的不肯卖掉了，毁伤了自己灵魂。他们被掳，却能有子孙回来；他们的圣殿被摧毁，却能够遍地建会堂，用教育崇拜的法子，来维系发展他们的宗教；他们被驱散，却能在各民族中间，创造自己的生命。死竟做了他们存活的机缘。当然他们绝对的得不着物质的势力、武装的势力；所以唯一的生活法，便是用智慧、用精神。用不屈不挠的努力与进取，去生存在四面楚歌的世界中。他们散居在天下各国，总算是受尽了折磨；但是他们总将重要的

贡献送给世界上。那些糊涂的势利的基督徒们，时常以犹太人钉死耶稣为辞，用种种方法去虐待他们。不道耶稣是常被基督徒钉死的。不过犹太人在万民当中，除了在中国河南，与没有成见的中国人同化了，总没有象水点、雨点一样，消散在万民的海潮中，或者因为他们能保持灵魂，所以他们能有伟大的贡献。他们没有寸铁，没有一刀一枪，却活泼泼地存在。到如今，一部分人还是要回巴勒斯坦重建古犹太；其余的就随处生根、埋头苦干。他们最以善作买卖得名，亦最以善作买卖被人们讥消糟蹋。其实金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势力，小而言之，一旦祸起，可以卷之而奔逃；大而言之，没有武力，有大财，也可以左右这个不识人情的世界。瞎眼的人，耳朵聪明；麻面的人，心里玲珑；矮子肚里志气多，癞痢身上力气多；原是有所不足，即有所富余的报应。犹太人会弄钱，当然不是例外；无须人去妒忌。可是“忌”字总在处处写着金钱的味儿，究竟不能流馨久远。所以还有许多犹太人竟看不起那东西。在英国，犹太人中有大政治家蒂色列里能为三岛造帝国；在荷兰，犹太人中有斯宾诺莎能为思想界发挥玄理；在德国，犹太人中有马克思能为被压迫的民众提倡共产论，有爱因斯坦能为科学界倡出相对论，开辟科学界的新纪元。可惜德国老是不能容，不能容，当然将上等的，最高的势力，白白的送到别处去。总而言之，犹太人不曾辜负天下，乃是天下辜负犹太人。犹太人的祖宗钉死了耶稣，那些血归在他们身上。难道不是信耶稣的人弄得犹太人不能简截了当的信耶稣么？无论如何，耶稣还是生在犹太民族中，没有生在别的民族中。

耶稣是大希律统治犹太的末季出世的。大希律是一个了不

得的枭雄。纪元前四十一年他得了罗马议会的允许，威厉赫煜的回到犹太将耶路撒冷的王征服了，取而代之。他在巴勒斯坦做王，有三十七年之久。他的那时代，不是黄金时代，乃是钢铁时代。用了一个铁拳头，他紧握着犹太的王权。他真是王，也真是罗马帝国的走狗；为了自己，他必得收刮民脂，奉承他的主人翁。其实罗马只要他聚敛进贡，一方面不闹出大乱子，一方面自己不组织军队，专仗罗马帝国国军的保护。一切犹太的内政，全在他的掌握中。他的政策，说起来也可以算得一个开明专制的政策。其实他有他的观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深深的觉得罗马是不可欺侮的，希腊文化是大有价值的；若要犹太国存立，与罗马、希腊作犄角之势，最好是从文化事业入手。异邦文化与犹太文化，应当可以冶于一炉，可是他不曾了解得犹太民众的心理，以为一个铁拳头，便可以成事；殊不知铁拳头是最无用的。他将重税加在犹太人身上，叫他们更加恨罗马。他建了许多城堡，起了希腊式的大戏园，又为犹太人建造了极壮丽的圣殿。这当然是犹太人所喜欢的。圣殿盖好了，犹太人有敬拜上帝的集中点，当然也可以自豪。他们曾对耶稣说，这个圣殿，要用四十年才能盖得成，你如何说折了他，三日里就可以修成呢？但是他将罗马帝国的国徽，一个大老鹰，安在殿门上，叫犹太人看去万分不顺眼。人民虽驽悍，却也低低头，敢怒而不敢言。大希律的渝旨，比铁还要硬；谁反对，谁的血就象水那么流，他杀了许多人许多祭司。无论什么人，在他的疑团里占了一席之地，便连命也都送给了他。他因为疑忌很恶，杀了他的妻子马利亚，又杀了两个儿子。后来这个专制魔王长了一身不治之症，被人抬到约旦河东边的琉璃泉去洗澡。那时

候,有两个爱国的英雄,犹大与马提亚,乘机领了一群青年,爬上圣殿的墙头,把那个不顺眼的罗马的大老鹰,几斧头砍了下来。真痛快!大希律听见,大大的咆哮,立刻回耶路撒冷将犹大与马提亚,连四十二个同志们,用一把火烧死。可是死是不肯放松的。民众知道希律的死期近了,大家都欢天喜地,气得希律直瞪眼。他想他死的时候,一定要叫这些民众大大的悲哀,所以吩咐将各城各村的民众领袖,都拿来关禁在耶利哥的大戏园里,等到他一放气,就叫兵卒们把他们杀尽。不久他死了,死人的号令,却没有人遵守了。《圣经》里记载耶稣出世之后,有人传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希律起了疑心,寻不着耶稣和他父母的影踪,便将伯利恒和附近的两岁以下的孩子们都杀掉。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件事,也似乎可信。

大希律死后,他的王国就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他们不称王而称分封的王。亚基老于是得了最富厚的一分疆土,治理犹太与撒马利亚,以耶路撒冷为京城。希律安提帕做了加利利和庇哩亚的分封王;希律腓力做了加利利东北以土利亚与特拉可尼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就是《新约福音书》中的希律;他和腓力都于耶稣在世的时候,做分封的王;而耶稣的工作,最大部分是作在希律的封疆之中的。三人之中,亚基老最没有心肝。他用高压的手段,虐待他的同胞;后来罗马——千手千眼的罗马——看他太不成了,就允准了犹太人的要求,把他废掉,将犹太与撒马利亚直接隶属于罗马的威权之下。不过犹太的民众,是最不容易辖治的,无时无刻忘记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应当有威权行公义于天下,不应当被异族所蹂躏。他们希望得拯救的方法,虽然不一致,

然而他们的革命心理,是人人一致的。

犹太的文化,是宗教的文化。他们虽然反对大希律;但是对于大希律所建的壮丽的圣殿,却把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的中心。圣殿是建在巨大的磐石上的,相传亚伯拉罕曾在这块石上将他的儿子以撒奉献给上帝,而得了上帝的启示。殿的东壁,可以俯视汲仑溪,巉岩直下四百五十尺。上殿的人,都从西边来,过一座从郇山驾到摩利亚山的高桥。这条桥叫做泰罗冰桥,有五十尺宽,三百五十尺长,俯视雾壑二百尺,真有“未云何龙”的光景。殿的南端有一个是雄壮伟丽的游廊,七百尺长,上头是雕檐,中间一排是七十个哥林多云花石柱,有一百尺高;两边是大理石柱子,五十尺高。这个游廊是全世界的一个奇观。圣殿在中间,四周的院宇,皆有柏香木为顶的游廊;较之南端的巨廊,稍为低小些。殿的外宇,叫做异邦人院,其中人声杂嘈,浮摊满目,充满了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人们。犹太人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所异典邦人也可以崇拜他;但是犹太人却又是上帝的选民,亲受上帝的圣诏。他们的祖宗,曾与上帝立过约,所以他们与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异邦人可以在异邦人院子里崇拜,无论如何,不能进入犹太人崇拜的院子。有一堵四尺半高的云石的墙,将异邦人院子与犹太人院隔开。过去便有石阶,引入更高的地基,在外面有一块石碑,刻着几行希腊字说,“外国人不准过此墙界,而人围住圣所的内院;凡违反者,一经察出,随即处死,而违反者自己,须负致死之责”。圣殿有九对门可入;南北各四对,是金雕银镂的巨门。东面有一对大门,最雄壮,是哥林多铜铸成的,叫做美门。早晨晚上的开阖,须要二十个人,才能推动它。进了

门,就是妇女的院子,妇女与未成丁的男孩子,都在这里拜上帝。再进去,是祭司的院子,中间设大祭坛,对向圣所。只有祭司可以到这院子里;只有犹太的男子,可以进去献祭。圣所之后,有织绣的幔子,自上下垂,遮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斋沐入内,祈祷供奉。平时的献祭,都在祭司院所包围的露天的大祭坛上,四面有涤器洗盘,按次排列,以备祭祀之用。院的四围,都是石栏云栋,华美壮严。在圣殿内,又有犹太人的议会厅,是一座凿石的堂构。当祭司的都是贵族阶级的撒吐该人。他们并不关心人民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信天使鬼神,也不信永生复活与审判。他们把祭司的职分拦在自己身上,既可因此发财,又可因此握政权。议会里有七十席,他们虽占少数,却常做主席。他们的对敌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于宗教最热心,所信的,刚与撒吐该人所信的相反。祭司们的撒吐该人,是妥协派,普通很愿意与罗马帝国接近。可是犹太人究竟是犹太人,表面上诡譎随顺,内骨子里还是倔强着。大祭司的宝衣法服,是锁在法柜里的;柜的钥匙,却由罗马官府守藏着;每逢要用那宝衣时,须得祭司们去请求。这一点就是被征服的痛苦。撒吐该人和一切的犹太人,对于这一点,总觉得是芒刺在背的。那站在殿东最高处守望日出的白衣祭司,对着橄榄山,俯着深黝的绝壑,也许会想到他们的民族,总是在瞻望着曙光。

其次,犹太人的宗教,是仪文的宗教。他们相信上帝将法律传给摩西,详细地载在摩西五经中。上帝全部分的旨意,就在那里保存着。这部经典,是犹太国魂所寄附的宝贝。他们的祖宗在巴比伦吃苦的时候,有这一本经典,给他们安慰,将他们团聚。经

典里的法律当然须要人作注解、作诠释。于是乎他们的先知绝响的时候，出现了一辈文士，专任作讲解阐发的工夫。牵强附会，咬文嚼字，作了家常的便饭。文士的解释一经犹太议会所认可，即可变成规则与遗传。所以年深日久了，法律越弄越繁杂，只有专家能够守法律，平常的百姓，只好兴望洋之叹。有些人简直对于守法律绝了望，索性不管那些繁文缛节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这些老百姓都是罪人，《新约》的《福音书》中往往税吏与罪人并提；所谓“罪人”原不过是为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不齿的平民。法利赛人是热心跟从文士的，文士却不尽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虔诚恳切，很能使人佩服；他们的虚夸骄傲，又很能使人讨厌。在耶稣的时候，全巴勒斯坦约有六千法利赛人。他们保守着犹太民族的文化，兢兢业业，未始不是那时节宗教界的中坚。耶稣也曾承认他们的义气，不过机械矫揉，酸气凌人，他的门徒应有内发的自然的道义，胜他们一筹。可是他们自以为是，能守千头万绪的法律遗规。在大庭广众之处，亢声祈祷，吹筒布施，博得虔诚公义的美名，便轻易的蔑视没有机会不能守法的同胞。他们心中相信上帝不久就要为他们伸冤，将犹太民族从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救出来，不但要使犹太民族治理世界，并且要使一切民族都归顺上帝，守他的法律。

圣殿虽是犹太人心向往之的地方，但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尤其是散居在异邦的，不能都来朝圣，更不能常来朝圣。法律——摩西的《五经》——虽然是宗教的宝典，但其中的法律，或者时过境迁，已成不合时宜的重担了；或者烦琐繁杂，不能为人民所遵循而宗仰。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又如何有不懈的维系

呢?这一点实在全靠犹太人的会堂。会堂是他们祖宗被掳出国之后,从经验中产生出来保护信仰、教育人民的组织。这组织极简单,又极切实用。那时候,耶路撒冷有总议会,各城邑有分议会,处理民间各种问题。这个议会的会员,就是办理会堂的团体。每逢安息日,各种事业都停止,会堂里即有崇拜。因此,会堂不但成了会议的地方,并且就是宗教教育的中心。礼拜的仪节也极简单。领导的人先读一段经书,再读一两段先知书,随后当地的领袖或外来的客人——拉比等——便讲解经训给会众听。当然文士最有机会讲经,但不必一定是文士,然后可以讲经。这种办法,非常有效率,因为民众藉此得到了心灵的慰藉、知识的补救。读经讲经之外,还有祈祷与祝福;这些大概是现成的文章。虽然这些举动,免不了机械化,免不了给文士们一种矜夸傲慢的机会,却往往把宗教的生活保持了。基督教后来抄了这篇文字,将会堂摹仿,加上些修饰,做成了基督教的教堂。

人是宗教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故宗教与政治必须有连带的关系。譬如现在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权威之下,有专一的政权。他先与罗马教教皇有冲突,继而又划分权限,而其实是不理宗教在政治上的干涉。宗教与政治在糊涂中得统一。德国则不然,希特勒要政教一致,非维持赞成他而提倡一民族、一教会、一政权的教会,排斥不遵从他的自由教会不可。俄国则干而脆,东正教腐化了,就借着教会腐败的名,把它打倒,省得有人信上帝,服从良心,而不服从苏维埃政府,宗教教人服从上帝,政府教人服从政权;两者若在主张与信仰上有冲突,那末信宗教的,必要以服从上帝为第一的本务。信宗教者若然崛起而不甘屈服,那

末执政权的，就只有压迫宗教的一途。有生气的宗教，一定与政治有间接直接的关系；妥协的不能算宗教。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宗教便是他们政治思想、政治生活的中心。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每一种罗马帝国走狗的凶暴，每一种新税则、每一种外国风俗的侵入，每一种异邦宗教的宣传，都是对于上帝的选民的侮辱，都是褻渎上帝的罪孽。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的产业，卧榻之下，岂容异族酣睡？上帝亲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他的子孙为选民。他们有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奴虏生活，有大卫领他们立王国；难道上帝不更为他们预备一位民族的英雄，救他们出罗马的压制？他们的上帝是一位报仇雪耻的上帝。纪元前八百十五年，叙利亚强迫犹大王约阿施进贡之后，直到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老是被异族所宰割。叙利亚、亚述、巴比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相继的做他们的主人翁。纪元前二世纪中叶，犹大马克比出奇制胜，惊天地，泣鬼神地，使犹太国成了独立国，重新在耶路撒冷的自由中，敬拜上帝。但在纪元前六十三年，罗马又将铁蹄踏在他们的脖子上。上帝没有旨意么？不为他们复仇么？他们不失望，因为他们信：

那圣而大的神要从他的居处来，
永生的神要践踏地面，在西乃山上，
要从他的营堡中显现，
从天的天上施展他大能的威权。

全地将要恐惧战栗，
成楼的兵，将要抖战惊惶；

恐怖将充满了地，到地的尽头。

高山也要摇动，
巖岩要降低，
溶化销铄象蜡在火中。

全地要整个儿的破裂，
地上的都要被销亡，
有审判临到全人群。

但他要与公义的人媾和，
要保护他的选民，
他的慈恩必要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必要归属于上帝，
他们必要再兴盛，
他们必要蒙恩。

他要帮助他们一众人
有光华照亮着他们，
他要与他们媾和。

看哪，他与千万圣众一齐来，
审判世上的众人，

灭绝那一切不义的人们；
要定一切血肉的罪罚，
因为人们在不义中所行的不义，
因为不义的罪人毁谤了他的名。

(见《以诺书》一章三至九节)

犹太人的末世观，是他们绝望中的希望，他们有信仰，既明知依赖人力万不能操胜筹，就依着幻想延颈而望上帝在人梦想不到情形中来救援他们。在马克比光复犹太的时候，他们的战绩，好象是有神助似的；他们又穷又寡，若非神迹，安得有惊人的成功？痛苦告诉他们死了还能复活，战死的勇士，必要在上帝为他们伸冤的日子，醒过来，享受新纪元给他们的自由。在耶稣出世前二百年间，有许多文人鼓吹这种信念；一方面藉以鼓励颠顿穷迫中的民众，叫他们不失望丧胆，一方面藉以加深他们民族与国家的观念。《旧约》中的《但以理》一书，就是一个例。作书的人，往往借用历史故事，用恍惚迷离怪异荒诞之辞，来发挥他们的言论。他们的动机是有三个：第一，是他们深信上帝定要大施神迹，用出人意表的方法救他们；第二，是他们复仇的切心；第三，是他们深信已死的人，必要与他们一同享受新时代的幸福。于是乎他们提倡有一个受膏君弥赛亚要快快的来临。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要继续大卫未竟之功，战斗决胜，制服天下；然后使以色列民族独立自由，繁衍兴盛，富庶平安，再由国治而使天下平。这种观念，也经过许多变迁。在有些思想家看，人力究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们的弥赛亚不复是大卫的后裔，也不是人，乃是一位上帝所遣派的天神，到世界上来，做他的使者。审

判天下人，他的名称是“人的儿子”。这两种弥赛亚希望都很普遍的种在民众心里。耶稣在世的时候，大卫的后裔与“人的儿子”这两种希望，几乎有同样的势力。

年深日久，犹太人的希望终没有成就，他们的民族思想，不但不衰落，而且更加扬厉，恨仇敌，望报复的心，亦更加激昂而恳切。罗马帝国对待他们，虽然暴戾苛严，比起亚述、巴比伦来，实在要宽弛温缓的多。罗马有智慧，态度宏大，且能主持公平。但犹太人并不见情，他们并不在乎严明的治理，他们所求的，是自由和解放。无论如何，外国人是不能管理他们的，他们应得有权利创造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恨罗马彻心透骨，希望总有一天能湔雪这被压迫的奇耻大辱，将死亡堆在罗马的头上。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这种心理可算达到了最高潮。问题是这种风潮几时成为犹太与罗马的大战争。民众当中各处是秘密的结合，收藏兵器，准备厮杀，火山头上，往往在深夜里冒出火光烟缕来。

当时犹太与罗马间的问题，可以用三种方法去解决：第一种方法是妥协，即所谓大希律政策。按这个策略，犹太人尽可以安心乐意地投顺罗马，把希腊、罗马的文化介绍过来，作一个快乐的调剂。罗马这样强，犹太那样弱，主客之势，相隔霄壤，一旦冶于一炉，岂不大家安心？况且异族的文化，也很有价值，其文章、哲理、美术、诗歌、游艺、武备、浴池、戏园、宫室、道路、器用、服装，与夫享乐的人生观，皆有可取的优点。撒吐该人原是这样想，大希律亦原是这样行。不过犹太人总有一个不甘休横梗在心中。他们明明的知道这样一来，希伯来的灵魂就烟消雾灭；犹太的遗传与宝贵的宗教，就寿终正寝。果然文化沟通，主奴妥协，可以使

财主、地主、贾贩、商人保守了产业，得到了心满意足的安全。但是犹太的人格，岂不是插标变卖了？第二个方法是咬牙静待。当时思想比较稳健的人，相信时候不到，暴动无益，莫如忍耐等待，逆来顺受，让罗马肆其淫威，扬其丑德。将来是在上帝手中，上帝不发动，人民亦不须躁急；等到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清楚而无可怀疑的记号，民众乃可以如潮如海一般地去响应。这并不是他们甘心屈服，这乃是他们傲醒待时。可是坐待时势，静俟天开，究竟有什么结果呢？若上帝是万族的神，不但为犹太人所尊崇，亦为异邦人所当敬拜，难道他竟会偏向一族而施行神迹么？其间是不是有一个不可解救的矛盾？第三个方法就是拚命打。人不一掷孤注，难道能得天的垂援么？有许多热血沸腾的人们，在那里呼嚷说，“以色列民众啊，不要妥协，不用等待，举起刀来，上帝助我们！”从前上帝曾经引导他们的祖宗，使他们撼海狱、摧云峰，做人以为万不可能的事，岂有如今反不及当年：不必揆情理，不必度力量，不必察形势，不必计成败，生不如死，死里逃生。来，举起刀戈来！

第2章

耶稣幼年

而特不得其朕

——庄周

拿撒勒是造在山坡上的城市；在群山之中，在伊斯戛仑平原的东北角，地中海与约旦河山谷之间。山坡的东北有许多白墙的、平顶的庐舍，好象一群羊缓缓地走上山去似的。夹在这房屋中间的是橄榄树林子，常是青青的；无花果树，葡萄园，表明出自然界的奢侈。加利利原是巴勒斯坦最丰腴、最清秀美丽的地方。这里的山比撒玛利亚的山来得清幽圆润些，不是什么嶙岩，也不是什么绝壁。拿撒勒的岭子若是测量起来，也不过离海面一千六百五十尺。山上最高的房子离海面约有一千四五百尺。加利利全省是很美的，不但是拿撒勒。其间众山林壑秀美，小涧萦流，把农人的居处绣得象乐园一样。若瑟夫斯在他的《犹太人战史》里说：“那里的地上，尽是膏腴，出产极丰富，望去都是田园和各种的树木。因此那里最懒惰的人们也愿意使劲去耘田。几乎没有一块地是闲空着的。不但如是，这里（加利利）的城市都极稠密，村落也极多，各处俱是人。最小的城市也得有一万五千人民。”当

然，人民大都是业农的。不过地方小，人烟稠，工作仍旧极辛苦。生活的简单草率，就不用说了。其中的大城市，象迦伯农，却又是一种气象。城市生活与耶路撒冷的生活不相上下。东边有加利利海，沿岸的居民，有许多捕鱼为业。拿撒勒在加利利算得一个市镇。镇上的人大都是小工业，小农田的劳动者。他们都靠着一个清泉得水——就是现在人称作处女泉的那一个。旅行的过客，也常经此地作买卖。街市上人们有时聚集了，听听口传的各种新闻。他们说亚兰话，但也会几句希腊话。一个爱自然的人，若然腻烦了，尽可以缓步上山，去与山海相交通。据说在山顶上，风景极好，四面观望，可以看见以色列民族史上有名的地方。山林森郁之处，云峰起伏之间，听风声之肃爽，看烟火之微茫，有志者可以想见撒母耳之勤劳，扫罗大卫之战绩，以利亚以利沙之信仰，与夫古圣前雄之气概，既见古人，复思来者，以昔视今，以今视后，有不感慨系之者乎？

耶稣幼年就住在拿撒勒。可是他并不生在拿撒勒。关于耶稣的诞生，颇有些经传；据《福音书》所载，在居里纽作叙利亚总督的时候，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下了一道上谕，要犹太人登记户口。这是罗马第一次调查犹太人的户口，在犹太人看是一件得罪上帝的恶事。约瑟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因此上伯利恒去，好在原籍办登记的事。大约那时是夏季，牧羊的人把羊整夜的散在山坡上。约瑟和玛利亚到了伯利恒，因为那里旅客多，无处容身，只得宿在一家旅店的马槽里。那时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子。据有些现代学者的推算，那一年是纪元前七年。两夫妻在家乡住了些日子，因为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不过五六英里

地,所以到了第八日,按照摩西的法律,他们把婴孩带到圣殿里,将他献给上帝,为他行了割礼,起了名字。约瑟是一虔敬的人,表面上似乎极冷静,心里却是满腔热血;他为了登记的经验,又受了不少的刺激,老是想上帝总有一天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异邦人的压制。他记起从前约书亚的故事,觉得该用这个名字给他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拯救的意思,用当时口音说,就是耶稣。他用“耶稣”这个名字给儿子,觉得是受上帝指示的,希望着这个婴孩将来真的能救以色列民族。按照《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约瑟和玛利亚于公事完毕之后,就领了婴孩回到他们的本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

约瑟是一个木工,靠着作工过日子。他虽是穷困,他的家世,却是很高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这句话想是可靠的;因为后来,才高学博的保罗曾经论耶稣说:“以肉体论,他是大卫的后裔”。在犹西比的教会史里——这部史是很著名的,是纪元三百二十五年作的——曾经记载着一个故事,说罗马皇帝多米兴曾召耶稣的兄弟犹大的孙子来问话,得知他的一家是从大卫传下来的。约瑟的妻子玛利亚也许是名门的女子,她与做祭司的撒迦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是亲戚。她的姊妹是嫁给西庇太的;耶稣与雅各、约翰是表兄弟。耶稣在拿撒勒长大起来,智力体格,都是特别的健全。他的父母疼爱他,看见他的人也都喜欢他。

耶稣幼年的事情,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件趣味深长的,其余毫无史传。《马可》说他有四个兄弟,就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他也有妹妹们。他的家是工人的家,劳苦艰难,当然是他所知道的。也许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要照顾弟妹们,帮助玛

利亚做家事，跟着约瑟学手艺。约瑟和玛利亚都是自重的平民，也都是十分虔敬的，对于耶稣，定有极严切极温爱的抚育。《中命记》里摩西的法律教父母谨慎地栽培儿子；其中有一条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话，你当记在心里，也当教训你的儿子。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睡眠兴起，都当讲论。”约瑟在这一桩事上一定是极用心的。他家的门楣上装着一张褶叠着的羊皮纸，上边写着：“听啊，以色列人：主你的上帝是唯一的神。你应当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到了安息日，他领一家子上会堂去崇拜，在那里听教师宣读《法律书》与《先知书》，讲解经典。回家的时候，父子两个时常有几句讨论，约瑟常觉得小孩子的早慧。小孩子的心，有时候很深刻，真是参不透的。他要问：“上帝既是一个，又是公义的，他为什么象经典上所说的，要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世界上呢？”又问：“摩西的法律常有报复的意思，难道这算得是上帝的法度么？”约瑟沉下了脸，不说话了；耶稣也就不问了。可是小心里头总回旋着些个问题。他的母亲玛利亚虽然爱他，却很忙碌，顾不得他，赶着要作饭，要整理屋子，又要洗涤缝纫，照顾更小的孩子们。她是虔诚的、恳切的，把一切的事，老是放在心里想，可是她又总觉得她的宝贝很冷静，很孤独。她要思想他，总是不能了解他；在她的直觉的、敏锐的观感里，却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透视，看得出孩子和他父亲的性情很相同。在默默之中他们俩好象是彼此了解得。其余的孩子们，年龄更小，不懂事，胡闹胡哭一阵子。耶稣安抚着他们，却又与他们离得很远似的。玛利亚与他话家常，说什么布的价钱，油的分量，酒与饼的好与歹，经济的窘迫；觉得他虽然听着，老没

有关心。有时候，他出去，上山走走，把脚踹在一片烂漫的红花当中，低了头想着，好象寻着了什么。到了山顶上，他望地中海，又向着撒母利亚的、犹太的群山看。他想起了乡塾里的先生教他唱的那首诗，就轻轻的独自唱起来：

你们要去占领的地方，
有巨壑，有高峰，
有天上的雨水可以饮，
上帝把这地常放在念中，
他的眼睛常眷顾，
从年初，到年终。

正唱的时候，他听见一只小羊悲惨地叫着。原来一群羊下山坡的时候，这只羊太性急了些，一滑踢，落到了磐石的下面，夹在荆棘里了。他好好的爬下去，把羊抱出来，赶上前把它放在群羊的当中。他快乐极了，奔回山上去立着，没有觉察头颅被荆棘刺碎了，在那里淌血珠！

按照摩西的法律，一个孩子在十三岁之前，他的父亲要为他担负守法律的责任到了十三岁，犹太的拉比们就称他为法律之子，他自己要负起守法律的责任来。为要纪念这个日子，做父母的往往要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可是耶稣刚到十二岁，约瑟和玛利亚就携带他上耶路撒冷去。也许约瑟觉得耶稣的身材已经很高大了，智慧也很足以自己负责了，尽可以早些领他去守节。也许那一年比较闲空些，旅行的伴侣亲密而且多些；孩子也等得够了，就早一年去了。约瑟与玛利亚将其余孩子们交给亲友们看管着，预备了水袋、粮食篮子，随身的行李、杖，

以及所积蓄的钱。一起早，太阳刚露红，就同着一队香客上了路。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有八十英里地。可是耶稣是很健壮的孩子，走得动。他们要走三四天，若是同伴少，他们就得渡过约旦河，往东，沿着河岸走；因为经过撒玛利亚是不容易的；那里的人是犹太人的世仇，动不动就要争斗或劫夺。可是这一次同行的人多。加利利人是性躁力旺的，够得上叫撒玛利亚人温柔下来。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有历史的痕迹。扫罗大卫的战场，雅各出奔的路径，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行军的遗迹，都在行人的心中诉说以色列的荣耀与悲哀。走了两日才走上了犹太的山道，西望人海的平原，东俯约旦河的深壑，好象走在世界的顶头。突兀的山峰呈显黯灰的颜色，雄壮而威力。但是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随着山势，转向东去，上了与橄榄山相连的带岭。翻过岭，一望之际，耶路撒冷便巍峨地峙立在面前。同行的人们大家都提起声音唱出来；

我欢欣鼓舞的听人说，
我们一同去赴上帝的殿宇；

我们立脚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峙立着，
一个巩固的城堞。
众支派要上去，
上帝所选的众支派，
按照以色列的心意，

颂美上帝名。
在那里设着审判的帝座，
属于大卫家。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要和平，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要兴旺。
愿你城中有平安，
愿你宫里有康宁；
我为了弟兄与同伴，
要说和平住在你当中。
为了主上帝的圣殿，
我要寻求你的福利。

他们唱的时候，耶稣觉得心中有说不出的情味，剧烈的欢乐中带着缕尖锐的悲酸，不由得不让滚烫的眼泪流出来。

耶稣站在橄榄山顶上，下临旷壑，上接天云，对面便是庄皇伟丽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之城”。在晓日光中，何等的庄严！耶稣的视线，忽然被一道小金光转移了。东方的太阳刚照在罗马兵的铜盔上，返射出光来。那个兵全身铠甲，手里执了一枝长枪，立在安秃尼戍楼上。安秃尼戍楼是一座方的，营堡式的高建筑，盖在殿西的山岗上，兵卒站在上头可以俯视圣殿的院宇。这几天戍兵分外要留心，监视圣殿，免得各处来守节朝圣的犹太人在京城里闹出乱子来。耶路撒冷的城中央有大希律所建的露天戏园；戏园附近，便欣嫩谷的上面有希律的宫室，耸着三个高望楼。但耶稣不甚留意这些白石的大厦。他所最关心的是圣殿，不是圣殿的大金顶，也不是圣殿的长廊巨栋，乃是殿

基上的摩利亚山石与至圣所。上帝的灵就降驻在这里，这里也就是世界的中心。犹太人受异族的蹂躏，分散破裂几乎不成为统一的民族；但是他们颇有人从散处的各国——从希腊、埃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回到巴勒斯坦来守圣节。他们是分散的；他们却有一个心，一个灵魂。耶路撒冷和圣殿成了他们生命的中心，但是耶路撒冷亦经过几度沧桑。大卫从耶布斯人手里将地基夺过来，建立了京城，名之曰“平安之城”。所罗门在摩利亚石上，即亚伯拉罕献奉以撒的祭坛石上，筑了上帝的圣殿。埃及的法老、尼尼微的皇帝、巴比伦的君主曾经围困它、攻打它、毁灭它。尼布甲尼撒倾覆了耶路撒冷，破灭了宫室，毁坏了圣殿，使圣山变了荆棘，野狐所居的荒邱。波斯王古列又征服了巴比伦，准许尼希米重修耶路撒冷的城郭，重建圣殿，也准许犹太人以太卫的后裔所罗巴伯为君主。不旋踵，耶路撒冷又被亚力山大所征服，受尽了安提欧库伊壁非尼的褻渎与欺侮。犹大马克比及其族人冒了惊天动地的血战，将耶路撒冷夺回来。独立了不久，罗马人又把它征服了。耶路撒冷被消灭，犹太人能历经万险把它重新建起来；耶路撒冷被建立，犹太人即又将它为寄托生命的中心；好象人民与城，城与人民互相依附，彼此助援似的。耶稣已经知道这些历史的事迹。他一路想；一路随着约瑟和玛利亚下了橄榄山，经过了汲仑谷，又上山岗，向耶路撒冷进行。那些朝圣守节的人，抬头望着城门，又唱起来：

各国要来临，彼此说，
来啊，来上主的山岗，
去瞻仰以色列上帝的殿宇。

主要将他的法度教导给我们，
我们要行在他的道路上。
郇山要发出训诲来，
耶路撒冷要传扬主的圣言。

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上帝藉着摩西的手，领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节期。犹太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番的民族解放。在这大节期，为家长的，都要在圣殿里献祭；把祭肉领下来，连同无酵饼，与一家人束上带，立着吃，纪念祖宗如何出埃及。礼节是极繁的，也有极象征的、戏剧的意味。十几岁的孩子经过这种礼节，自然要受极深刻的印象。在耶稣心里问题是更深刻而重要了。他跟着他的母亲在妇人的院子里等候父亲，心中已经是很焦急的；他满心仰望上帝，要明白他的旨谕，却因他是孩子，不能进入献祭的院子。几日之间他走在人山人海之中，常听见人们的谈论。好些人问着：“那位君王几时来？我们几时才会看见弥赛亚来到，将我们从异族的束缚里解放出来？”又有人问：“大卫的子孙当中可已生出了那位君王么？他要领我们奋斗争战，那才快乐呢！”这些话本来是他习闻的，但是现在却不同，这些问题都成了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了。对于上帝的法度他不是已经自己负责了么？在民众当中他打听不出满意的消息来。正在他闷极急极的时候，他走进了犹太人的会议厅，那座凿石造成的堂厦。一群道高德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正在那里讨论经典。起先，他祇是听着；后来他听得有味起来，就向那里坐着的一位须发如雪的老者问了一个问题。那老者很和善很喜欢他，就好好的回答了他的话。他的话很恳切，又很聪明，所以大家都喜欢教导他。于是乎他问了又问，问个

不休。他携带着玛利亚给他预备的粗干粮，胡乱吃了些，就找个地方睡了。明天再来，后天又再来。没有知道约瑟和玛利亚，因为节期将毕，就跟着同行的人回去了。他们走了一日，以为孩子与别的孩子们一同走着，到了晚上，却不见了孩子。约瑟与玛利亚分头找寻，他们的同伴也帮着寻，到了星月在天，困倦的旅客都睡着了，还没有寻着。路边的石头突兀着，树木森森的立着。玛利亚哭了一回，想起孩子的可爱，也许被人拐走了，又发了一回楞。约瑟安慰了她几句，说，孩子是不会丢的；他一定还在耶路撒冷，并且还在圣殿里。约瑟本来不多说话，所以坐了些时，就躺下了。天刚放明，玛利亚把他叫醒了，立刻回耶路撒冷去。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在圣殿里找着了耶稣，见他坐在教师们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并且问很深刻的问题。不但是玛利亚，就是约瑟也暗暗的惊奇。玛利亚招呼他，他一见父母来了，就跑过去；玛利亚噙着悲喜交集的眼泪，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的儿子啊，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呢？你父亲和我伤心的寻找你！”

耶稣看着她，说：“为什么找寻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他们不明白他的话，在耶稣的心里觉得上帝要拯救以色列，这是上帝的事，也就是他自己的事。他应当以上帝的事为事，以上帝的旨意为旨意。约瑟立在旁边，没有说一句话，只把耶稣的手紧紧的握着。耶稣仰起来看了他一眼，又回顾去看玛利亚；他感受了他们悲哀，喜乐，忧苦，惊奇中，发出来的纯洁的爱。不一回他们出了圣殿，又找了些同伴，动身往拿撒勒去了。耶稣这一次受了极深的刺激，得了极深的觉悟，又了解极深的爱。他更加

孝顺他的父母,听从他们。耶稣去了,圣殿里的人,教法师和旁听的人,都觉得诧异,都说这孩子可爱,真聪明,真有上帝赐给他的聪明。

耶稣在拿撒勒跟着约瑟做木匠,在安静的生活中,度过了一年。到了纪元六年,加利利有了一个大骚动。亚基老在犹太做王,凶悍暴戾,无恶不作,犹太人无法,只得请求罗马将他废掉,另派罗马的执政官来治理他们。罗马准了请求,便直接管辖亚基老的辖境。当时居里扭做叙利亚的总督;他即开始调查犹太的户口。犹太人觉得罗马不应当有这样的威权,来计算上帝的选民,加重他们赋税的责任。从前大卫调查户口,受了上帝的惩罚,所以以色列民族对于这件事是憎恶的,觉得是上帝所不许的。在这种不满意的状况中,加利利人犹大和一个法利赛的锐党赛特克就造起反来。他们聚集了许多人,乘希律安提帕的不备,进了他的首都提庇利亚,打开了武库与银库,抢了兵器钱财,就疯狂痴蠢的骚动了。这些人热心有余,知识不足,真的相信这么一闹,上帝就会来帮助他们的。他们打起了“上帝以外没有王”的口号,一呼百应,竟聚集了一万余众。那时,耶稣跟着约瑟作工,只看见人情汹涌,处处都是不安宁。许多热血沸腾的青年都在准备加入战团,为上帝为民族拚命。可是罗马的大老鹰总是在空中盘旋的,一见犹太人作乱,正象老鹰见了一大群雏鸡一样,立刻从晴空里直扑下来。在约旦河东面加大拉地方有罗马的军营,由军长华勒斯管带。华勒斯一下命令,那些有组织、有训练、有纪律、有勇猛的罗马兵便迅雷不及掩耳的下来,横冲直撞的把犹太的叛徒杀得个

片甲不回。犹大和赛特克本来占据着离拿撒勒三四英里的赛福里城为大本营。华勒斯把乱事平了，打算斩草除根，就吩咐把赛福里城一把火烧了，把其中的男女老幼掳去发卖做俘虏，把所有的叛徒兵卒，几乎有二千俘虏，不分皂白地都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罗马的政策往往拿以一儆百为原则；所以这一次就在高处立了一个十字架的林子，把俘虏钉在上头。同时赛福里被焚，火光烛天。晚上，在拿撒勒的山头上，可以看见以火光作背景的十字架！《申命记》上说：“凡被悬挂的人，都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这真是够人思想的。

耶稣渐渐的长成了。他已经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木匠，很有思想的青年。在安息日，他崇拜之后，常常上山去走走。到了山顶上，他可以在玄默之中与上帝交通，也可以想想上帝在以色列民族史上所有的显示。往东看，在约旦河东的平原之外，他可以想见他祖宗亚伯拉罕的踪迹，如何奉了上帝的旨意，向不熟识的地方行。东南方，他可以看见岗峦起伏的基列。再往南便是摩押的境界；在那里摩西领着以色列的群众，望见了迦南。他，摩西，没有实现他的梦；成大业，立大功，原不必看见最后的效果。在耶稣的面前是他泊山，在这山坡上女先知底波拉曾经作了惊人的大事。她藉着巴拉的军威，从山上冲下去，把西西拉的战车陷在淤泥中，好象天上的星宿帮着以色列鏖战一样。向南望，耶稣看见伊斯戛仑平原；在微茫之上，有吉博山顶透露出。扫罗王与他的三个儿子约拿单、亚庇拿达、麦基舒亚在那里为以色列民族献上自己的性命。扫罗受创之后，不甘心死于非利士人之手，就伏在自己的宝剑上死了。看哪，以色列有英雄，又有先知。迦密山象狮

子的头一般突出在西边。以利亚在那里制胜了巴力的祭司，将以色列从心灵的堕落中救出来。在北边有黑门山，在云中举起着白雪满头的山巅。上帝的化工，何等的奇奥华严啊！耶稣看海，能够想到当时的商业：波斯¹的丝、西顿²的玻璃盅、推罗³的紫色布、加利利海的咸鱼、死海的软木、加利利的甜酒与橄榄油、阿拉伯沙漠边上所产的香料、沿海的明珠，都从地中海⁴上经过，售卖在以弗所、特罗亚、马赛尔、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埃及与夫罗马势力所达到的远地方。由来争战地，自古贸迁场，历历的都在他眼中。上帝对于这样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伟大而永恒的旨意？

耶稣虽爱静独，却也有许多朋友。他的父亲是他最好的、最知己的同伴。他们一块儿做工，一块儿崇拜，一块儿谈天。可是在他十九岁的时候，约瑟病死了。从此，他在伤心悲痛之余，总觉得父亲的灵魂，与上帝同在着。上帝原与父亲有同样的意义。同时，他与祭司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是亲戚，见过几次面，讨论过他们的信仰。有多少地方他们是同志；他们一同觉得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根基是在于心理的改造与建设。等到以色列的心理改造好了，上帝的救法就必成全在人间。不过约翰老是想到旷野里去，要准备好了，宣传悔改的《福音》。至终，他去了。约翰的性情是刚果执一的；他不愿享受祭司阶级，贵族阶级的利乐，毅然决然的撇下了荣华，穿上了骆驼毛的衣服，束上了一条皮带，拿了一枝杖，直往旷野里走。他也不剪头发，也不剃胡须，老是毛刺猬似的，立着坐着，都象一座移不动的泰山。他的声音象雷一样响。耶稣极其钦佩他，可是有些地方，不能与他同意。约翰呢，也佩服耶稣，总觉他比自己高出万万倍。因为他是不轻易许可人的，所以没有

这么说。约翰到旷野里去了，耶稣还是在家里，因为他要抚养弟妹们，安慰渐老的母亲。他父亲约瑟的责任，他得肩起来。

同时，耶稣还有其他的朋友。他母亲的姊妹撒罗米是西庇太的妻子。西庇太与撒罗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当耶稣近三十岁的时候，雅各、约翰都是二十左右的青年。耶稣与他们当然有来往。他们所认得的彼得、安得烈那些同业的渔人，也都与耶稣认识。他们不常聚在一块儿，不过碰见的时候，耶稣与他们总谈到上帝要救以色列，并且要救全世界、全人类。对于耶稣，他们已经非常的佩服，不是他们能了解，因为他们的心理是简单的，乃是因为耶稣的品格神韵，不期然而然的在他们心里打上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候，赛福里城又重新被建造起来。耶稣是一个最勤苦最能干的木匠，当然在那里有工作。他常离开家，往那里去作工；在那里认识了好些人，了解他们的心理，听了许多新闻，受了许多刺激。这些年耶稣在世面上磨练经历，几乎教他参透了各种人的意念心思。平常他是很忙的；有工夫，他就不很愿意离开他的母亲和弟妹。但有时他也同他的母亲到加利利海边上走一趟，当作一种休息，并且可以探望亲友们。加利利海边上有一个村子，名叫抹大拉。风景极秀美。村子里有一个美貌的少女，叫玛利亚，性情脾气极怪癖。因为她时常闹脾气，闹起来又非常的厉害，没有人能了解她，也没有人能管理她，所以人都说她是附鬼的，至少附了七个鬼。她喜欢青年的男子，常去撩拨他们，等到他们去亲近她的时候，她又腻烦了，就讪笑讥刺他们，叫他们玩狎不是，老实又不是。他们不理她，她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望着他们傻笑。碰着她不高兴，她就整天的睡。一

有钱就乱花乱用;没有钱就挨饿。人家给她吃,她就开口骂,在她心里,毫无定准,也毫无一点的惧怕。闷极了,也会喝醉了酒,会大哭,会大笑,会披着长头发,坦着胸在人群里钻,好象不知道廉耻的。安息日,人家去崇拜,她也去;崇拜好了,她又唠唠叨叨地批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什么假道学,假惺惺,乌烟瘴气那一类的话。她心里好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要求,可是愈要求愈失望,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可能的世界,没有可以满足她那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她闹得凶,人们又说她是附了鬼,附了懒鬼、醉鬼、疯鬼、淫鬼、凶恶鬼、哭笑鬼、浪费鬼,至少有七个。其实这全都不是。有一天,她正闹的时候,耶稣走过了。耶稣听见人家讲抹大拉玛利亚的事,也就站住,在人中间看她。他的眼睛停在她的身上,她一见了,忽然停止了笑与哭,睁了两只充满了惊奇的圆眼睛,静了些时,大喊道“得了”。一溜烟,她就跑回家去了。她在耶稣里,在那一霎时的永恒里,得到了普通女子所得不到的宇宙心里,男子心里的生命。后来,耶稣见过她好几次,与她讲解他自己的志愿与事业。她就安定下来,温婉谦和地做人,因此,大家又说,耶稣治好了她,将那七个鬼赶跑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记得么?是自始至终跟随耶稣的。她是不怕痛苦艰难的;她服侍耶稣,供给耶稣,耶稣到那里,可以跟,她就跟到那里。十字架底下有她,坟墓门前有她,如今在人间最美的生活里,似乎也应该有她。

纪元二十六年,罗马皇帝提庇留委任本丢彼拉多为犹太的巡按使。彼拉多是三十多岁的军官,心志又高傲又倔强,治军是很好的;治民,尤其是犹太的人民,则不当其才。他带着妻子革老

底亚从罗马来；满心要做些大事，立些丰功。在他之前已经有过四个罗马巡按使治理亚基老所不能治的犹太。彼拉多到了该撒利亚之后，就想做一件了不得的事，让皇帝知道他的大才，别国的人民都崇拜罗马皇帝的偶像，独有犹太人始终不肯就范，还不曾崇拜他。彼拉多之前的巡按使似乎都迁就着，没有勉强犹太人做这一件最犯忌的事情，彼拉多不服气，以为有武力，有威权，什么事都能作，所以他没有研究研究犹太人的心理，便一口气吩咐兵士们将罗马皇帝的偶像抬进犹太人拜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城里。他的计划，原像是极妥当的；他把偶像乘人未备的黑夜里抬进去，放在大众可以看见的安秃尼戍楼上。犹太人若来攻打戍楼，那末他们便是反叛罗马，巡按使就可以用兵来平定他们。若不来攻，那末他们就只好屈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他的功绩也算得不小了。第二日犹太人看见了，使人情汹汹起来。当时该亚法为大祭司；他的岳父是亚那，为人很是狡狴。他一想力敌不能胜，祇可以智取，就教大祭司传谕出去吩咐犹太人民往该撒利亚去请命，求彼拉多将偶像撤回。不数日间，有五千犹太人到了彼拉多那里，跪着请求。彼拉多立在戍楼上望过去。漫漫的尽是人头。他们日夜呼吁，风雨不能阻。饥寒不能迫，威胁不能止，跪着，并不是向彼拉多叩头，乃是在祈祷上帝。一日又一日弄得彼拉多慌了。他下了一个命令，叫犹太人都上赛马的戏场上去，在那里向他请求。同时，他暗暗的吩咐兵卒将戏场四面围住。

彼拉多到了那里问犹太人说，“你们要什么”？

“要请你将罗马皇帝的偶像从耶路撒冷撤回”，犹太人说。

“那可不能”！

犹太人却安安稳稳的说道：“那可不能不办到”。

彼拉多大怒，大喊着，“你们不听命便杀你们”。

那时四面的兵士一齐都上来，拔刀在手，准备杀人。

第一个犹太人，一声不言的坦着脖子，伏在地上等杀。其余的犹太人都解开了脖子，伏在地上等杀，没有一个人吓慌了。彼拉多没法，便回到营里，吩咐将偶像撤回；他还没有预备着丢前程呢！真的，罗马的兵力是强的了，巡按使的意志却没有犹太人的意志强，至终要胜利的是宇宙中正道的意志。

第3章

耶稣的大觉悟

全体大用无不明

——朱熹

纪元二十七年，罗马皇帝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的巡按使；希律在加利利作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在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作分封的王，吕撒聂在亚比利尼作分封的王；亚那和该亚法作祭司长。那时撒迦别亚的儿约翰在旷野里受了上帝的命令，在约旦河一带，宣传悔改的《福音》。他是旷野里雷霆乍惊的人声。人们远远地听见那声音说：

豫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街衢，
低洼的地方必要填满，
大小的山冈必要被掘低，
弯弯曲曲的去处要修直来，
高高低低的地方要垫平，
凡有血气，莫不仰见上帝的救恩。

约翰手发森森地立在河岸的磐石上，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里束着皮带，吃蝗虫野蜜，是野人，是以色列民族中最后的先

知。他是祭司的儿子，他绝对的不肯去做祭司。他心里最清楚，最晓得这辈祭司的腐化。祭司们、亚那、该亚法等等，都是大富翁，愚弄人民，收刮脂膏，哪里有宗教的气息存在他们里头，在他们身上哪里有上帝的使命。有这种人做领袖，以色列怎能够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世界上充满了不公平。其他的话不必讲，人们第一件事，就是悔罪改过，革面洗心。真的，约翰是先知，有先知的标记，就是摒弃一切，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转达上帝的圣言。他没有从谁那里学了一套话，他的《福音》是他从上帝那里直接得来的，是自得于冥默之中的；他的《福音》里有奔山裂石、摧崖倒峡的威能。人们听见了，自西自东，自南自北，都来到旷野里，要受他的洗礼。

他严厉地对他们说：“毒蛇一类的，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不要想有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告诉你们吧，上帝能教这些山头上的石块作亚伯拉罕的子孙”。约翰指着山坡上，脚跟前的许多乱石，想若然冥顽不灵的人，看不出上帝旨意的人，能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岂不是石头也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人的冥顽真是可怜。可是上帝不能永远宽恕人。他的日子要来到；那时节他要施惩罚，他先要惩治以色列人，随后刑罚全世界；随后他要遣派剩下来的，合他心意的以色列民族治理万国，不但是罗马帝国，连全世界都要听以色列的号令。日期快要到了，悔改的被拯救，不悔改的要沦亡，人在威严的上帝面前，不能漠然，也不能逃避。于是他接着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来受洗礼的人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呢？”

“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没有衣服的人；食物有余的，就分给没有食物的人。”

税吏，就是民众看为是罗马帝国的走狗的，也来领受洗礼，要参加约翰的预备末世临到的民众运动。这些人心里何尝爱罗马，因为饥寒的驱使，所以干上了那个为罗马收税的勾当。金钱是有变化气质的力量的；他们本来爱钱财，一受了金银的薰染，自然更巴巴结结地包办税务，收刮民脂，将罗马所定的数目收齐之外，余下的都倾入私囊。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地痞土豪。可是宗教也是种在他们心里的；他们听说末世要来临，钱财要失势，心里不免惶恐，所以也跑来问约翰说：“夫子，我们当作什么事？”

约翰看着他们，觉得这些人的心理是简单的，不能与他们讲大道理，所以沉着脸说道：“除了例定的税银，不能诈取人。”他没有教训他们去解衣推食，拯救民众，因为不走第一步，第二步是不能走的。

兵丁也来了，问说：“我们呢？我们应当怎样做？”

约翰说：“不要勒索，不要讹诈；自己有钱粮，应当知足，不当硬夺他人的钱财。”

在罗马统治下，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人民都感受经济上的压迫，都要付人丁和土地的税钱。约翰传末世来临的道理，一方面教他们忏悔罪恶，躲避将来的、就在眼前的大难；一方面很清楚地将他们当前的经济问题，指出给他们，正摸着了他们的痛处。同时，他们好象在空中收取了弥赛亚降世的影子；觉得他们

所切望的果然要实现了。所以他们议论纷纷，心里猜疑，将空气充塞了期望和期望所产生的不安宁。影响所及，不旋踵就把约翰的事业变成了一个蔓延极快的运动。有些人说约翰即是弥赛亚，有些人说不是。约翰知道他们有这疑团，所以很痛快地对他们说：“我不是弥赛亚，不是那受膏的君王。我用水给你们施洗礼，还有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给他解鞋带还够不上呢！他来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礼。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簸净了场上的麦子，将麦子收在仓房里，将秕糠用不灭的烈火烧毁了。”

那时耶稣有三十四岁了。他听说约翰在约旦河上施洗礼，讲末世来临，新时代将到的道理，心中奋发，决志要去参加这个宣传悔改与天国的运动。他的弟兄姊妹，都已长成，可以维持生活，供养老母，不用他再为他们负经济及抚育的责任。所以他辞别了他的母亲及亲戚，单身南行；他的母亲虽然十分舍不得他，哭泣劝阻，他也不能兼顾了。当时他的朋友们有许多已经上约旦河去跟随约翰；彼得和他弟弟安得烈去了；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都是为复兴民族热心的，也许同着去了。约翰是他所佩服的，现在在以利亚曾住的地方，奉着上帝的旨意，大声疾呼，好象是第二个以利亚。他也在旷野里为以色列民族开辟新纪元。那里是樵夫牧子所聚的地方，树木阴翳，山石峥嵘，伐木的人，往往用野火烧残木，驱使匿居深藏的虺蜴与蝎子。这一次可是约翰来驱除蛇蝎了。从耶路撒冷到希伯伦，从伯利恒到犹太的丛山，从约旦河附近到加利利，人都出来听他的《福音》。凡是信从的、悔过的，约翰就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洗礼，表明他们的罪愆洗涤干净了，心志一新，可以作新时代的选民。跟从他的人愈来愈多；

他们来来去去，甚至于及到了希腊、小亚细亚与埃及。他的声音象隐隐的怒雷，从这座山摇撼到那座山，从山谷底翻起来，在天云里隆隆然应响着。耶稣的心里不能没有一个极激烈的回声。于是他到约翰的面前，要受他的洗礼，约翰很惊奇的说：“你也要受洗礼么？你是新纪元的原动力，如何也要表明忏悔而受洗礼。况且我是什么人，敢为你施洗礼呢？”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这洗礼不也是表明进入新时代的象征么？我也愿意有这个表明，尽这个礼。”

约翰只得许了他，为他施洗礼。耶稣从水里上来，得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心体透明的大觉悟。天上有无穷的青，瞳瞳的晓日照在他的头上，好象上帝的心向着他开辟了。他觉得上帝降在他心中，象鸽子一般凭空飞下来。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天声、是人声、是心声、是宇宙灵魂里所透发的声音，耶稣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豁然贯通，了无疑惑，脸上充满了光辉。约翰看见这形貌，心中惊诧赞叹，便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相形之下，约翰觉得自己万不能望耶稣的项背，所以对人说：“娶新妇的，便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听见新郎的欢乐，就欣欣然有喜色。我如今也得着喜乐了；他必要兴旺，我必要衰微。”

天风随意吹拂，人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灵的事，原是超人知识的奥妙。有远象的见远象；那不见远象的，或者望望然，或者囁囁然，怎能够知道上一层世界里的真际。凡是得见远象的，因此只有直赴玄默之中，自对真实，自问真心，绝对不能向世界请求智慧。耶稣既已大彻大悟，便向着荒山走去，要作一

番透辟的、一棒一条痕的思想。他想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千准万确，颠扑不破的。从前在圣殿里、在会堂里、在自己家里、在拿撒勒的山林里，他早已明白这一点；现在所发显的是这一点的证实，和这一点所含蕴的深义。上帝是良善周备的圣爱，心中有此爱涌现的，便是上帝涌现在他里面，也便是上帝的儿子；如此则人人有为上帝的儿子的可能，有为上帝的儿子的希望。上帝既是圣爱，人又怎能为这至善的真际，机械地作一个限制，世界上烟雾弥漫，尽是罪恶的狼戾和私心；一旦有人拨开这重重的障翳，让赐生命的天光照在心里，天下的人岂不是都得了自由和解放，都得了美溢丰腴的生命么？人的纷争，人的卑鄙，人的罪愆，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彻底的满意；若一旦得了上帝，世界岂不可以成了天国么？可是人的束缚是一重一重的，是万牛之力不能断绝的铁链子。约翰要解放以色列民族，象千钧之槌一般地将悔改的福音打击这铁链子。他宣传上帝的愤怒，快到头上的惩罚，称犹太人为虺蝎、为蝎子，夺厉威吓，无所不至。但他所传的，虽有至理，却非正解；人当悔改，固然，但上帝要将忿怒倾在全世界，这一定是犹太教师们传统的错误。从此以后，耶稣可以与约翰乐其始，断不能与他共其成。这一点不但是耶稣见到，即眼光尖锐的约翰也似乎见到了。耶稣如此想着，一步一步的独向山的深处行。约旦河东岸的那一带高山峻岭、人迹断绝的地方，南北有三十英里长，东西有十五英里宽。巉岩怪石，乱卷在云光之中，望去好像钝紫焦黄，曾经烧不尽的浩劫一般。削下来的荒壑把犹太东隅的高原截为两片。过此，林木渐稀，人迹无存，便是山羊的踪迹也无有了，只有野与静。耶稣行了好久，觉得乏了，就

坐在岩墙之下的磐石上。孤独!是啊,孤独是天才的命分,是先知的生活,是上帝的儿子的权利,太阳将山烧得象新时代开始的荣耀。孤独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奇险谲怪的山头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是他的家乡。野狐叫月,恶豹追风,都在他的脚下。

从今以后,上帝要怎样的引导他的儿子去拯救以色列民族,从这个民族去教化天下呢?以色列应当怎样做才能自救,又才能担负这拯救世界的责任呢?以色列有使命,这个责任,也就是上帝的儿子的使命。这时代,以色列民族诚然是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但是这个艰难,又岂不是以色列民族绝大的机会?在以色列度被掳生活的时候,慑伏于巴比伦的淫威之下,先知尚且对自己的民族说:“我上帝选召你,要彰显正义;我援扶你的手,保护你,使你作与民立约的中保,为列邦的荣光;差遣你使盲目的得光明,使被拘囚的出监狱,使住在黑暗里的出牢笼”,“你要作我的仆人,复兴雅各的支派,使以色列得保全的民众可以归回,这还是小事,我必使你为列邦之光,将我的救恩传到遍天下”。这使命诚然是极清楚的;但是现在,上帝的儿子应当怎样行?有澈底的使命,岂不应当有彻底的策略,有光明正大的手段,去实施这样震古铄今的事业?这些问题回旋反覆在耶稣的心里;崭严高耸着,冲着满天的星斗。整个的耶稣,身体与心灵,都化成了一个不能停止的,满有希望的祈祷。他与上帝同在,上帝与他同在。他不饥亦不渴,不食亦不饮,不睡眠亦不觉得什么惫困,因为他的心纯粹的住在一个异象的世界中。后来有人传说,他在旷野,不饮不食的思想着,有四十昼夜。他的问题是:复兴以色列民族应有什么样的步骤?建造天国应有什么样的策略?记忆中盘旋着当代

的三种主张：第一，是依赖上帝的佑护，领兵开战，作一个神迹，制胜罗马的淫威；第二，是警醒的等待，希望着准备着弥赛亚来到；第三，是妥协。这些思想涌上来，耶稣把它们打回去，过些时它们又冲回来了。他是上帝的儿子，有使命。那使命不就是当代所切望的弥赛亚的使命么？耶稣记得《但以理书》论到他，称他为“人的儿子”，说他要攻克以色列的仇敌那只野兽。那书里说：

我见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

衣服光明如雪，

头发如纯洁的羊绒。

宝座如火焰，

鞏轮如烈火，

.....

他坐着要审判，

案卷都已展开了。

我正观看，那兽被杀.....

身体损坏，

掷在火中焚烧着。.....

我在夜里看见了异象，

见那像人的儿子的乘云而来，

到亘古常在者那里，

被引到他面前；

他受了权威，

尊荣与王国，

各国的民族都来事奉他。

他的权威是永远的权威，

他的国永远不消亡。

后来马克比一族，率领了以色列人民应验了这些话，可是马克比族的王国几乎是昙花一现，便为罗马侵占了。王国虽亡，理想不死，所以又有以《诺书》继续的鼓吹说：

那人的儿子有公义，

公义与他同居着，

他要开启一切隐匿的宝藏，

因为主的灵已经挑选他。

他在万灵的主之前，永作正义的首领。

这为你所未见的人的儿子，

将要使诸王与强权者离开他们的座位，

将要使刚强者的缰绳松弛，

而击碎罪人的齿牙……

全地将要大喜乐，

公义的人要居住在地上，

蒙召的人要在地上往来行。

耶稣既负复兴民族，建立新纪元之责任，他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弥赛亚，这样的一位“人的儿子”？无疑的，他自己觉得可以称为“人的儿子”，但不必尽如《但以理书》、《以诺书》所指示。至少他的父亲不能命他动兵戈。他的心灵是宇宙心窝中所涌现的，无疑的是；他有公义也毫无可疑；他将来举起标准来可以审判万国，那也无可疑。不过伏尸万里、流血盈野，那可不是他的事！

虽然，这芸芸总总的，莫不有一个面包问题；面包问题不解决，他们又如何能跟着去建立新社会——天国。从来以弥赛亚相号召的，举旗呐喊、踊跃用兵的，背后都有面包两字做有声有势的应许。打胜了仇敌，上帝必要使人民享受丰美的物质生活。耶稣能这样应许他的从者么？不战，哪里会有面包；没有面包，又哪里会有天国？那时候，东方拂曙，刚有白蒙蒙的迷迷雾笼罩在山峰之间。耶稣脚边有许多大小的石头，好象千百个面包、千万盘饼。猝然之顷，象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为饼。”

耶稣心里闪了一道比电还快的灵光。他回答说：“经上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也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以色列民族的真精神在耶稣的心怀里汹涌着。石头变饼吗？血肉也可以变饼，奸盗邪淫欺诈骗夺也都可以变饼，岂独石头？可是上帝的旨意是要石头变饼吗？变了饼，上帝的旨意就成全了吗？古昔的时候，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飘流了四十年。那时一大队群众也没有饮食，渴得几乎死，不曾听见摩西把石头变了饼。山石里冲出活水来，野地里生出玛瑙来。只要有志向；要自由，得自由；要生命，得生命！《申命记》里因此说：

你当纪念你的神这四十年在旷野里引导你，
要使你卑微，要试验你，
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
肯不肯守他的诫命。
主使你卑微，使你饥饿，
却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识的玛瑙供给你，

要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也是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烂，
你脚也没有臃肿，
你心里应当晓得主上帝督责你，
正像父亲督责儿子一般。

以饼为前题，人就得利用上帝；以上帝为前题，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人所需用的自有解决的办法。耶稣绝对的不轻视物质的生活；但是耶稣决定了他是听从上帝的，不是利用上帝的；他的运动是心理建设的运动，不是物质革命的运动。

使命是清楚的，事业的性质也是清楚的。可是耶稣怎样做才能号召群众，使他们信从他，跟随他，去成全这个民族复兴，天国临格的伟业呢？这个问题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第一是耶稣是否要从民众的领袖入手？若然要改革他们的心理，鼓动他们，随后呼召民众，使民众云从影响呢，他必须要一直往耶路撒冷去，与圣殿里那一辈大人先先生们办交涉。大人先生们肯甘弃权荣来随顺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么？不有惊天动地的发动，应验着他们所信的遗传，能够转移他们的心向么？第二是方法，用平常布帛菽粟的教训呢，还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迹呢？耶稣要走的是近路呢，还是远路？要做的是容易的事呢，还是千难万难的事？是上帝的儿子么？看哪，上帝要怎样办？亘古以来，上帝性急着，给人一个简便速成的捷径么？正在思量的时候，耶稣走到一个高峰的顶头，在太阳当空的光华中，远远地望见了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哪，它立在白光返照的岩石上。在其中，有数不清的犹太人，正切望

着乘云而来的人的儿子弥赛亚，正等待着从天飞下的一个记号呢！在其中，有数不清的犹太人，还切望着乘云而来的人的儿子弥赛亚，正等待着从天上飞下的一个记号呢！其中有庄严巍峨的圣殿，金顶耸在天云里。忽然，有一个声音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立在殿顶上，从那里跳下去，人们岂有不喜出望外的欢迎你么？经上说：“主吩咐天使用手扶持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了。”

耶稣转过身来厉声叱道，“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申命记》里所载的伟迹还萦回在耶稣的灵魂里。人难道可以试探主么？可以利用人的弱点——迷信、妄想、颠倒的梦来达到宇宙中的、人类所仰望的至善嘛？用了怪诞不经的方法，纵使得了人们的赞助与协作，那末换汤不换药，心里没有澈底改造过的领袖和民众，就算得是天国的子民吗？上帝的儿子纵使能行出奇惊人的事，又岂可利用这权能来买服人心？这简直是用宗教来抹杀宗教，用正道来消灭正道，用上帝的名来亵渎上帝，不是试探主是什么？伪！恶魔的飞镖！从今以后，不动则已，动则必须在民众方面入手，又必须用布帛菽粟的教训，其余的都在上帝的手中。

然则不可能吗？耶稣不是个不切事实的梦想者，举头天外，大放厥辞，便可算了事。以耶稣的天才，以耶稣的性情；何事不可作，而必铤铨于万无可能的举动？以色列历史上的古圣英杰固然深深的存活在他心里，但是他彻底自由，不能为遗传所束缚，不能为法律所拘系。以色列固然是得天独厚。但是罗马的政治法律，希腊的美术文章，凡为耶稣所习见习闻的，虽有许多的缺点，

亦未始不是由上帝所佑护而产生的，他岂不能深深的欣赏？他是上帝的儿子，固然；上帝的儿子，岂不能洗净了大希律的文化沟通政策而运用之，藉以使上帝的公义流行于全世界？这样做，既可以免除了万难幸免的战争，复可以一举手、一投足而解决了他自己的难题。耶稣缓缓地走在约旦河西的最高峰顶，打量而又打量。在摩押群山的那边，紫气苍茫之外，岂不是膏腴千里，岂不是伯拉河与希底结河中间的亚述和巴比伦吗？米所波大米的那边，不是波斯帝国吗？在北方，不是大马色与安提亚，富庶繁衍，人文萃荟的区域吗？在西方，则犹太崇岭之表有大海，大海四周，岂不是埃及、希腊、罗马诸大国吗？这些去处，大可以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像一条金绳似的，把它们圈在统一的生命里。而这个文化的最高点是上帝，以色列民族的神！以色列的使命岂不是要全世界投降在上帝，公义的上帝之前么？以色列的使命，又岂不是上帝的儿子的使命？然则，要怎样做呢？妥协，唯有妥协！那个试探的声音发了一个最后的，最难的，也是最美妙的议论。他说：“你若是俯拜我，我就将这一切，这世界的繁华尊荣，都送给你。”

耶稣立刻厉声叱道，“撒但，退后去！经上说，应当敬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事奉他”。

这最后的试探是最微妙、最凶恶的，因为得世界，是得子女玉帛，车马玩好，高名大禄，爵位权势，凡为人生欲望中所要求的，莫不包蕴于其中。能胜过这个试探，其于的试探都可以像摧枯拉朽似的胜过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他在这里就有了明证。人得了全世界而丢掉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可是耶稣不妥协，并不是他不能欣赏罗马政治法律的宏大，希腊美术文章的典丽，

更不是他不愿全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凡事必以其道得之，不以其道得之，虽一举手而爱有天下，不为也！耶稣若妥协，即不能不向专制的罗马人、腐化的撒吐该人、固执的法利赛人委屈求全；非但不能传布上帝的纯爱，且须委清洁于泥途。同时，犹太民众深恨罗马以及罗马势力所维系的所谓文化，决然不肯信从一个委屈求全的人物。所以妥协即是民族的自尽，人格的消灭。以耶稣那样的才性，不能没有一个文化统一的思想，亦不会没有一个斩钉截铁的不妥协。他果然占了最后的、最大的胜利。从那时起，十字架已经树立于空中。上帝是至善，上帝是纯爱，唯有上帝能够救犹太、能够救全世界。那时耶稣疲乏极了。可是心中有无穷的光明，有无量的喜乐。他下山岗的时候，容貌上有至善纯爱的上帝的光辉。

第4章

耶稣的大觉悟

初日照高林

——常健

伯大尼有一家人家，姊弟三人同住，就是拉撒路和他的姊姊马大与马利亚。拉撒路不十分健康，所以常住在家里。马大是大姊姊，担当一家的事务。极会打算，也极会操作。因此拉撒路和马利亚就不大经心，把一概的事务都交给她去计划干办。忙的时候，她要唧咕几句；但平时总是看顾她的弟妹如同母亲看顾儿女们一般。马利亚是一个好静的女子，素来是娇生娇养的，不过她对于宗教很热心，时常仰望着上帝。这一家家道虽不富裕，却还可以过得去。三个人都是慷慨而好客的，路过的人总欢喜在那里喝一杯水，然后再上耶路撒冷或是度过山岭往东去。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过是二英里地，是旅客们常常经过的地方。

耶稣下山之后，先往哀嫩去，因为哀嫩水多，约翰和他的门徒就在那里施洗礼。约翰说他是上帝的羔羊，能担当人间的罪孽。那时彼得和安得烈正跟着约翰，希望帮他作民族复兴的工作；但是听他这样抬举耶稣，自己又很谦卑的退让着，他们就

好奇的来和耶稣结交，他们本来认识耶稣，而且早已佩服他的人格和言论。他们到了耶稣的寓居，与他同住了几天，深为他所吸引，因为约翰是固执刚愎的，除了雷霆烟雨之外，几乎没有透露煦煖温爱的光辉；耶稣则不然，刚毅不亚于约翰，而风度性情。满有使人欣喜的温霭。因此，他们就跟了他。过了几天，好几个约翰的门徒也来了。耶稣觉得时期到了，他该离开庇哩亚境界往犹太去，在那里开始他自己的工作。主意打定了，他便与门徒们渡过约旦河往西走，上了山坡，顺着长而峻、纡而曲的山道，向着耶路撒冷行。在橄榄山的岗坡上，没有望见耶路撒冷之先，他们到了伯大尼。伯大尼有疏疏的几家人家。他们因为翻山越岭，登了三千馀尺的高，觉得疲倦了，想找一个地方，略略休息一回儿。门徒中有一个人是认识拉撒路和他的姊姊的，就领了耶稣上他那里去。拉撒路见了耶稣欢喜的了不得，急忙请马大、马利亚预备款待他和他的门徒。姐弟三人殷勤服侍，硬把耶稣留住，说要听他讲一讲上帝对于以色列的旨意。耶稣祇得嘱咐门徒们先行，自己暂且住下。自从这一次的相识，耶稣与拉撒路、马大、马利亚成了极知己的朋友。休息了几时，耶稣觉得精神已恢复过来，心里充满了希望，要出去开始他的工作。他的门徒对于施洗礼，宣传悔改的《福音》，是十分热心的；找到了有水的地方，他们就学起约翰的样于来为人们施洗礼。其实耶稣没有施行洗礼；他对于这一层没有什么兴趣。他所注意的是人们思想意念的转变，是人们出幽谷、迁乔木的实在。因此，他宣传天国的《福音》，门徒们跟着施洗礼。人们越来越多，几乎好象要舍约翰就耶稣的那个光景。不但是老百姓们对于他的活动感受了极大的兴趣，发生了极

大的希望，即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中间也有人注意起来，往往出来杂在人群中听耶稣的教训。这是纪元二十七年冬季的事。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耶路撒冷犹太议会的会员。他年纪已经老迈，须发苍苍；为人却极精细温雅，和蔼可亲。他是一个饱尝世故的长者，自从听耶稣讲了天国之后，深深的觉得耶稣所说的实在是上帝的话；所以他打定主意，夜里来见耶稣，与他详细地作一次深谈。他见了耶稣，很尊敬的很谦卑的说：“夫子，我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作的事，若非上帝同在，没有人能作的。”

耶稣看他诚恳，又是老态龙钟，蔼然可亲，心里很是爱他，对他说，“我诚恳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总不能够看见上帝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胎而生出来么？”耶稣所用的是譬喻，尼哥底母以为是生育上的实事，一想自己已经两鬓如霜，若必须先如婴儿之未孩，然后乃能望见上帝的国，那末自己在这件事上，总是无分的了。真所谓“竹叶于今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深夜之谈，徒费唇舌而已。

“不然”，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决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上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人必须重生，你不用惊奇；风随意吹拂，你听见它的声音，却不知道它从哪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如何能有这样的事呢？”尼哥底母说。

耶稣默然，心想如此平凡简单的事情，以色列的导师，尚且不能明白，其余又如何剖释？新纪元应有新精神；不道改心一事，是人们梦想不到的奥妙。前路的困难就可想而知的了。耶稣思想

中充满了悲悯，说道：“你是以色列人的师傅还不能了然于这事么？我说平凡的事，你且不了然；若说灵性中的事，你又如何能信呢？”

谈了些时，耶稣告诉他上帝是纯爱的，特地差遣他到世界上来，要世界因信他而得救，不至于沦亡。上帝并不要定世界的罪，乃是要世界得救。法利赛人老想上帝要刑罚世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帝不定世界的罪，世界的罪是世界自己定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人们见光，却不就光；定人罪的，就在于此！

耶路撒冷是人们崇拜上帝的地方，也是诡诈欺伪集中的地方！本丢彼拉多那时已经在耶路撒冷到任；狠厉严峻，扬起了他军阀的气焰。犹太的内政依旧由犹太的议会管理，而犹太人的头脑，就是机变敏捷诡计多端的祭司亚那。他可以左右他的女婿、大祭司该亚法的行为，也可以玩彼拉多与治理加利利的希律于掌股之上。亚那与该亚法狼狈为奸，全凭着圣殿里的买卖与自己尖锐敏刻的眼光。他们听说约翰在约旦河的东边施洗礼，讲悔改，声势浩荡；心中感觉得非常的不安。约翰是祭司的儿子，祭司们的腐败，如何瞒得过他的眼睛？防微杜渐，不如先发制人，所以打发了几个心腹的祭司和利未人从耶路撒冷到约翰那里去，一方面探访情形，一方面寻把柄收拾他。他们来了，问约翰说：“你是谁？”

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不是弥赛亚。”

他们又问说：“如此说，你到底是谁？是以利亚吗？”

“不是。”

“是一位先知吗？”

“也不是。”

他们问不出情由，便发狠的说道，“你到底是谁？快告诉我们，我们好去回覆差遣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什么人？”

约翰说，“先知以赛亚说旷野有人声。这就是指着我说的。”

那些来人中间有个法利赛人，他问，“你既不是弥赛亚，又不是以利亚，又不是先知中的一个，你有什么权柄可以施洗礼呢？”

约翰回答说，“我不过是用 水 施洗礼，有一个人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他比我后起，却超在我之前；他的鞋带，我还不配为他解呢！”

他们看约翰好象疯颠颠的，察不出什么意外来，便回耶路撒冷去覆命。亚那却不肯放心。他与该亚法商量妥了，修了一封书，差遣一个伶俐的心腹，到治理加利利和庇哩亚的希律那里去。那封信上说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他政治严明，境内安好等等。不过近几个月，外面风声不好，有人传说在他的境域里，有人想作乱，由施洗礼的约翰为首领。这件事似乎是关心犹太分封的王的利益的亚那不能不提一提，精明强干如希律王，当然早已在洞鉴之中的了，希律本已提心吊胆的观察着约翰的举动，但因不愿庸人自扰，所以未会有什么动作。他想亚那既有警告，不如召约翰来，亲自问他一问。他立刻打发人去，吩咐他们不要大惊小怪，祇说分封的王要听他讲讲悔改的《福音》。约翰到了，希律问长问短，非常的噜嗦。约翰明知此番的事凶多吉少，上帝自有旨意，就向希律讲悔改的道理。他说希律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应当快快的痛心疾首，恳切的忏悔。他说希律不应该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他的话像利剑一般的刺了希律的心。原来希律势力

人，看见弟妇长得漂亮，虽然有三十七岁，却还有徐娘的风韵；遂将自己的妻子，一个阿拉伯的贵族女子驱逐了，把希罗底留下当作妻子。希罗底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也长得美而艳。宫闱之间丑声洋溢。约翰愤厉指责，使希律始而恐惧，继而怒恨。至终，他把约翰锁枷收监，叫他等待他的命令。

耶稣听见约翰被囚，心中雪亮，立刻决意离开犹太回加利利去。他要在约翰传道的境域里作他自己的事。与其在犹太，直接受祭司们的节制，不如爽爽快快地到希律的领域里去，张起旗帜来。希律的危险，远不如亚那的危险。耶稣是绝对无恐怖的，无论怎样的恫吓，不能转移他的决心；不过识时势，明事理，是必须的。向北行，最近的路是经过撒马利亚。他同门徒们即过岭前行，心中很是急急的。第二天的午正，他们到了叙加。离雅各赐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不远，有一口井，名叫雅各井。耶稣因为长途跋涉，感觉困倦，就坐在井边休息；太阳在顶上照着。在他心中早已把犹太人与撒马利亚人中间的仇恨抛在九霄之外。上帝爱犹太人，也照样的爱撒马利亚人。他吩咐门徒上街去买食物，自己独坐在井边，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与恐怖。在他的灵魂儿里没有恐怖的立足地。他正休息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的撒马利亚妇人出村子，到井上来打水。她把水瓶从头上取下来，正要取水。耶稣看着她，对她说：“请你给我一口水喝”。

妇人注视他。听他的口音，晓得他是犹太人，不免诧异起来，对他说：“你不是犹太人嘛？为什么向我一个撒马利亚的女子要水喝起来？”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又知道我是谁，你必要

问我要活命的泉水喝呢!”

妇人笑道,“你又没有取水的器具,井又深,从哪里去得活命的泉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同他的儿子和他们的牲口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么?”

耶稣说,“我不是指这井里的水;喝这水的,必要再渴;人若喝我给他的水,就可以永远不渴,因为我所给的水,要在他的心灵里成泉源,直涌到永生。”

“那末把这水给我吧,”妇人央告说,“省得我饮了又渴,渴了又饮,老是很远的到这里来打水。”

耶稣很可怜她的迟钝。就清清楚楚的告诉她所说的活水不是水,乃是一个心灵的新精神。妇人听了,觉得很不错,就说,“我看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座基利心山上拜上帝,你们犹太人说不然,拜上帝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说我们究竟应当在哪儿拜上帝?”

耶稣想这个问题是极重要的;人们真是可怜,老是以为上帝是为空间时间所限止的,住在一定的地方,象一个不能远游的人一样。所以他告诉妇人说,“你相信我罢,时候到了,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却知道;时候已到,如今就是了,凡是真心拜上帝的,必要用心灵与真诚来拜他,因为父要人这样的崇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在心灵诚切的生活里尊敬他的名。”

当时门徒们回来,见耶稣和撒马利亚妇人说话,心里甚是诧异;却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与这样的女子去攀谈。妇人看见门徒们来了,立刻撇下了水瓶子,到村子里去,将耶稣的事告诉人。她

心中已经受了极大的感动，好象望见了一个美妙的超乎世界的世界。门徒们对耶稣说，“食物在此，请夫子吃吧。”

耶稣说，“我有我的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们更觉希奇了，难道耶稣竟会吃撒马利亚人所供给的饮食么？犹太人看撒马利亚人是卑污的，绝对的不能与他们有往来，更不用说是一同饮食了。耶稣了解他们的疑惑，所以很严正地对他们说，“遵行差遣我的父的旨意，作成他的工，这就是我的饭粮。”

正说话间，有许多撒马利亚人来了，请耶稣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日，为他们讲解上帝的国的道理。他们大家都喜欢；因为撒马利亚人的成见没有犹太人的成见深。

耶稣到了加利利，一起手就打着约翰的旗号，对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虽与约翰分道扬镳，但对于悔改为天国来临的准备这一层，依然是同意的。况且约翰下狱之后，有许多跟约翰的人都来跟他了。约翰为他开了路，他现在正该在他的本乡奋勇的向前进行。起初，他利用了会堂中安息日的聚集，向群众宣传他的《福音》。

纪元二十八年的开始，他回到了拿撒勒；按他平时的习惯，他于安息日上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天，会堂的主席将《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开着书，当大众诵读道：

主的灵在我身上，
他用膏油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解放，

盲目的得看见，
受压迫的得自由，
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

群众都目不转睛的注视他，要听他的讲论。他对他们说，“今天这经里的话应验在你们中间了。”

众人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口中有恩惠的话；有的却不信，说，“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弟妹们不都是我们所认识的吗？”

他们这样议论着，耶稣感觉到他们的成见的巩固。拿撒勒是他的本乡，有许多人是他素来认识的；他知道其中谁是激烈的革命分子，谁是趋财奉势的，谁是自作聪明而毫无主意的。因此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能在本乡受人欢迎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吧，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遍地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间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任何人中间去，却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间有许多长麻疯的人；但其间除去叙利亚国的乃幔，没有一个人得了医治。”耶稣说话的音调并不含带怒意。他祇有悲悯；为什么以色列自己家有限的宝藏，异国的人倒知道领受，自己的人民倒反而把它拒绝了？群众们听了这些刺心话，都怒气填胸，大嚷大乱的要撵他出城。拿撒勒是造在山坡上的市镇，一面有一个极陡的岩壁；他们想在那里把耶稣推下去。可是耶稣的为人是他们所晓得的，不但没有一丝的恐惧，而且极镇定的走开了；没有一个敢动手，只是呐喊而已。

离了拿撒勒，耶稣向着东北走，度过了加利利的山岭，往迦伯农去。路上他经过迦拿；在那里他有朋友。但是他没有停顿。他早已计算将迦伯农做他的大本营；因为迦伯农是加利利海西北岸的一个大城产，其中有一个大会堂，很容易作集会的地点。同时在加利利海的西北岸是伯赛大，译出来就是渔家村，在那里不但有他的亲戚，并且还有他好几个门徒。这些人现在各归本乡，各执素业，只要一呼召，他们都是原意抛弃了一切来跟从他的。在迦伯农他可以自由活动，至少可以奠定了他事业的基础。在这里，交通是便利的，人民是众多的，有耶路撒冷的繁盛而没有耶路撒冷那种乌烟瘴气的宗教上政治上的纠纷；有拿撒勒民众的简单，而没有拿撒勒的偏见与陋习。耶稣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须要几个人来辅助他，轰轰烈烈的干一下。到了加利利海岸，他于是就去寻找相识的人。正在行走的时候，他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得烈在那里下网捕鱼，因为他们是渔人。他招呼了他们，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你们去得人像你们得鱼一样。”

把网子抛了，这两个青年就跟着耶稣去了。

再走了些时，他们看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在船上补渔网。耶稣又召他们，说道，“你们也来跟我。时机已经到了。”

他们高兴极了，便立刻撇下了他们的父亲西庇太，撇下了船、船伙们和渔网，跟着耶稣走了。这些人是有血性的，认识了耶稣，佩服了，就舍弃一切，忠信到底。他们要去作天国运动，天国是他们的产业，是他们的报酬；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摒弃，不足以劳他们的顾盼。因此他们很欢喜的跟耶稣进了迦伯农。

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了会堂，开始宣传他的《福音》。这个会堂很宽大，又很壮丽，有八十尺长，六十尺宽。门前蹲着两双大石狮子，狮子中间是极阔的石台阶。整个的堂构是石头凿成砌成的，太阳照在上头，象一座大理石的广厦。堂的大门向正南，刚对着加利利海。进去有两行雕柱，直达中间的拉比的座位。当中是经卷的柜子。两旁是石座，是会堂里的首座。石雕柱托住了上头的花楼，妇人孩子们就在那里参加安息日的崇拜。石头上所雕刻的都是些宗教的象征，有葡萄藤、七烛台、五天使的“所罗门印绶，”七天使的大卫盾、星宿、花卉、树叶、香炉、号筒、橄榄梗等等。同时，有异邦的雕刻的物象，如枣树挂着累累的枣子，狮子，鹰，马头鱼尾的怪物，有轮子的庙宇等等，也斑驳杂沓的雕在石头上。中门之上，还有一只罗马国徽的老鹰。这座会堂是一个罗马军官捐钱修盖的，一切尺寸工程都是按照罗马的权衡与方法。好在这座会堂是在迦伯农，不在耶路撒冷；迦伯农的人民看着这些雕刻花样，就祇是花样，并没有什么要重的意义。反正堂构是罗马人造的，带上些罗马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在会堂里读经讲道，听众们都觉得骇异，因为他的话充满了力量，好象有权威的，不象文士那些陈腐的言论。正在那时，一个患神经病的人——他们说是附不洁之鬼的——大声的嚷起来。他指着耶稣说：“拿撒勒的耶稣，你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来消灭我们么？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

耶稣镇静地看着他，说，“安静，从他身上出来吧。”

那人就摔倒在人群中，不一回，好了，安然无事了。看见的人都极诧异，彼此说，“这是什么一回事？”

“这是新的教训，大权威的！”

“真的，他能驱除那不洁净的鬼啊！”

“是啊，鬼都服从他的。”

于是他的声誉被这些人传播了。他的作为轰动了全加利利。

这一天迦伯农的人，三五成群，没有不谈起耶稣的。耶稣离了会堂之后，雅各、约翰跟着，一直往西门和安得烈的家里。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在床上呻吟着。他们请耶稣去探视她，耶稣搀了她的手，嘱咐她起来。她一起来，热就退了。到了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满城的人都来了，聚集在西门家的门前。照犹太人的规矩，太阳落山，安息日就算已经过去；人们就可以作平常的事情了。他们把患病的、附鬼的、躺着的、坐着的，许许多多疾病苦痛的人，一齐都带到耶稣那里来请他医治。耶稣的同情，他的温柔而又严厉的声音，他的手掌，都储藏着重大的医治力。他的人格是有吸引力的，一句话可以使失望的看见了生命。他眼中的信仰的光辉足以引起人们心中的信仰。实在说，纯洁高旷的心灵所能作的事，没有不是合理的，但不必是生活卑劣，程度浅显的人们所能了解。世上的事一律是概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下一层生活的问题都是上一层生活中的势力解决的。耶稣负着上帝加在他身上的使命，历经患难危险，往往呈现着不可思议的力量。他治病原是一种极合理、极自然的事情。

第二日早晨，天还未明，耶稣即起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祈祷。西门起来，不见了耶稣，满处的去找寻。寻见了，对他说：“众人正在寻你呢。”

耶稣说，“我们离开此地往别处去罢。我们且到邻近的各城

镇去,我也可以宣传上帝的《福音》。因为我来,原是为这。”他们于是便开始游行,往各城各镇去,走遍了全加利利。

第5章

耶稣的事业的开始

千寻铁锁沉江底

——刘禹锡

加利利海沿岸有好几个比较繁庶的城市。其中的人民在当时有十五万左右，大都是造船捕鱼的。商业交通都很发达，所产的物品，有油与麻布，且最多的是咸鱼；咸鱼亦最著名，每年由骆驼、海船运往世界的各处：雅典、希利波利、以弗所、罗马等，为当时一种极鲜美的食品。诸城市中如哥拉泛、伯赛大等或有很好的会堂，或有极美的旷地，俱是耶稣和门徒工作的地点。他们常常度那纾缓的山径，沿那树木葱茏的海岸，宣传福音给民众听。一起手工作非常的顺利，民众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威权的教训，看见过有势力的神迹，象耶稣所说所行的。在种种的束缚之中，人的心莫不挣扎着要得解放。病痛、恐怖、贫穷、愚鲁以及自私自利的罪恶，遗传法律的细如牛毛的规则，在他们身上心上好象千百条巨大的铁链子，一重一重的绑缚着。当然耶稣一呼，人们就如潮如海的来归倾了。在他们，罗马帝国的专横是不十分急迫的，散在冥漠中的牛鬼蛇神，却日夜的恫吓他们，侵扰他们。人附上

了鬼，那便真是活该；而附鬼的人们，又这样的多。什么患神经病的、瘫疯的、羊痫疯的、患疟疾的、眼病的、长大麻疯的，都是有鬼在作孽。耶稣到哪里，这些受苦的人们跟到那里，恳求他医治，保护，安慰。悲天怜人的心，怎能够瞑目不视呢？耶稣的福音，是解放人的福音，但是在他看，解放心，比解放身体要重要到万万倍。治病、逐鬼，虽也是急事；但只好说是次要的：第一件事是宣传新思想，创造新精神。民众拥挤着耶稣，逼得他不能做最重要的工作，所以他只得领带了门徒，暂避喧嚣，往各处去宣讲天国了。

过了些时，耶稣和门徒又到了迦伯农。有人传说他在一家人家家里住，一传十，十传百，转瞬之间，人都往他那里来了。连文士上都杂在没有救药的老百姓中间来旁观听一下子。屋子里满了人，门前还是拥挤着，甚至于彼此践踏。耶稣向他们讲话。正讲着，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患瘫疯的来。那长瘫疯的决意要见耶稣，三军之帅可以夺，他的决心不能变。没奈何，四个人就把他抬到屋子的平顶上去，拆开了屋面，好容易把他用了绳子宕下去，放在耶稣跟前。耶稣见那患瘫疯的有坚固的信心，便对他说道，“小子，你的罪恶赦免了。”

人家都站着，文士们却坐着，听见耶稣这样说，心中满不高兴，脸上显出怒意来，好象说，“你是谁，竟敢说褻渎的话？除却上帝，谁能饶恕人的罪呢？”这真是一个大问题，不但是神学上的根本观念与它有关系，就是文士们的尊严，也受了妨碍。请看全犹太国除了文士，还有谁能，还有谁敢说上帝饶恕这个，惩罚那个？除了文士，谁有权利能代表上帝宣述赦罪与不赦罪的旨意？况且这些小百姓，既不晓得守牛毛似的法律，又不知道遵海沙似的遗

传,根本是罪人,够得上被赦免吗?

耶稣一看看透了他们的心,更看透了不能幸免的争端。天国的福音,与文士的、法利赛人的宗教,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摺一掌血,问他们。耶稣问,“你们心中为什么议论纷纷呢那一件事容易,还是对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呢?还是对他,说拿起你的小床来走呢?叫你们知道罢,人的儿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文士们所谓罪,如今一概不得算为罪;人的儿子都把它打破了消灭了。人可以从它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了。于是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掙起床回家去?”

瘫子立刻跳起来,掙起床在人群中挤出去了。人们大家诧异着,同声说,“赞美上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这是耶稣第一次与犹太的权威交锋。

耶稣出城去,经过税关,见税吏马太坐在那里。马太已经和耶稣发生过关系,耶稣也已经知道他不愿意做税吏,所以这一次,耶稣就对他说,“你来,来跟我”。

马太毅然决然的跟了他,那一天,他大摆筵席,专请耶稣,邀了许多不三不四的收税人来作陪。法利赛人看见了,连忙来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师傅为什么要与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呢?”法利赛人心里横梗一个阶级的观念,他们守法律,所以圣洁;税吏罪人不守法律,所以不圣洁。两者之间,有万山之隔,岂可彼此交融呢?耶稣自名为教师,安息日在会堂宣道,读律法和先知书,平日竟与税吏罪人,这些下流的人民为伍,这可了不得。

耶稣听见了他们的问题,就回答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要召罪人!”

法利赛人的傲慢，老是比他们的恻隐之心为更强。法律是要紧的，遗传是要紧的，人只要被重重的规则压着，便压死压绝了，也无足重轻。摩西的遗则与法利赛人的威权这两端，是一面二，二而一的。

耶稣却不是这么想。在他看，这些思想和制度，简直是澈底的不道德。但他深深的希望能够感化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乘问题发生之际，即用了譬喻，释明他自己的思想。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撇在野地里，去找寻那失掉的羊，等到找着了呢？或是一个妇人有一块钱，丢掉了一块，岂不要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等到找着了呢？找着了不大大的欢喜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面前，也有极大的欢喜。”

耶稣这么讲，法利赛人竟象听之而不闻似的，对石头讲，也许还会点点头，对他们讲，他们简直不动心。税吏罪人，岂不都是父母所生，提携奉负，畏其不寿的血和肉、心和灵吗？他们违逆上帝，固然，难道他们悔改了，归托生命给上帝，依然是被上帝所吐弃的吗？上帝是父亲，也会有偏心吗？因此耶稣又向法利赛人说，“有一个老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不孝顺，浪费了父亲的产业，在远方为人家牧豕。一天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家里是雇工既众，粮食又多，我奈何做了路上的饿殍？我决志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获罪于天，开罪于你，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了。从今以后，把我当作一个佣工罢。’于是他就回去。父亲远远的见他，立刻动了慈心，奔上来与他抱头接吻。儿子向他忏悔着，他好象不理睬，反而吩咐仆役给他穿长衣，戴指环，着鞋

子，宰牛犊，欢天喜地的迎接他。他便设筵作乐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

耶稣看着法利赛人们，见他们正在那里眨白眼，嘴唇角子两头低下去。他心里一阵悲酸，便接着说，“大儿子从园田里回来，听见丝竹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与他说了，他就生气，再也不进屋子里来。他的父亲出去劝解他，他说，‘我服侍你多年，从不曾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何尝给我一只山羊，叫我和朋友们快乐一下子。如今你那个儿子，那样嫖妓宿娼浪费家产的儿子，一回来，你倒宰牛犊。’父亲对他说，‘你常与我同在，我之所有，即是你之所有。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们理当要喜欢。’”

可叹啊，以色列人天天恼恨罗马帝国，说他们不应该被欺压、被宰割，自己却天天在那里欺压同胞、宰割同胞，竟没有一丝一毫的觉悟。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以色列人天天轻视异邦的风俗与制度，自己却被成见恶习重重的束缚着，还自鸣得意，岂非瞽者不能观文章，聋者不能听钟鼓吗？

那时候，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囚首丧面，显得逾常的热心。有人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不禁食，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与陪客同在，陪客安能禁食？日子到了，新郎离别了，那时他们自然会禁食啊！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怕新布一缩，带坏了旧衣服，破的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新酒性烈，把旧皮袋迸碎，酒与袋都毁坏了。新酒须装在新皮袋里才合适。”新与旧不能相调剂，新生命应

有新制度；新制度才能容纳而发展新生命。僵化的犹太文明，不能容耶稣的理想；两者之间，祇不妥协，也祇有纷争。

安息日是犹太人最僵化的制度。在安息日上，犹太人绝对不能作事情。即在战争的时节，犹太人也必得在安息日上偃旗息鼓，听仇敌来屠戮，假使仇敌要这样乘机会的话。法利赛人说一个人若是要在上帝面前蒙恩，总得守这和这日的各种繁文虚礼。他们造作了各样守安息日的方法，叫人们为难。例如“你若不将带子缝在衣服上，单是携带着，便是犯了安息日，因为你携带东西。”“你若走在草地上，你就犯了安息日，因为你的脚碾草子，便是小规模碾谷子。你若用鞋根在泥里踏了一个痕，你就犯了安息日，因为你小规模耕了地。”当然老百姓们没有法子守法律。那些道高德厚的教师们总是说，“平民是受咒咀的蠢才，他们不明白法律，也不守法律。”甚至于耶稣时代最开明的大师希里耳也会作“村夫不怕罪，农工不作善”的谬论。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和门徒在麦田里走过；门徒掐了麦穗子。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你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作的事呢？”

“经上怎样记的呢？”耶稣说。“大卫和他的从者穷乏饥窘的时候所作的事，你们没有读过吗？他在亚比亚达作大祭司的时候，怎样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的饼，又给他的从者吃。这个饼除了祭司，别人都不能吃，大卫吃了，你们又为什么不责备他呢？告诉你们吧，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况且人的儿子又是安息日的主人。”

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妇人患了十

八年的病，痛苦万状，走路时，尽是伛偻着不能挺起背来。耶稣见了她，心中可怜她，对她说，“女子你无病了，痊愈了。”他又将手放在她身上扶持她，她伸起腰来，果然好了，便赞美上帝。会堂里的主席，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心中老大的不快意，向着众人说，“七日之中，有六日可以作工。天天好来就医治，为什么必要安息日上犯规矩呢？”

耶稣听了这些话，又看见了他那种鄙夷傲慢的神情，不免火从心起，直截爽快的说道，“你们这些冒牌的善人哪，安息日上你们中间谁不将你们的牛或驴从棚子里牵出来，给它水喝呢？这个女子，她不是同胞吗？不是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吗？被撒但束缚了这十八年，难道不应当在安息日使她得解放吗？”他的仇敌听了他的话，缩着脖子不敢再开口。民众是本来没有成见的，大家嘻嘻哈哈的称赞他。可是从此法利赛人的仇恨，也结深了；耶稣的战阵，也十分严明了。耶稣做什么，他们就跟着找把柄，作反宣传。

有一次耶稣又进了会堂，见一个右腕枯挛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表现出一种仇恨的死静，要看他在安息日再要医治病人与否，好找着了把柄制止他，铲除他。这样的危险分子耶稣，能长久容让他煽惑民众，推翻摩西的法律吗？总得让他尝一尝有权威的人的辣味。耶稣——他说话好象比摩西远要有势力，有尊严；他竟敢自称“人的儿子”，饶恕人的罪恶，竟敢与税吏罪人作朋友，与民众作同样的生活，轻视了法律的尊严；他竟敢破坏神圣不可侵犯的安息日。他简直是最危险最可怕的革命家。

他们这样想，耶稣看去，真是洞若观火。他们的肺肝心腑，真

和盘的托出在他的眼前。但是反抗抵御，仇恨凶杀，皆不足以阻碍天国的进行。用了严厉严正的声音，他对那患挛腕的人说，“起来，站起来立着。”

那人站了起来，耶稣对着众人亢声的问道，“我且问你们，安息日上救性命，杀性命，哪一件是应该做的？”

众人屏气不言，法利赛人也无声息，虽然他们还是想杀了人去保全摩西的法律是应该的。法律原是杀人的，礼教原是杀人的，道德——他们所谓的道德——也是杀人的；不杀人，那个压制人生的大机械，又怎能存在着？

青天里的霹雳说，“你们中间有谁的羊，安息日上落在井里了，不去把它救起来？一个人就不及一只羊吗？”可是空气里满布着至死不变的顽凶与僵恶，象一个浓黑的死的影子。耶稣又愤又闷，遏不住心窝里汹涌的悲悯，就对患挛腕的人说：“把手伸出来！”他一伸手，手就活动了，没有病了。法利赛人立刻出去与希律的党羽计划杀耶稣。

杀耶稣的策略是怎样的呢？耶稣有民众随从他，这时候仰望他的，总有几万人；犹太、耶路撒冷、约旦河与死海西南的以土买，推罗西顿一带的民众，都来随顺他。加利利的民众，当然就不用说了。要惩治耶稣岂是一件轻易的事？希律是一只狡狴的狐狸，一方面不肯犯众人的烈怒，一方面也不肯轻易把耶稣放过去。耶路撒冷的亚那，他有千里眼、顺风耳，他会有巧妙的设计。也许最好是让民众信耶稣是弥赛亚，能解放他们脱离罗马的压迫，因此来要求要求他称王作战，闹起乱子来。希律就可以逮捕他，彼拉多、居里纽，一定都会赞成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祸根

除去。可是耶稣心中雪亮，既不干犯希律的忌讳，也无称王立国的丝毫的表示。所谓上帝的国，并不是世上的国，是一个宗教与生活的运动。口号虽然可疑，事实却昭然若揭，不会有反乱的痕迹。况且耶稣的言论中，对于异邦人，绝无一点仇恨。然则法利赛人要怎样办呢？耶稣所持的就是民众；现在第一只棋子，须得让他在民众面前失掉信用。因此，他们搜尽枯肠，做起反宣传来。可巧正在那时，民众大集，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领到耶稣那里来，求他医治。耶稣医治了他，法利赛人得了劲，倡言说，“耶稣赶鬼是依仗鬼王别西卜的。那可危险了，小鬼去，大鬼来，将来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啊！”

耶稣听见这种煽惑，就回答他们说，“一个国家若是自相纷争，就要成为废墟；一家人家若是自相纷争，就要根本摇动。撒但攻撒但，岂不是自相纷争，他的国如何立得住？不但是这样，我若是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也赶鬼，又是依仗谁呢？好你们真的是定了自己的罪了！不过我若是依赖上帝的灵，驱除鬼魔，上帝的国就临到你们了。”

耶稣这些话是逻辑，是生命，一层剥一层，一句深一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是鞭辟入里，语妙天下。但是他再进一层说，“人怎能进壮士的家劫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缚壮士。”别西卜在耶稣脚底下，岂有耶稣而依仗别西卜？岂有打击他而又依赖他？因此，耶稣慨然的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我告诉你们，人们一切罪，一切褻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褻渎上帝的灵（称他为别西卜），就万不能赦免的了。言语干犯了人的儿子，还可以得赦免，只独说话干犯

上帝的灵的，那就不可得赦免了。”民众听着罢，法利赛人是挑拨的、分散的。法利赛人是亵渎圣灵的。

这一次，法利赛人可谓大丢脸，大失败。但是策略可以变，仇恨不肯变。过了些时，耶稣又在民众面前宣讲天国的福音。如潮如海的人在那里听着。文士和法利赛人想他行神迹号召众人，确是非同小可。但是讲《末世论》的师傅，总说弥赛亚降世，必有关于他自身的显圣的朕兆，或是乘天云而下降，或是集天军而来临。此番不如请他显个神迹，若使他不能，那末自称人的儿子，即非妄谈，亦是逾分，在民众眼中，也就降格了。因此，他们恭恭敬敬的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叫我们也好顶礼信仰。”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的、淫乱的世代，要求看见神迹。我对你们说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更无别的神迹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的儿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可是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话，就悔改了；看啊，此地有一个人，比约拿还要大，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要听听所罗门智慧的言论。看啊，此地有一个人，比所罗门还要大！”是啊，尼尼微人，南国的女王，若然有知，可以起来审判法利赛人。神迹在眼前，何以一瞋而不视？耶稣的言论、耶稣的行为、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力量与夫那出类拔萃、空绝古今的耶稣的人格。俱澄清见底的，毫发不爽的陈列在眼前，奈何还要求神迹？除了耶稣自己，更无朕兆，除了耶稣自己，更无神迹。有耳朵听的人哪，应当听。

耶稣的运动，日日的扩大，声势愈来愈汹涌，人数愈来愈加增。他医治了許多人，还有许多人拥挤着求医治；安慰了許多人，

还有许多人要接近他，求他亲自去抚慰。他只得吩咐门徒常在加利利海边上，把小船预备着，叫他有退避的机会。不过他的名誉传播开来，惊心动魄的消息，也传播开来。有人说希律的党羽各处满布着；有人说法利赛人为法律热心，并且吃了亏，决不肯甘休；又有人说，耶路撒冷的领袖都起了疑心，正在暗地探索的准备着。风声传到耶稣的家里，玛利亚和耶稣的弟弟妹妹们，都提心吊胆起来，希望耶稣放下这危险的工作，速速的回家，免得全家受了累。玛利亚爱子之心深切到眠食不安了。她与她的儿女们，其实都不曾深切的了解耶稣。约瑟生前，虽然开个木匠作，却也十分的整齐，在拿撒勒的小社会里，颇有良好的名誉。一家的人，勤苦劳动，自食其力，安分守己，直到如今。这回耶稣掀起了偌大的风潮，连拿撒勒的木作，都被文士们法利赛人们光顾起来了！玛利亚想不如亲自跋涉风尘，到耶稣那里去劝他回来。心中恐怕自己不中用，所以又带了两个儿子同去。到了耶稣的地方，正值他在那里讲道，治病，连饮食的闲暇都没有，他们叹息着说，“他真的是疯了。”玛利亚和她儿子们，站在人群的外面，急急的等待着与耶稣说话，央求了人挤进去告诉他说，“你的母亲与弟弟们正等着你说话呢！”

耶稣一听就知道他自己家里有深切的关心，也有深切的误解。人的悲哀，最深的正在于此。但是他既然献身，更不退转，此心此生，只可属于上帝国，属于天国，属于天国的人民。就对传言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呢！”四面的人包围着，他伸手指着他们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行天上的父旨意的，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众人之中有一个女子大声的对他说，“怀胎生你，以乳哺你的人有福了。”但是耶稣说，“莫如听从遵行上帝之言的人为有福。”

铁链的末一节，最坚厚的一节，打断了，锵琅地分散在山石上。

第6章

耶稣选使徒,教训他们

山高水长

——范仲淹

到了纪元二十八年的春夏之交,耶稣的天国运动几乎有了全民运动的趋势,其间有绝大的可能,也有绝大的困难。他的工作已经超乎会堂聚集的范围,也已经非一人独当所能约束,引导与发展。有几件事是必须规定的:第一,文士和法利赛人连同耶路撒冷的爪牙、希律的党羽,正在感觉事情的紧张,安排相对的战阵;耶稣须得避免他们所要找的事由,将这运动保护着,庶不致步了施洗的约翰的后尘。会堂是当然不能用的了,即使要用,也不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容许,他得避免与政界的威权作冲突,所以盛大的聚集,必须离城市而在旷野、山坡与海滩。第二,他的从人,非止一类,男女老幼,求安慰的、求革命的、求以色列民族复兴的,风起云涌,变化难常,非有有效率的指导,有联络的组织不可,他所急需的是一辈与他心志相同的人,作他的化身,传他的理想。第三,他的主张,在这几个月之内,虽已构成一个有系统的、有威权的方式,——这是由逐渐的自觉与纷争而得来

的，——尚不曾贯彻的打入他从人的心坎里。他必须将这些理想极清楚的传授给几个最能了解、最有希望的门徒，使他们作全团的酵，发动在民众中间。因此，他上了山，在孤寂的静默中，仔细思考，他用了整夜的工夫祈祷，恳求上帝的指引。早晨，在晨光曦微中，他招呼了门徒来，挑选了十二个人，作他的使徒，将天国运动的责任加在他们身上。这是难乎其难的。因为这些人虽然跟着，随时随地愿意为他、为天国运动牺牲性命，却依然是一知半解，不成器的人才，用不精干，不彻底的人，做创造新人群的大事实在是一种最大的冒险，但是时期已到，一切的一切，总得在他们身上作孤注的一掷。他信上帝也信人；不才的人物在上帝的慈爱与指引之下，可以成惊天动地的事业。

主意打定了，他就选十二个使徒，命他们常与自己作深密的团契，又给他们权柄宣传他的意思：赶鬼、治病，这十二个人是西门，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称他们为半尼其，译出来就是“雷之子”；安得烈、腓力，巴多罗马、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达太、奋锐党就是革命党的西门，以及加略人犹大。这些人是各有所长，各有可取的；有的是暴急轻躁的，有的是精明干练的，有的是沉毅果敢的，有的是老成持重的，有的是平淡无奇的，有的是热诚蓬勃而经验亏缺的，有的饱尝世故而安然不竞的。其中最希望的当然是彼得，彼得两字即是岩石的意思，他最有赤诚、最少成见、最有才能，也最能了解耶稣的心念，冲锋陷阵，他总是告奋勇的，耶稣倚他为心腹；其次是雅各，刚愎矫捷，猛烈非常，但颇有成见，国家民族的观念也极深。约翰，雅各的兄弟，年纪最轻，温文可爱而激昂慷慨，这两个人，耶

稣最器重，称他们为“雷之子”，表示对于他们的欣赏；安得烈与腓力都是交际之才，不过安得烈持重，腓力奔放，马太是饱尝世故的，他能识得人，因为他服务税关，已经深悉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忠伪；多马是门徒中最精细的一个，他不轻信人言，有科学的头脑，也有彻忠的虔诚。西门是革命党，虽然驽悍威烈，却足以联络他那党里一班有志的青年。这些人中间，加略人犹大倒是一个上等的人才，他因有锐利的头脑，敏捷的手腕，所以时常自负，他好名，有蓬勃的野心，喜欢做领袖，喜欢将可以出风头的事揽在自己身上。他对于弥赛亚来临，以色列民族复兴的运动极热心，在最热心的时候最不会忘记了自己声誉与地位。耶稣爱他的才具，又忧他的私心，知道他非担一点重要的事务不可，所以派他管钱囊，至于巴多罗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大概都是平淡无奇的，可以任细事，庸才而已。

耶稣选定了门徒，心中欢喜，即在山上对他们细谈他自己的主张，叫他们明白奥义，可以去作天国的宣传。天国是人生的至善，人生的最大的幸福，所以他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的是天国；
哀恸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世界；
慕义如渴如饥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要得丰足；

怜悯人的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之子；
为义受逼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得有天国。

有一等人格，乃有一等幸福。耶稣愿他的门徒有虚心，有悲天悯人、慕义若渴的心。天国的子民温柔而不失刚勇，能因清心见上帝，能因排难解纷，创造和平，而为上帝的儿子。当然，要如此做，就要受世人的反抗与侵逼，所以耶稣重言以申明之，说道，“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应当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的精神便是你们的报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都是被人们所逼害的。”

耶稣看这十二个人心中大有希望，所以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山上的城。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面前，叫人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归荣耀于你们在天的父。”

门徒的责任既是在不平安中创造和平，在恶劣的社会中创造天国，在被压迫的民众中创造自由引他们归向上帝，那末他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伦理与宗教的观念，又应当有什么样的公义的准则呢？法利赛人正在批评耶稣，说他废除法律，推翻摩西，他们的话果然是真的吗？所选的门徒虽非文士，虽都无学术，无知识，

亦仍是犹太的良民，对于法律，有相当的尊重与了解。法律有流弊，亦有中心的精神，耶稣果要全部把它打倒吗？在这一点上，耶稣不能不使使徒们有深切的了解，看得出他如何掇其精华，遗其糟粕。同时，他要使使徒们确知他所主张的公义，果然是超乎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主张的公义。所以他说“不要想我来要废去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且告诉你们，天地可废，法律永存。无论何人废去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且教人如此作，他在天国里便是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诫命，且教人如此作，他在天国，乃能为大。我恳切的告诉你们，你们的公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天国之中，便断然没有你们的地位！”

法律之所贵，贵在精神，不在文字。摩西的法律，缺点甚多，不但应有重新的解释，且须立乎其较高且大者，然后乃能使其得真实充备的成全。耶稣觉得他对于上帝，已如亲见其面，亲识其心。若上帝是纯全的圣爱、普世的生命，那末他的法律必须发于至善的生命，而扬其本质。推度此意，摩西的法律只够决定行为的外表，制止不轨的动作，而绝无内外兼容，引导动机，树立高标的可能。摩西的十诫，俱有此亏欠。所以耶稣说，“古人说‘不可杀人’‘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即难免受审判。”杀心起于怒，怒而不制，焉能制杀；且上帝既为人的父亲，人人之间，便有兄弟的关系。心中恼恨兄弟的人，杀机既启，岂能事奉上帝？耶稣因此说，“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的事来，就当把祭礼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修好，然后再去献祭。”

十诫中说不可杀人，也说不可奸淫；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

诉你们，凡见女子即动淫念的，这人心中已经与她犯过奸淫了。”人的集中谓之贞，人的涣散谓之淫，淫的凶险，在于侮蔑他人的人格而堕落自己的人格。有肉的滥交而无心的纯和，所以淫者心灵死。因此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颠扑，你就剜出来将它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使全身坠入地狱中；若是你的右手叫你颠仆，你就将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使全身坠入地狱中。人或说离婚，只须写一个离婚书。我且告诉你们，与妻子离异的，若非妻子有淫行之故，即是置妻子于淫妇之例；娶淫妇的，即是犯淫的。”

接着耶稣又指出摩西法律的流弊，当时人们都通行起誓，好像自己的人格不足以证实行为的诚伪，又好像一起誓，一切责任都可以交卸，不诚之风，反而炽盛。所以耶稣说，“古人说，‘不可背誓，既已起誓，总当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起誓，不可指天为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帝座；不可指地为誓，因为地是上帝的足凳；也不可以指耶路撒冷为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圣都。同时，又不可指着自已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你的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则是，非则非，过此即不是纯正的了。”

摩西的法律，适合于古代，主张报仇，作机械的、主动反动均等的动作。但是耶稣彻知此种思想是人类祸乱的根源，决应将它推翻，用上帝纯全的爱的观念来作替代。人们一日不相爱，一日不互助，即一日存着灭亡的祸患。人的智识愈高，若依旧有仇恨、有纷争，人的消灭，亦愈加惨酷。耶稣一方面洞鉴于古法的险恶，一方面观察时势，又深深觉察以色列若继续仇恨的心理与作为，他们与罗马帝国之间的血战，决无幸免的可能。血战一来，以色

列必要惨死酷亡于罗马的铁马金戈之下，即罗马自身亦将颠狂丧乱，终于沦胥，无可幸免。因此，他不能不教训门徒，叫他们去主持和平，先给当世一个当头的棒喝，再用绝对的牺牲精神，去实现超仇恨的爱、超凶杀的善、超抵抗的捍卫与胜利。他们说，“古人说，‘以眼报眼，以牙报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取你的里衣，就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以推辞。古人又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祈祷，这样，你们便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上帝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要纯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伦理，纯粹是机械的、消极的，不能脱出了古代的思想，他们的宗教行为自然也不能无憾。他们所夸耀的三件事——布施、祈祷与禁食——都是表面的虚文。民众的苦痛，他们何尝真了解，真悲悯；上帝的旨意，他们又何尝真认识，真奉行；他们以自己为前题，举凡所作，无非是叫自己在民众面前受尊崇。揆诸上帝为父的高标，他们的行为，简直就是不道德。民众不需在上位的能加恩，而需人间的同情与友爱；轻视民众，虽有盛大的布施，亦不过是布施者的夸耀，于民众终无切实的福利。耶稣的宗教须较之此种行为高出万倍，所以对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人们看见。你们施舍，不可吹号筒，像那冒牌的善人在会堂里和街上所作的一样，故意沽名钓誉，卜得自己的荣耀，他们如此已经得了报酬。但是

你们布施，不要使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事，乃要行施舍于暗中；天父在暗中鉴察，必然报答你。”真的，宗教的力量全在内心，不求人知，而人无不知，像日月的烛照于天，人们受其煦燠的辉华而浑忘其有私恩偏惠于天下。宗教发于内，出于至诚，人于至诚；其动也自动，其静也自静，为而不有，有而不持；而生命洋溢，如浩荡的江潮！

耶稣又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象冒牌的善人，爱站在会堂广众之前，十字街口稠人之间，故意求人们的叹赏。我告诉你们（求仁得仁），他们已得了报酬。你祷告的时候，要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父在冥默之中鉴察，必然报答你。同时你们祷告不可象异邦人，噜嗦重复，累累多言，以为繁词难语，可以得神明的垂听。你们不可学他们，因为你们未曾祈祷之先，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你们的需求了。所以你们祷告，应当如此说，

我们的天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人间犹如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除免我们的责负，象我们免却人们的责负一样。

不使我们遇见试探，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威、尊荣，尽属于你，永无穷尽，亚们。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至于禁食，法利赛人曾经问过耶稣，要晓得他为什么不注重这件事。在他们看，人当因禁食而禁食，大可以无的放矢；否则亦当张大其事，为人面前的夸耀。不过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禁

食,不可学冒牌的善人。他们装腔作势,满面愁容,故意要得人的赞许。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要梳头要洗面,不要叫人看出你们的禁食来。父在暗中鉴察,必然报答你。”

宗教与伦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退则朝拜上帝,进则和乐人群。宗教是根,伦理是枝叶与果实;宗教是源,伦理是支流与波澜,宗教主敬,伦理主恕;恕,人事庶几乎平正而发扬。耶稣论恕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反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使双目光明然后才可以去除掉弟兄眼中的刺。”不过恕的道理,应当先从自己开始。文士和法利赛人动不动就说摩西是这样,先知是那样,其实尚没有摸着法律的总纲领。总纲领是什么呢?耶稣说就是:

“你们愿人如何待你们,你们也当如何去待人。”

“这便是法律和先知的道理。”

耶稣向使徒们解释了法律和先知的真意、伦理和宗教的真义之后,再勉励他们去切实奉行,因为知而无行,不如无知。知是不容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算不热心,对于法行与先知亦不算不熟习,而至终只能泥守节文,不识精髓,他们所知,简直是等于不知,既然不知,当然不必行了。知难,这是真的;但是行亦不易。人若要努力奉行法行法律和先知的真理,就必遭遇打击,感受折磨。耶稣所以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人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人入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狭而直的,找着的人也是少。同时,你们要预防先知,他们身披羊

的皮,里面却是残暴的豺狼。”

行。宗教即是行,人生即是行,有好的品格,即有好的行为,有腐化的心肠,即有不好的行为。耶稣说:“荆棘上岂能生葡萄:蒺藜上岂能生无花果?好树结好果;恶树结恶果;好树不能结恶果,恶树也不能结好果。不结好果的树,只好砍下来,丢在炉中。……听我的话而实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将屋子建在磐石的基础。听而不行,则像愚人盖屋在散沙上。雨淋、水冲、风摇荡,撞击这屋子,屋子就倒塌了。这损失是何等的大啊!”

使徒听了耶稣的训诲,心中踊跃;因为耶稣的话是有权威的。他的话都是从他的上帝这里返照出来的,不但是一种精辟的选择,扼要的修正,乃是一种生气磅礴的启示。是上帝的心的启示。这些理想一方面出于法律和先知的神髓,有历史上的继续性;一方面出于耶稣天性中独特的发明,有崭新的启示力。新的人格,新的理想,新的生活,巍峨的峙立在使徒的面前,这就是上帝的临在,就是天国,就是新纪元。

山上的白云悠悠地凝住在林梢。天上地上留着一片的清静。耶稣和门徒虽然已经下了山,山上还好像充满着不可思议的和谐。山角边的路,委迤地游出空谷来,那一端退藏到翠微中去了。那旷谷中有许多人等着耶稣。他们见他和门徒下山来,就拥护着跟着走,不一回,他们望见了海,加利利海。海水常是茶绿色的,远看是一片晶莹,承在一个巨大的玉盘里。海的面积有十三英里长,七八英里宽;沿岸有城市与乡村。水平线则在地中海的水平线下六百尺;山风削下去,海面上有时会一刹那顷的波澜汹涌起来,也会一刹那顷的平静了。白天里沿岸是树木,有许多禽

鸟嚶鸣在叶丛里。气候偏于热，两岸丰腴，多产麦子。果木也很有，葡萄，无花果，胡桃等等。地上纷漫着的都是小红花，黄金色的小菊花，红瓣黑点的“野地里的百合花”。在没有星月的黑夜里，远远的两三星火，到人的记忆里来提起着岸滩边的渔村。那一天，海边上有几只小船预备着。耶稣一到，立刻上了一只船，有些门徒也上了船，有些留在岸上，招呼群众到空旷的海滩上坐下。

耶稣见众人坐定了，就在船上对他讲论。他说了许多话，又用一个譬喻说，“你们听啊，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种子落在路旁边，飞鸟来一忽儿啄尽了。有的子落在有浅土的石头上，土不深，苗也长的慢，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根子浅，苗就萎倒了。有的子落在荆棘当中，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使它不能结子粒。又有的子落在膏腴的田里，发生滋长起来，就结实；有的子结了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竟结了一百倍”。

这几个月之中，耶稣对人的品性更加了解了。他晓得有的人听了他的话，全然不得知，心里纷纷扰扰的都是些不相干的思想。有的人听了天国的福音，非常的欢喜；听一次就嚶嚶然的要作耶稣的门徒。可是一听见文士们的讥诮，希律党羽的议论，就立刻萎倒了。有的人听了也接受，也有根蒂，可惜被世俗的浮名虚利，家庭的纠缠，朋友的迷惑，碍住了，不能结出果实来。不过还有些人，心田丰腴，接受了真理，便笃信不渝，立了坚强的品格，成了美好的事业。

海岸附近有一片田园，远远望去，好象麦子与稗草一齐生长着。耶稣见了，又说；“天国正象农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睡觉的

时候，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仆人对田主说，‘主人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人的花样’。仆人说，‘我们去薅出来，好吗’？‘不必’，主人说，‘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带坏了。容这样一齐长，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先将稗子薅出来，一束一束的留着烧；再将麦子收到仓库里去’”。

又说，“天国正象农人撒种在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麦子长起来，农人也不知其所以然。地上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谷子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耶稣说完了问听众说，“你们了解吗”？

他们中间有一个文士回答说，“都了解了”。

耶稣看见他是文士，并且很诚恳的听他的话，就满心的欢喜；因为他觉得文士的智力实在高出于民众，敏捷精强，不由得令人赞赏。所以他就说，“一个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恰像一个家主，能从他的库藏里搬出新旧的东西来”！

傍晚，民众还是拥挤着，好容易被门徒们遣散了。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白天里工作极紧张，极辛苦；晚间耶稣和门徒若不找一个安静冷僻的地方去，人们不断的跟着，就没有饮食休息的机会了。于是他们开了船；也有别的船与他们同行。耶稣在船梢上，因为乏极了，乘机会枕着枕头睡。忽然海面上起了暴风，波涛澎湃，浪头愈打愈高，打得船内几乎满了水。门徒们本来是渔人，惯于划船。不过这一次风浪闹大了，大家都慌了手脚。只得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

耶稣醒来叱风说，“静！静！”

一霎时，海面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恐怖？你们就没有信心吗”？

“这是谁？”门徒们彼此惊惶地说，“连风与海都听从他了！”

第7章

耶稣的奇能

世上万事无不有

——杜甫

破晓，那只乘风破浪的小船，泊在绝壁之下。那里的山，纵横而陡峭。山坡的石上，有凿好的坟墓和天然的山洞。在稍微平旷的湾兜里，往往有人放猪，成群的蠢动着。山顶上有罗马的戍防兵六千人，谓之罗马营，驻扎在营堡里。海滩上闷热，疟病流行，不利于水土不服的罗马人。因此他们驻扎在山顶上，既可以避免不适宜的气候，又可以俯视东边的漠野，防着沙漠上忽来忽去强徒，观察西边加利利的民众，抵御任何忽然发生的骚扰。可是这个地方，——低加波利的格拉森——是人迹稀少的地方，极冷僻、极安静，正可以作耶稣和门徒休息的去处。耶稣才登山，石洞里钻出一个披头散发的人来，向着他长啸了一声。他是一个疯子，人家说是附鬼的，膂力非常大，能挣断缚住他的铁链子。在石头的坟墓里住着，没有人敢去奈何他。发起疯来，他会用石头砸自己，大哭大嚷。他一见耶稣便犷犷着脸，冲过来。耶稣站住，极镇静的问他说，“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他大喊说，“我是营！我是

营！”耶稣看着他，他立刻静了下来，心里清楚过来了。正在那时候，附近的一群猪，有两千只，忽然发起疯来。原来猪是顶蠢的，一只猪吓慌了乱奔乱走，一群都会传染着疯狂。这只吓慌的向悬崖奔去，一群都奔去；它失足从石壁上滚下海，那一千九百九十九只莫名其妙的跟着滚下海，象山石崩裂似的冲在海里淹死了。牧猪的闯了祸自然是逃得影踪全无。那地方的人传说疯子里头的鬼，叫做“营”的准的钻在猪群里将它们全数送到海里去。人们听说有这样的事，就出来观看，看那素来认识的疯子果然全愈了，心中又惊奇又恐怖，只怕不吃猪肉的犹太人耶稣再来难为他们的猪；只得央求他离开格拉森。

不久，耶稣和门徒又渡过海来，计算着再去加伯农。耶稣治病赶鬼的名誉，在这时候是几乎无人不知的；他的权威，几乎无人不信的，连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得承认他的力量。耶稣刚上海滩，有一个会堂的职员，名叫睚鲁的，来见他，俯伏在他面前，央求说，“我的小女儿奄奄一息，病将不救了，求你去抚摩她，叫她得性命。”耶稣就与他同去。众人看见耶稣，又来跟着他，愈挤愈多。从中有一个女子，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延医服药，历尽苦辛，金钱使尽，而病势反而加重了。她杂在众人中间，偷偷的摸耶稣的衣裳，心里想，自己生的是暗病，不好意思明明的诉说，不如把衣裳一摸，病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好了。果然，她这么一来，病立刻好了。耶稣觉察了，转身问说，“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怎好说谁摸我呢？”

耶稣周围看，要找着摸他的女子。那女子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战战惶惶的俯伏在耶稣面前，将实情告诉他。耶稣对她

说，“女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的痛苦解除了。”

治病先治心，耶稣要见那个女子，原是为这。正说话之间，睚鲁家里有人来对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

耶稣对睚鲁说，“只要信，不要恐惧。”于是带着彼得、雅各与雅各的兄弟约翰向着睚鲁家里来。屋子里的人哭泣哀号，杂乱纷纭，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乱哭呢？小孩子没有死，是睡着了吧。”

他们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一齐撵出去；就带着那管会堂的睚鲁，和他的妻子——小孩子的父母——以及彼得、雅各、约翰，往小孩子的卧房里去。小孩子躺在床上，象睡的样子；耶稣握着她的手，叫他说，“大利；大古米。”译意是“闺女啊！我叫你起来。”那闺女立刻坐了起来；她已经是十二岁了。他们都觉得惊奇。耶稣嘱咐他们让她进一点饮食，可不要将这事随意传出去。

有两个瞎子，听见耶稣从睚鲁那里来，且已做了不可思议的神迹，因为风声传开来，比人还走得快；就站在路旁等着。他们又听人说他是大卫的子孙，真是人们所希望的那一位呢。所以耶稣走过的时候，他们大声的喊求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屋子，人就领了瞎子来。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

“我们信，”瞎子们同声说。

耶稣摸着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

至诚的同情,神奇的人格,纯粹的信仰,彻爱的摩抚,所能成功的,出人意表的事情,是往往而然的;这些力量到什么程度才有限止,是人们所未曾透辟地了解的。是这一切条件完全凑合之后而后有此不可思议,不能否认的奇事呢?还是另有超乎今人知识的理致在其间呢?宇宙果开而不阖,唯待神人引众人进入生命之境呢?还是竟无其事呢?古昔所行,果不行于今时呢?还是今无其人与其际会呢?宇宙自身,为什么能在无生之境涌现生命呢?是高出于宇宙的生命吹虚无生而造生命呢?还是究竟玄妙、恍惚迷离而不可思议呢?科学遗弃了观物的心,将不变的抽象概念,笼罩在时刻变易转移,无限无量的具体世界,取其同,撇在异,以成其比较准确的知识,难道便可以说科学所必须遗弃的重要事件,一定无可能而不有吗?若世界全部俱可用算数来测量,故有量而无质,那末吹万不同的新意义,又孰为为之的呢?开明的人,在新知识的指示之下,谁还能说孰可能,孰不可能呢?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操觚者,自信之耳,原未尝虚拟!

耶稣进了迦伯农,有一个罗马百夫长亲信的仆人,病濒于危,百夫长委托犹太人的几位长老来求耶稣前去施救。他们对耶稣说,“他配得上你为他行这事,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便与他们同去。离他的府第不远,百夫长又托朋友们去见耶稣说,“夫子,百夫长不敢劳动尊驾;因为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知不配趋聆教诲。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全愈了。我自居他人权下,也有兵在我权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些话，不胜惊异，转过身来对跟随着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未曾见过。”百夫长差来的人回去，看见他的仆人，病体竟已霍然了。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加利利各地，宣传天国的福音。与他同行的有十二个使徒，与被鬼所附，被疾病所累的几个妇女；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她是全心献的女子；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有苏撒拿和许多别的女子，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些人到了拿因，将近城，见一个人被人抬出城来。他的母亲是寡妇，他是这寡妇的独生子。有许多人跟着这寡妇走。耶稣看见那寡妇，心中怜悯她，对她说，“且不要哭。”于是他上去，按着杠，抬那青年的人就站住了。那一个青年躺着象死了的；耶稣对他说，“青年。我吩咐你起来。”那青年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将他交给他的母亲。众人都大大的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上帝眷念他的子民了。”

这时候，大概是纪元二十八年的八月，希律将约翰收监，已经八个月了。他把约翰管得极严，而待得极宽；狱门常有好几个兵执着枪看守着，把得水泄不通，同时约翰的门徒倒可以馈钱送物，常常来探视他。希律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他禁锢他，这个宗教的势力自然是在他掌握之中，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他不杀他，当然他亦不会干犯了神灵的威怒，因为他怕约翰若果然是上帝差来的先知，杀了一定于他自身有妨碍。希罗底几次撒痴撒娇，要他把约翰的头送她当作玩意儿，他终推三阻四，没有肯允许。狡狴，希律是有名的；儒怯、迷信、疑虑、不安宁，是他自己知道

的。同时，约翰在监狱里，孤寒冷涩，焦急万状。门徒们把耶稣的作为告诉他，说什么全加利利都被耶稣感动了，连推罗、西顿、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都有人特意来参加耶稣的运动了；说什么他与文士和法利赛人起冲突，不守安息日，不遵行摩西的法律，与罪人做朋友，在上千上万的人中间行奇事治病赶鬼，大有权能；说什么耶稣讲道是有能力的，全不象耶路撒冷的那些教师们；又说什么耶稣主张打右脸则转左脸，夺内衣则给外衣，爱仇敌为他们祈祷等等，因为天国已经临到，天国的生活是纯爱的生活。约翰听见了，感觉得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弄得一肚子的狐疑，所以决定差遣他两个最忠实的门徒去请问耶稣，问他到底是不是他所渴望的弥赛亚。那两个门徒到了耶稣那里，对他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另一位呢？”

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苦痛的，被恶鬼附的，眼睛看不清的。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得干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见了天国的《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是有福的。”

耶稣究竟是谁呢？他的言论、他的事功、他的品格尽是明证。不过他没提起末世就要到了那些事。约翰自己去想吧。一句话的是，不能增益事实的启示；一句话的非，也不能减削事实的启示。

约翰的门徒走了，耶稣对众人，以及众人中的文士和法利赛的人们说，“你们从前上旷野里去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要看衣锦绸、曳华裾的人吗？那膾炙肉、衣文绣的人却在王

宫里!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吧,是的,他比先知更伟大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伟大的。然而上帝的国里最小的,还要比他大!”约翰只知道上帝愤怒,要惩罚全人类、全世界;没有知道上帝爱世人,要他们互助相爱,不沦亡而得永生。而且永生即是此时,天国即在此地。上帝的国里,最小的弟兄姊妹都能了然于此。有此生命,岂不是比约翰更伟大吗?可是约翰不是风吹的芦苇,随风而披靡;也不饜梁肉、穿华服的人,随世俗而浮沉。他是特立独行、心志清洁、信仰纯正、忘私利、主正谊,完全归托于上帝的先知。

民众与税吏,那些曾经受过约翰的洗礼的,听了耶稣的话,都以上帝为义;唯有法利赛人与教法师们,竟自以为是,守住了自己的主张,而废弃了上帝的旨意。在他们看来,约翰的拘谨也不是,耶稣的解放也不是;除却他们的意见竟不知更有光华万丈的真理。因此耶稣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此,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一代的人物呢?他们好象什么呢?孩童们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唤说,‘我们向你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流泪’。约翰不吃饼,不饮酒,你们说他附了鬼;人的儿子来,也吃饼,也饮酒,你们说他是老饕、是酒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智慧之子,终能为智慧作见证。”

世界上不少蔽目塞耳,灵明灭,心肝死的人们。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岂独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们?他们护教未尝不热心,卫道未尝不努力;平日未尝不克己复礼;但是排斥异己,出主人奴;夸新则另换偶象,泥旧则固执虚文;一鬼除而七鬼来,一隅举而三隅失:遂使同教相仇,甚于无信之人,纷争迭

起，俱为缺德之辈；以视法利赛人与教法师们，其间曾不能以寸；是真可令人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

耶稣决不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绝交；所有的冲突都是道义上的事。若文士和法利赛人们能谦和，领受耶稣的真理，耶稣的心就极热烈地欢迎他们了。他们未尝不知道耶稣的纯义，纯爱，所以其中仍有人打破了铜墙铁壁来与耶稣相往还。有的文士愿意随着耶稣无论上哪里去；梯山航海，皆所不辞。有的象睚鲁竟俯伏在他面前；有的象尼哥底母，虽已老迈，犹不辞辛苦，夜里来见他。尚有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或因犹豫，或因恐怖，或因地位的关系，或因世俗的牵连，象尼哥底母一般的，不能明明地做耶稣的弟子，但在暗中，亦未始不薰香祷祝而心向往之。在基督教开教史上第一个往天下宣教的，就是一位后起的、大有学问的法利赛人圣保罗。当时若有学问渊博、宗教热心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参加耶稣的团体，耶稣定要以无适无莫的心，如父如兄的爱，欢迎他们，立他们为使徒。所惜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地位高、学问深、顾忌多，束缚重重，不能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敢，反不如捕鱼收税的人们！后来，他们既与耶稣发生了正面的冲突，坚持泥守，心地愈弄愈僵，竟把了解耶稣的性情上必须的条件——同情、宽量——完全消灭；崛强则偏崛强，顽固则偏顽固，傲心岸然，虽欲不自绝于耶稣，只有不可能之势了，耶稣所见的远象，所有对于上帝和自己的认识，上下与天地同流，为人类所系命，为道义的根源，当然要日益彰明，能吸引人对于他矢彻底完全的忠诚，也能激起爱黑暗甚于爱光明的人的反感，使他们一不作二不休地自绝于人生上达唯一的法门。因此，耶稣有忠心至死，不变不

移的朋友，也有憎恶日增、寻衅挑战的寇仇。朋友的忠与仇敌的恨，或深或浅，原是一个人人格或高或卑的见证。然则人要知耶稣是谁，应当看看他的朋友，也应当看看他的仇人。

有一次，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西门的，请耶稣上他家里去吃饭，耶稣欣然地去了。按犹太人的礼节，客人一到，主人要与他接吻，表示款待的殷勤，要吩咐仆人打水与客人洗脚，拂拭他脚上带来的路途的沙尘。这一次，法利赛人为地主，以为耶稣不过是一位民众间游行的教师，既无权位，又无实力，给了他一个面子，已经算极好的了，竟不与他接吻，也不给他洗脚。当时，他们入了座。按犹太人的风俗，主客分座，各倚一个象醉翁椅的座位，将双足伸在外面。他们正谈笑着饮食的时候，有一个女子腼腆地走了进来；原来犹太人家中是开着门的，随时可以有外人进来。这个女子是城里有名的荡妇，所谓是一个“罪人”。她所以腼腆的缘故，是因为她心中晓得自己的卑污微贱，在人们眼中是瞧不起的。她走来，门徒们看她，都说她好像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化身，风度姿态，无不相似，不过她要憔悴些，衰老些，瘦削些。她听过耶稣好几次，心中极深挚地敬爱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人能体会她的痛苦的，只有耶稣，他深深的体会得。她暗暗地决志从今以后，定要从堕落的生活里出来。但因她自己深刻的觉悟，以为自己不配当面去见耶稣，趁有机会，她终要表示她心窝里沸腾着的挚爱。人们说今天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坐席，她就将积蓄下的钱，去买了一瓶最高价的香膏，倒在自己用的玉瓶里，捧着直向耶稣的所在来。她也不打扮，也不饮食，带着人生最凄凉最刺心的悲哀，走在太阳之下。见了耶稣，她只有站在他背后哭，屏着

气，不能收着象雨点一样的泪。她只有哭，只有垂泪。她有千言万语诉不尽的伤心，只是没有话。静默了一忽儿，她俯伏在耶稣脚边，挨着他的脚哭，泪点温热地滴在他的脚上。他的头发披散在肩上，象海上月夜的波澜，象山上春雨后细草的芊绵。哭湿了耶稣的脚，她就用头发来给他揩，揩不干，就用嘴吻着，接连地吻着。她揭开了玉瓶的盖，将香膏倾倒在耶稣脚上，芬芳飞溢，满屋里都充塞了香气。受膏的君王，有大祭司将香膏倾在他的头上。但是一个人所不齿、人所不顾、人所玩弄的女子，怎能将香膏倾在耶稣的头上呢？至多她可配做得一个卑微的女奴，用香膏为别人抹脚。与其做人们的玩具，用上帝所赐的如花如玉的身体，去承受那没有忠爱，但有兽性的摧残，不如俯伏在泥涂中，作耶稣的女奴！

法利赛人西门看见了这样的事，心里老大的不高兴，满脸上表现着鄙夷的神气。他想耶稣怎会是先知，他若是先知，岂不知道摸他的是谁，岂不知道那挨近他，抚摸他的是怎样的一个该死的女子？耶稣本来不要说话，因为他心里有彻心肝的悲悯，有透人灵魂的了解，有浩无涯涘的同情。不过瞧着西门的样子，他不能默然无言。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夫子请。”

“一个债主，”耶稣说，“有两个欠他债的人。一个欠五千两银子，一个欠五两。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大发慈悲，不要他们偿还了。这两个人那一个更爱债主呢？”

“我想是多得恩免的人吧。”

耶稣说“好，你断的不错。”转过身来，他指着俯伏在脚边的

女子说，“西门，你看见这个女子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个女子，却用她的热泪为我洗了脚，用头发来擦干。你没有与我接吻，这女子从我坐席之后，就不住的吻着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女子倒用香膏膏我的脚。我告诉你吧，她虽然罪孽多，她的罪却都赦免了，因为她爱的多。”

说到这里，耶稣顿了一顿；他不要明明的指责西门，叫他难堪。只说，“那赦免的少的，他的爱，也就少了。”法利赛人没有礼貌，耶稣已经指责了；耶稣身受款待，自然要海涵汪洋。君子处世且不失礼敬，况且是神人吗？因此，他不说西门自以为罪少，不须多得恩，而亦不能多有爱。说着，他转过来，对女子说，“你的罪赦免了。”

同席的人缄默得象搬不动的石头一样。不可能的世界，不可溶的冰山！他们心里问，这是什么人，竟敢赦免人的罪？竟敢赦免万无可赦的人的罪？可是那时，那女子的头抬了起来，温婉的眼睛看着耶稣，一切都是光辉，一切都是非人间的世界。耶稣知道人们心中的议论，也知道那女子心中的欢乐，就对她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女子去了。真的，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别有天地非人间。

第8章

耶稣的教训

循循然善诱人

——论语

法国的思想家巴斯喀尔曾说过，“耶稣基督极简单地讲论极伟大的事，好象他所说的，未曾经过思考似的；但他所说又是切中繁肯，叫人明白的了解他的思想。这样的清楚，再加上这样的天然浑成的简单，真是可以艳羡的。”真的，耶稣能用匹夫匹妇所了然的话，具体地说出哲学家用了抽象的、繁杂的理论所不能达到的理想。他的话是图画，是诗歌，只疏疏的几笔，将宇宙中的神妙，都活跃的烘托出来。哲学科学，都象浮云一般，有时飘荡着，转眼间就变迁了，或是消灭了；只有诗，人的生命中所流露的，不会丢掉了美，竟可以历万古而常新。今日很少有人读柏拉图与康德的文章，更少有人读牛顿与达尔文的科学书。只是陶潜、杜甫、莎士比亚、哥德，依然有权威。耶稣的话仅稍稍的载在四册《福音书》中，一个黄昏可以读得完，然而死灭没有权势吞蚀了它，因为它是诗，是人的生命。简单的譬喻，透辟的寓言，包蕴着至深至奥的理想，非使徒们所能伪造，非世界上的艺术家所能摹拟，

清清楚楚地证明着耶稣的存在。人以言而存，言以人而立，非耶稣无以为此言；非此言，亦无以证耶稣。耶稣的话是他的凭据，是他人格的凭据，因为在我们看，他就是他的话，他的话也就是他。科学家只有言，持现象而执抽象；人知道了地果然圆，一切果然相对，不必追究这是谁的言。有人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人；人与言应当一致，而往往不一致。唯耶稣则人言不分离。读他的言，不但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并且可以与他相交接。世界上，圣贤英杰，有言者，都有此种影响。论现象，则使人知物理，论生命，爱的生命，则使人见天心人心的实在。实在不可见，不可触；可见可触时，即在神秘的境界；除却纯粹的神秘境界，唯有言可以当作见与触的交接点；而灵明接近的两个生命，可以不多言、不尽言，而深得了解。至其极，人竟可以无言；如此，则相知转深，又进入了神秘的境界。不过在日常生活中，虽最深处，亦仍须有言不言时，误会易于滋生，久而久之，相识者竟会彼此相远，象是陌路相逢的一般。是啊，言是代表人的、代表心的，竟可以说即是人，即是心；因此，《约翰福音》开头便说，“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言即上帝。”

耶稣的话并不多，但终是一语破的的。他在加利利宣传天国，常用譬喻寓言释明他的理想。他的譬喻寓言，都是人事，绝无鸟兽虫鱼的言语，绝无荒诞不经的奇闻。对于人的耕事、田、烹调、缝纫、借债、得宝、捕鱼、牧羊，以至于婚嫁、饮食、战争、建筑，得王国，辟家业，无分巨细，他都感觉到极浓厚的兴趣。他又欣赏自然，葡萄、百合花、荆棘、蒺藜、无花果，空中的飞鸟、海里的游鱼、地上的荒狐、田间的麦苗与稗草，山与海，夕阳的绚烂，薰风

的和融，以及天际的浮云，都流露在他的言中。不但如此，他常得自然的美、人生的美，远胜于一切矫揉造作的艺术。田间的荒草，胜于所罗门时代最丰盛、光怪六离的繁华。妇女的温婉、婴儿的天真、田夫的辛劳，甚至于人间种种的明枪暗箭，深机绝算，法利赛人的傲慢、税吏的谦卑，细微曲折，他都赏识而洞鉴。至于人间的诙谐、喜乐、痛苦、悲哀，一切的甜酸苦辣，都回荡在他的胸中，翻腾在他的情中，涌现在他的言语中。穷，他知道；愚鲁，他知道；富，他知道；智慧，他更知道。他出入于民众之中；存活于民众的生活之中。读他的言论。谁不会感觉他温和象春天的太阳；清爽象秋夜的明辉，热烈象夏日的火伞，严厉象冬月的冰霜？谁不会知道他的爱，比时雨春风还要有生意；他的情比长江大海还要浩荡；他的理智比明星朗月还要清澈；他的诙谐比回峰峭壁还要幽奇；他的喜乐比出岫的云，离江的水还要灵活；他的愤怒比骤雨的奔腾，迅雷的分劈还要威而烈，猛击而震惊；他的悲哀，比阴壑的秋风还要凄怆，比黑夜的波澜，还要悠邈而弥漫。

耶稣论天国说，“天国象一粒芥菜子，种在地里，比一切的籽种还要小，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要大，空中的飞鸟，也要来营巢在其中。”

“天国好象面的酵，妇人拿它来藏在三斗面粉里，直等全团发起米。”

“天国好象真宝藏在地里头，人找着了，把它埋藏着；去欢欢喜喜的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天国又好象商人觅明珠，遇见了一颗价重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收买这颗珠。”

“天国又好象渔人撒网在海里，聚拢了各样的水族；满了网，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的丢弃了。”

耶稣论天国是独出的，与当时传统的思想迥不相同。他说天国是人群的生活，起于微而成于大，只要有一点酵，一粒子，世界就有大希望。天国是生命的长发，是演变的，并不是猝然成全的。当时的人想公义的世界，非由上帝激烈的，强硬的作为，忽然威临在人间，是无法实现的；非由犹太人革命流血，作疾雷风雨的激变亦是不可能的。耶稣不作这样的梦想。人以耶稣为梦想家，而不知他的务实真是叫人惊奇。同时，当时的人，莫不将天国放在不可知的将来，空想中的末世；耶稣不这样想。他以为天国若非已经在人间，它的来临是毫无把握的，但是天国已经在，在人心坎里，只要发扬光大起来，就可以象芥子的成菜，面酵的发面团一样。天国是人间的至宝，象宝藏，象珍珠，值得人去舍弃一切，努力使它实现。天国中间，善恶并至，象鱼人网一样；但时期自会临到，人自会有鉴别，取其美好的，舍其恶劣的。耶稣信上帝，所以彻底的信世人。人间有苦难，有罪恶，是耶稣所彻知的；所以人必须奋斗，必须牺牲，设身于现在的大国，劳瘁作工，设想于将来的幸福，不失信仰；如此，则今日虽千难万难，至终必有一个圆满的人间。

人心不收集，即涣散；人生于忧患，不立稳，即倾覆淹溺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人要得维系，得勇猛，即当作祈祷的精修。人的事业，并不在于作其可能的；乃是在于作其不可能的；因为到现在，这世界还是一个不可能的世界。祈祷一事是使人作不可能的事的发动机。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着，叩门就给

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子；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信上帝，所以信祈祷，敢作不可能的事。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里有人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相识的远道而来，我没有食物供给他。’那人在屋里回答说，‘请你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上，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借给你。’我告诉你们，这人虽不愿因他的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词迫切地恳求，就只得起来照他所需用的供给他。”

耶稣又说一个譬喻，教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这里去求告，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为我伸冤。’他老是不准，后来心里想‘我虽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纠缠不清。’你们听这昏官的话吧。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官府昏庸，尚且为急切的寡妇伸冤；难道仁慈的上帝，不终为他的子女伸冤吗？

“你们要信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人向这座山说，‘你给我移到海里去’，心中不怀疑，信所说的必能成就，他必看见这事的成就。我告诉你们，你们无论求什么，信所求的已经是成就了，你们就必得到所求的。”

祈祷一事，原是人心向上的祈响。即不信上帝的人，存心向善，善的力量，犹然运行在他心中，因为宇宙中自有善；何况信上

帝的人岂不更要冲入圣善的境域吗？祈祷是人的全心向着上帝——人的至善——作努力的上冲，要得超乎自己的力量，去作移山倒海的那种不可能的事。在耶稣的教诲中，我们可以找出祈祷的必须的条件：第一是信上帝。信他是圣善与慈爱的，有全能使人作应当作而不可能的事。第二是诚心与恒心。诚必发于内性，诚于中，形于外，所以祈祷的时候，要入内室，在冥默中朝见上帝，绝不能学法利赛人的骛外。恒则失败不灰心，拂逆不丧胆；唯其不灰心，不丧胆，故有究竟的成功。第三是相信人。信上帝与信人是一气的；信上帝不易，信人亦不易。信上帝，谓之忠；信世人，谓之恕：非忠不能信上帝，非恕不能信世人；因为上帝的实有，在忠中得保证；世人的良善，在恕中得凭据。耶稣教人祈祷，所以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人的债”的话。我蒙天恩，即以恕人为条件，我尽人事，亦即以信天为条件。敬天事人，理无二致；祭献的时候，若心中记起人的仇恨来，便当去修好，可暂将祭礼搁在祭坛前！

在于耶稣，恕是一件彻底澄清的事。“若是兄弟犯罪”他说，“你要拦阻他；若是他悔过，你要饶恕他。”

彼得过来说，“主啊，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是七次吗？”七是犹太人的全数，彼得想饶恕人七次，可谓至矣尽矣的了。

“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说，七十个七次！天国好象一个王，要与他的臣仆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吩咐将他与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他一切的财产，一齐发卖，藉偿所欠。那人俯伏哀

求,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主人发了慈悲,便将他释放,并且竟免了他的债。那人出去,遇见了他一个同伴;因为欠了他十两银子,他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所欠的还给我。’同伴跪着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要还清。’他不答应,竟去把他下在监狱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银子。众伙伴不服气,将这件告禀了他们的主人。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可恶的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都豁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象我怜恤你吗?’主人大怒,将他交给司法官,要他还清所欠的债。照样,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们,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人生问题最基要的,是饮食男女。在天国里,人要将上帝的爱,推行到两性和经济的关系上去。上帝是父,人当然是亲戚了;在人的中间,亦当然要事事表明出人格的尊重来。耶稣的思想都是从信上帝与信世人两点出发的,所以在各种关系上终举出最高的理想的标准来,例如爱仇敌、转左脸之类。在两性与经济问题上尤其是这样。有一次,有法利赛人来试探他,问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吗?”当时,人所谓离婚,只是单方的事,就是男人弃妻子。

耶稣回答说,“那起始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离。”

“这样”,法利赛人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离婚书就可以离她呢?”

“摩西因为你们心硬”，耶稣说，“所以许你们弃妻子，但原来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是弃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妻子犯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人娶被弃的淫妇，也是犯奸淫了。”

在这里或者有人要问耶稣是否绝对的不许人离婚。耶稣对于人事的教训，如同孔子、苏格拉底的言论一般，皆因当时有问题发生，故有应付的答覆。人没有问离婚一事是否绝对不能有，耶稣也当然没有作详细的解释。唯揆度其意，耶稣与摩西不同。摩西注意到人的弱点，所以因人的硬心而准许人离婚，以为权宜之计。耶稣不会责备摩西，说他不该如此作。但耶稣所注重的乃是天国里，新时代里，理想的生活——所以提举理想的两性生活标准。这就是立天下之大经。唯在耶稣的言论中有两个重要的观念，我们不可不注意：第一，是天国的子民在凡事上皆以上帝的旨意为旨意，所以在婚媾上，必诚求上帝的支配。若夫妇是天作之合，男子将全个自己交托给女子，女子亦将全个自己交托给男子，全归全受，以致两人成为一心，合为一体，一切喜乐悲哀成功失败皆相与共享而同受；那末人生最高超，最快乐，最美满，最伟大，最有力量的生活已实现于其中，尚有什么离婚问题的发生？所以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离。”第二，是奸淫乃破坏婚姻唯一的原因。男子或女子，或双方，有了奸淫的心理、奸淫的行为，那末不离自离，离婚一事，已经生米成熟饭，自然也不成问题了。耶稣不说凡行淫者可以离婚；因为行淫与离婚不是正理，决不能举以为大经大法，作天国的规律。所以只说，“凡是弃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妻子犯淫的缘故，就是犯淫了。”至于奸淫两字应作何解，当由智者用宽厚的眼光，察事情的曲折，时势的

需求，与夫上帝一时一事的指引，而后作个别的决断，非可以笼统便下一个总定义。性情不投，志向不合，是奸淫吗？男子凶暴残酷，女子游冶放荡，都是奸淫吗？男子不供给生活，而作奸犯科，女子不抚育子女，而浪费妄为，亦都是奸淫吗？岂必情移爱尽，发生法外的男女关系，然后乃是奸淫？耶稣教人克己，亦教人爱人；人若不违反耶稣的至意，当代的问题，就可以由他而得指示。他的至意是爱人，尊重人，不要人生遭摧残，人毁灭；乃是要人生得发展，达到丰盛美备的生命。在于耶稣，浪子淫妇都有忏悔的机会，重生的可能，与平常人一样。而平常人谁又不与浪子淫妇多少有心理上、行为上的类似呢？读耶稣浪子之喻，想耶稣受淫妇用香膏抹脚的风度，谁能不击破金瓯，叹赏不已呢？

人的良莠，有两件事，可以作判别的权衡：第一，看他如何对付异性，第二，看他如何对付金钱。耶稣论两性既如以上所述，论金钱又如何呢？

耶稣说“你们若借给人，指望再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更加利收回。你们借给人，不要指望收回来；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必可以作至高者的儿子。”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和富有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便得了报酬。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

世人结交需黄金。金钱势位，盖可以忽乎哉？但是万恶之源正在于此。耶稣给人一个当头棒喝，指出天国中人民的公义，是超出的公义，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表面上看来，这些好

象是过激之论、理想之谈。然而仔细想来，耶稣说话的方法，都是如此。剜眼截手，移山入海，转左脸，送外衣，都是诗，亦都是至理名言。人比金钱为贵重；若我能援人，使人出艰难达至善，则千金亦当视作蔽屣，岂有借人钱而更望加利奉还吗？

耶稣又说：“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有锈坏，有贼掘窟窿来偷窃。要积蓄钱财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掘窟窿来偷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眼是身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即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便是恨那个；不是重这个，便是轻那个。你们不能事奉上帝，又事奉金钱。”

“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吗？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谷在仓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谁能用思虑将生命延长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想田野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织；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生着，明天丢在火炉里，上帝尚且给它如此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异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只要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们了。”

耶稣的理想全是以上帝为前题，以上帝为中心。上帝是纯全的爱，至上的善；人若以他为至宝，为第一义，其余一切，皆可举

同。若反而重金钱，重衣食，喧宾夺主，则荆榛盛而五谷不生了。执其上则下无不有，从其下则上莫能存。人只要一心事奉上帝，努力作事，其余尽可以任乎自然，如田野里的花，天空里的鸟。如此，人便可以鸢飞鱼跃，得彻底的自由。耶稣没有说人不须有计划，有经济；他所说的是人不当崇拜金钱而为金钱的奴隶；不当恐怖忧虑，受衣食的驱迫，而为恐怖忧虑的奴隶。人而能胜恐怖与忧虑，人便得了彻底的自由，然后乃真的有丰美的生命。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与我分家产。”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为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财产的丰厚。”他用譬喻对他们说，“有一个富翁，田产丰多，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得下，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仓房拆卸，另盖一座更大的，好收藏我的财物与粮食，然后对自己说，我的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着可作多年的使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里我要收回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人生无常，不得至善，而专事逐物，岂不可悲？有钱的人，何不善用钱去为人们谋利益，谋幸福，而反为它所转移，而为物欲的奴隶呢？所以耶稣又用譬喻，对门徒说，“有一个富翁的家宰浪费了主人的钱财。别人去控告他。主人叫他来问他说，‘我听见你这件事怎么样？你把所经营的交代明白，不必再做我的家宰。’家宰想‘主人辞我，不用我做家宰，如何是好呢？锄地呢，无力；讨饭

呢，怕羞。我知道了。我要让人在我不做家宰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供养我。’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齐叫拢来，问第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一百篓油。’家宰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五十篓。’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石麦子。’家宰说，‘写八十石。’主人知道了，夸赞这不义的家宰作事敏捷，善于应付。因为今世之子，在世故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用不义之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生的帐幕里去。”

人的钱财，在现在的制度里，大概都是不义的；既已占有不义之财，而犹不思为人们谋幸福，那就连不义的家宰都不如了。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道义)托付你们呢？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人格)给你们呢？”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听了耶稣的话，就嗤笑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而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的。”法利赛人不服气，耶稣又用譬喻说，“有一个富人穿着紫色袍和细麻的衣裳，天天的奢华宴乐。同时有一个要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搀来放在富人家的门前，要得富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狗子来舐他的疮。后来那花子死了；富人也死了，并且安葬了。天使来将那花子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胸怀里；富人却在地狱里受痛苦。他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用指尖蘸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

吧!我在这火坑里痛苦极了。’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如何享福,拉撒路如何受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了。可是在你我之间有一个深渊,双方隔绝,谁也不能飞度的。’‘既是这样’,富人说,‘我祖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家里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劝告他们,免得他们将来也来到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可以听从摩西和先知的教训。’他说,‘不然,若有人由死复生到他们那里去,他们才能悔改呢?’亚伯拉罕说,‘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教训,纵然有人由死复生,也毫无用处!’”

这些话,真可谓犀利的神剑,足以摧却终南第一峰!

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是有祸了。把磨子石拴在这人的脖子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将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在耶稣看,一个人是最宝贵的;得盈天下而失一心灵,或是使他人丢失心灵,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损失。

然则作耶稣的门徒果然不容易吗?至善的上帝是超乎一切的;天国的人民的公义,也是超乎一切的,超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超乎一切机械的权利义务,工作酬报相对待的公义。要了解耶稣,当了解超的意义;不超无宗教,也无真自由。超,故难;难,故须依赖上帝。耶稣不谈本分,尽本分是不够的。但是人能尽本分,已算极好的了,岂能更望超出本分的高谊?耶稣并非不知此,所以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吩咐的去作,主人还谢谢他吗?同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可

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是尽了本分。’”

实在的人生本来是往前直冲的,不应当的然,为忧疑恐惧所拘索,或患得、或患失、或贪生、或惜死。因为生机是活泼泼的,生趣盎然的。耶稣的意思原是要人得这种高超自在,了无牵挂的生命。同时,做他的门徒,原是冒死的事,在死亡中,忘却世上有死亡,在苦难中忘却人间有苦难,心中只有上帝在,眼中只有至善在,手中只有天国的事在。因此耶稣又对门徒说,“凡是爱护生命的要损失生命;凡是在世上不惜自己的生命的,要保全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让他跟从我;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果然服侍我,我的父即要尊敬他。”

然而生活的性质是活泼勇往的,应当不知忧虑恐惧为何物,有“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的气概;人的行为却又应当机警而谦卑,不为虚夸傲慢所蒙蔽。所最奇妙的事是人间最伟大的人物总是最敏锐而又最谦卑的,决无一知半解,傲睨一切的神情。耶稣教人机警,则说,“不要把圣物供给狗,也不要你们的珍珠丢在蠢猪前,恐怕它们践踏了珍珠,反而转过来咬你们!”

有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请耶稣赴筵;耶稣见所请的客人们,都爱坐首席,便设了一个譬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也被请了来。那请你的人进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吧’,你就羞惭惶愧地退下去,也许竟在末座了。被请的时候,你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请上坐’,那时,你在同席的人的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

同席的人有一个听了耶稣的话,说,“在上帝的国里吃饭的

人是有福的!”

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备了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吧。’第二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吧。’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子,实在不能去。’仆人回来,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大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街头巷尾,邀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坐满了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邀请的,没有一个人得尝我的筵席。’”

天国的喜筵本来是邀请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奈何他们地位高,世务忙,不得参预盛大的欢欣;苦恼的老百姓倒反而参预了!耶稣的声音真象《启示录》所说的,是众水的声音,众水人海的声音。

第9章

耶稣守教节 与施洗约翰的死

吉日兮良辰

——屈原

九、十月之交，犹太人有一个会幕节，是纪念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立会幕的一回事。在春季，耶稣曾单身上过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在羊门治好了一个患病三十八年的人。那日是安息日，犯了犹太人的忌讳，那些有权位的就想治死他；可是被他躲过了。在那时候，耶路撒冷的文士们就与他争辩，问他有什么权柄敢作摩西法律上所不准许的事。他说施洗的约翰曾经为他作见证，上帝的作为也是他的见证，并且他所作的事更是清清楚楚证明他有救度人的权利。那时，他上耶路撒冷原是忙里抽闲的，希望在那里看看有没有他宣传福音的相当的机会。他觉得空气不好，时机未至，所以立刻就回到加利利。在半年多的时间中，他在加利利的运动发达得象霞蔚云蒸一样。虽然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与他到了严阵相对的地位，但因民众的护从，希

律党羽的忽关心忽不关心的放弛，他在加利利的工作还没遭着什么可以叫他提心吊胆的打击。这一次，犹太人的会幕节到了；他不打算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去也没有什么大希望。他的兄弟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耶路撒冷去吧。人要显扬名誉，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将自己显给全世界的人们看，叫你自己的门徒们，也可以晓得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耶稣说，“我不去”，因为他知道他的兄弟们没有认识他，更没有了解他。后来他想他的兄弟的话虽然动机不纯正，却也有几分值得考虑的意思在里头。他身受上帝托付的重任，要宣传天国的福音，经验与事实，权能与心灵，莫不证明他在这事上有特殊的地位。上帝的儿子，果然要使信从的人都作了上帝的子女，在自己实在有与众不同的，深邃而伟大的宗教经验，即自认为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基督，——弥赛亚——无所不可。而基督的自身与他的事功岂不应当在耶路撒冷彰显在万人中间？况且，此番去守节，更可以乘机察看时势，有没有相当的变化。总之，为上帝，为天国，此番的行动是切要的了，必需的了。只要加意谨慎，别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于是他暗暗的上耶路撒冷去了。

在耶路撒冷聚集的人都已听说过耶稣的名誉与工作，其中有许多人是见过他或是亲身跟过他的。他们聚拢来就议论，彼此问询说，“他到底是谁呢？”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煽惑众人的”；又有的说，“这个人没有读过书，怎么会明白经典的呢？”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教训众人，告诉他们，“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遣我的托付给我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他必会晓得我的话或是出于

上帝，或是凭着我自己的意思的。”

听众之中，有几个人气忿忿的要想杀他。他就说，“摩西岂不传法律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法律！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他们回答说，“你被鬼附了吗？谁想杀你呢？”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因为众人议论纷纷，人情不安，耶稣又彰明昭著，毫无恐怖地在圣殿的院宇里、走廊里，宣传他的天国，心中非常的痛恨；就打发了差役去捉拿他。

节期的末一日是最重要的一日。天放亮的时候，号筒一响，一个白衣祭司提着一个金甌，出了圣殿的南门，上西罗亚池子里去取水。他后面跟了一大群民众，大家右手拿着月桂、杨柳与棕榈树的枝子，左手拿着柠檬树枝子。他们都到池子上来；池子是石头凿成的，是四方的，通着一个一千多尺长的石隧道。这个隧道是耶稣以前一千余年凿成的，从城外一直通到城里头，将汲仑的水通过来，往西罗亚池子里喷冒。祭司取了水，领着民众们回来，进了圣殿的水门，直向圣所行。民众在外院听见号筒吹了三回，就知道圣水已经到了内院。那时，还有一个祭司提了一甌葡萄酒，与取水的祭司并肩齐行，到祭坛那里，将水与酒奠在石吞口里，流到地下的石穴里去，表明上帝将他的神灵倾倒在他的选民中间。祭司与人民一齐高唱赞美颂，声音极宏壮地举起来，空谷高山都好象被卷入云天里去了。

正当那时，耶稣立在妇人的院宇里，大声的呼喊说，“人若渴了，可以上我这里来，我有水给他喝！信我的人，犹如经上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感动了许多人，众人听了他。有人说，“这真是那先知”；有人说，“是基督”；又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众人议论纷纷。祭司长的差役把耶稣找着了，准备要拿他；不过听了他的话，就被他诚恳的态度，热烈的情绪，有权威的教训，有摄引力的人格挡住了。他们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空着手；祭司长问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带了来。差役们回答说，“从来没有象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和法利赛人中间有信他的吗？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当时，尼哥底母也在座；他是上年年底，夜里去见耶稣的。他就发言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我们的法律难道便可定他的罪吗？”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他们忿然的说。“你去查考吧，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议会里意见分歧，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们没有法子办耶稣。耶稣镇静的威仪，同时又把他们碍住着。他在耶路撒冷又留了几天，告诉人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跟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去走，必要得见生命的光。……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必要叫你们得自由。”这时候，耶稣讲天国的道理，常常提起他自己，与在加利利不相同，因为他已逐渐的觉悟到人们所需要的，就是他自己，而他爱人到日热度，也愿意将自己舍弃给人们。同时他也逐渐的感觉到将来必有一日，犹太人的领袖，祭司和法利赛人们，要与他有一次最后的决战。

若是他不能战胜了他们，他们必要把他杀死，然后才能快意。过了几日，因为法利赛人与他争辩，又因为他在安息日上治好了一个瞎子，掀起了风潮，他不能久留在耶路撒冷，便回到加利利去了。

在那时候，加利利与庇哩亚分封的王希律的生辰到了。他在宫里大开华筵。他的臣仆、家宰以及千夫长都馈送礼物，进宫庆寿。加利利的首领，也纷纷的来贺。希律当然是觉得很威武、很快乐的；治理的国境虽小，威仪却也够得上希律所夸耀的。到了那天晚上，酒绿灯红，纤歌曼舞，他坐在中间受贺，与臣仆宾客们畅饮寿酒。饮到正痛快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打扮得象红绽的春梅一样，出来跳舞侑酒。他又跳又唱，跳得象点波的轻燕，捎蝶的飞莺；唱得象泣露的芙渠，吟风的绿竹。宾客们无不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希律乐得手舞足蹈；因为宾客们都啧啧的称羨，所以举起大觥来狂饮痛饮了一回。那女孩子跳舞完毕了，就飞跑似的上前来，俯伏在希律面前。希律已经酩酊大醉，便对她哈哈大笑的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一定给你。”又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一半的国土，我也一定一定赐给你！”那女孩子一阵风跑到里面去问她的母亲应该求什么。罗希底听见王已经起了誓，心里想今夜里才是我报仇雪恨的日子。那施洗礼的约翰横也要希律废了希罗底，竖也要希律废了希罗底；每逢希律召他来，他老是这么向希律发戇性，说什么上帝的威怒是不可逃的，将来的祸患是就在眉睫的，弄得希律直发楞。希罗底好几次劝他杀了约翰，他总不肯听。她有时，乘希律狂欢恣赏，向他要约翰的头来作玩意儿，希律就立刻板起脸孔来，急

得她连忙陪笑脸。有时，她想法子去贿赂守监狱的兵士们，兵士们都因为希律特别的嘱咐，不敢任意去难为约翰。约翰在监里几乎一年了，倒住得很舒舒服服的。这晚上他的性命可没有保障的了。希罗底对她的女儿说，“你去求王把约翰的头赐给你。”那女子飞也似的跑出来，俯伏在王的面前，娇声的央求说，“愿王立刻将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赐给我！”希律听了，吃了一惊，几乎把酒都吓醒了。因为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约翰叫他不不要让他的党羽难为耶稣，以致阻碍他的工作，他也乐意地听从；因为他心里敬畏约翰，知道约翰在他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决不会闹出乱子来。但希律已经起了誓，并且又在宾客的面前，岂能损失了自己的威荣？他心里留着这一点忽翳忽亮的灵明，怎能敌得过他那养痍成疽的世俗心？所以他不肯推辞。同时，他已利令智昏，想不出躲避的法子；只得硬着头皮吩咐一个护卫兵去把约翰的头取来！护卫兵到监里去斩了约翰，把一个毛发森然，血滴淋漓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交给那女子。希罗底得了头，平了一口气。约翰的门徒听见了，来把他的尸首领了去，为他葬在坟墓里。这就是一个大先知，一个圣人的结局！

约翰的死是在纪元二十八年的冬季，离犹太人的献殿节很近；因为十二月初旬，就是这个节期临到的时候。自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到现在不过是四十余天的光景。工作依然极忙迫，不过因为天气凉了，露天聚集，不十分方便，所以比较起来，事情稍微松懈些。耶稣听说约翰被希律杀了，也不觉得希罕，因为在他看，这是迟早难免的事情；但他心中悲愤，晓得约翰一死，他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受重大的打击，也许他自己也要得约翰所

得的结果。他本来不想再上耶路撒冷，因为他觉得再去是极危险的一件事；而且他的工作正在登峰造极的时候，须要他自己照顾与指引。虽然他自己毫无惧怕，但为了天国的缘故，他总得避免危险，延长时间才是。不过有两个缘故，使他觉得必须再上耶路撒冷去一趟。第一是约翰既死，祭司们和法利赛人们终要喜欢的；他们因为得意之笔，也许就趁此机会，怂恿希律去逮捕耶稣，给他的运动一个烟消火灭的结束。耶稣要去打探打探，究竟内中有什么发动。事势已经如此，他还该联络耶路撒冷与他接近的许多人，民众大多数是尊重他的；法利赛人中间也有几个与他深表同情的。万一加利利不作公开的运动，他就索性孤注一掷把工作轰轰烈烈地移到犹太去。上帝的国是必要建立的。只要民众拥护他，只要他清清楚楚地作宗教的运动，不干犯罗马帝国政治上的忌讳，纵使祭司和法利赛人反对他，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心理的革命岂不就渐渐的有成就了吗？第二，他听见拉撒路，他的好朋友，又病了。会幕节的时候，他常住在伯大尼拉撒路的家里。那时他已经病了，不能饮食，也不能睡眠；可是因为耶稣到了，他居然能坐起，能走动，能饮食睡眠了，乐的马大与马利亚什么似的。不过耶稣一走，拉撒路又病了，并且比先前更沉重。马大只得差人去告诉耶稣说，“你的朋友拉撒路病重了。”耶稣觉得拉撒路是不久于人世的了，总得趁机会去与他再见一面。于是他带了几个门徒又上耶路撒冷去了。

献殿节是一种宗教式的光复纪念。自从圣殿被安提欧库污辱之后，马克比族人用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功把它夺回来，在纪元前一百六十五年，重开圣殿，崇拜上帝。耶稣仍旧上圣殿去

当着民众宣传天国的福音。这一次，人们都聚集在殿东隅的走廊里，那廊叫做所罗门游廊。在那里太阳照着，可以避冬天的寒风。望到对山去，就是橄榄山，他看见坡上的群羊，跟着牧羊的人在那里吃枯草。他就想起在路上所看见的牧羊的生活。他想起牧人怎样的辛苦，关心着羊的动静，尤其是在大寒天，牧人怎样领着羊，呼叫着，引它们上山下坡，到有水的地方，将桶子提水倒在水槽里，让他们喝着。到了树影子延长在地上的时候，他又呼叫着领它们进羊圈，进那乱石堆成的围墙。圈的前头留着一个洞；到晚上，牧人把自己的破毡袍包紧了身体，蜷宿在洞当中。他自己简直就是羊的门。半夜里天寒风紧，远远的听见饿豺饥狼嗥嗥的声音，牧人还要提心吊胆地惊醒着，将自己的性命放在危险中，保护那些不会说话的、不会自保的，怪可怜的羊群。同时耶稣又联想到那批经管圣殿的祭司们，那些吸民脂、食民膏的撒吐该人，和那些漠不关心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是民众的牧人吗？民众不是他们的羊吗？可是他们是什么样的牧人？不好象是偷羊夺羊的强盗与贼吗？一年有几次节期，他们就发几次财。你看这院宇里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人们，不都是他们的党羽，不都是他们的爪牙吗？这样的大冷天，牧人保护羊，自己饱尝风霜的滋味。而祭司们呢，还是剪羊毛、剥羊皮，只顾自肥，哪里还顾得羊的命？耶稣心里沸涌着无名的悲愤。他更觉得那些民众的领袖的可恶，也更觉得这痛苦弥漫的世界中，他，就是他，是民众的好牧人。民众要他自己，他也彻心肝地情愿将自己完全给民众。

民众聚拢来，围着耶稣；耶稣满腔孤愤，满心悲酸，便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

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里进去的才是牧羊人；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接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自己在头里走，羊在后面跟，因为它们认识他的声音。……我又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而进的，必然得救护，并且有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却要羊得生命，并且得丰满的生命。我又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性命。雇工的见狼来，就撇下羊逃去，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的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像上帝认识我，我认识他一样。并且我为羊舍性命。我另外还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要领它们来，它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要与这里的合为一群。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收回来。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性命，也有权柄将性命得回来！”

犹太人听了这些话，又纷纷的议论起来，甚至于起纷争。内中有许多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他是疯了。”又有人说，“附鬼的人不会说这些话，岂有附鬼的能医治瞎眼吗？”

晚上，耶稣住在伯大尼。拉撒路见了耶稣，又精神好起来了。马大忙着服事他，供给饮食，让他安眠，因为她知道耶稣很劳苦，是应当多休息的。马利亚则依然不管事，除了稍微帮些忙，让马大要她怎样就怎样之外，终是陪着拉撒路。耶稣来，她就在他旁边，或静坐在他脚下，静静的听他说话。她偶然开了一句口，耶稣和拉撒路听了都觉得有意思；原来她对于天国的事情有出人意表的了解。

在白天，耶稣常在所罗门游廊里。撒吐该人，法利赛人都很注意他，并且作着极微妙的反宣传。他们特意装作寻求天国的样

子，诚诚恳恳的来问耶稣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的要到几时呢？你若然是基督，那末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吧。”他们想若然拿得住他的把柄，就可以去请出罗马当轴来对付他，说他是煽惑民众，预备作乱的。

耶稣知道他们的机巧，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我奉父的名所行的事也可以为我作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能从我手里把它们拿去呢？（你们巧计多端，作反宣传，有什么用处呢）？父与我原是合一的。”

那些问难的人们听了就大怒，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极镇静地问他们说，“我靠着父，显出许多善事来给你们看，你们为哪一件事，要拿石头打我呢？”

“我们不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

“你们法律上岂不写着吗？”耶稣问他们说。“‘我曾说你们是上帝。’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上帝的道的人，尚且称为上帝，父所分别为圣，差到世上来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你们还该问他说，‘你说僭妄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作的事，叫你们知道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

犹太人又要用石头打他，但是他毫无恐惧，慢慢的从他们中间避开了。耶路撒冷全城都轰动了。耶稣觉得来势不好，只得急急的辞别了拉撒路、马大、马利亚，往约旦河那边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他就暂且住下。相信他的人跟过约旦河来。大家

说，“约翰没有行过一件奇迹；但是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这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间最短促；而所得的经验最深刻。过了约旦河，他重游一年前约翰施洗和他自己得大觉悟，听见上帝称他为爱子的地方，心中有许多的感慨，也有许多的希望。约翰现在是在上帝的怀中了。他也在上帝的怀中，所见的远象依然是极清楚的；山上的石头都可以作见证。但是事业是费周折的，要经过千难万难的。民众能随从，但因根蒂不深，容易转移；果能在艰难中作同甘共苦的同志吗？不会象杨柳一样，因风倾侧吗？耶路撒冷的领袖是毫无希望的；难道还会接受他所传的真理吗？将来时势转移的时候，他和他的门徒，是否还当回到耶路撒冷来作一个最后的决战？现在，加利利的事工依然是风起云涌：不妨，上帝的事，上帝自会成全；上帝引导着，只有向前行。耶稣祈祷着，默想着，深深的感觉得上帝的亲近，心中充满了欢喜与力量。

正在那时，马大和马利亚差人来告诉他说拉撒路又病危了。他以为无妨，所以又在所住的地方停顿了两天，作他的思考与祈祷。因为耶稣爱拉撒路、马大、马利亚，所以对门徒们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夫子，他们近来要用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要跌倒，因为没有光。”顿了一顿，他又告诉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

多马，又称低土马的，心中疑惧，对同行的门徒说，“我们去

和他同死吧!”

有许多朋友们到马大、马利亚的家里来,因为拉撒路果是死了;他们来吊唁,也来帮助这两个孤苦的女子料理丧事。耶稣从约旦河的空谷里登山,一路翻过来;将近伯大尼,就差一个门徒先去报个信。马大听见耶稣来了,连忙出去迎接他;马利亚心中凄悲,仍在家里坐着,在默静中垂泪。马大一见耶稣,就说,“夫子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

耶稣说,“你的兄弟是要复活的。”

“我知道在末世复活的时候,他自然是要复活的。”

耶稣看着马大,知道她不理解天国是已经存在此时此地的;人生是有变化而精神不磨灭的,所以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依然存活;活着而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夫子啊,我信。”马大说了这话,便回去,暗暗的叫她的妹子马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马利亚听见了,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近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吊唁的人,看见马利亚急急的走出去,以为她到墓坟上去哭了;就跟着,要去安慰她。马利亚到了耶稣跟前,俯伏在地上,对他说,“夫子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了。”

耶稣看见马利亚哭,又看见与她同来的人都陪着流泪,心中不禁悲怆,不胜忧郁,噙着眼泪说道,“你们将他葬在哪里?”

“请夫子来看”,他们说。

耶稣哭了。

在拉撒路的坟上大家静默地哭了一回，都回去了。耶稣同马大和马利亚还流着泪，缓缓地回村子里去。许多人觉得耶稣爱朋友的心真恳挚，受了极深的感动，就信从他，做了他的门徒。他们永远不忘记耶稣怎样爱拉撒路，怎样有感力，常常的提起，讲给他们的子女们听。后来这些话传到远方去，有人说，拉撒路死了四日，耶稣竟使他复活了。

第10章

耶稣在加利利最后的奋斗

战苦阵云深

——张巡

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心中晓得时势的急迫，必须把民众赶紧地感化过来。有三件事他必得要对付的，并且须民众的了解与依附然后乃能有效率。第一：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和文士们，撒吐该人和法利赛人对于南方的民众有很不可侮的势力。民众虽受他们的剥削与轻蔑，听了天国的道理，又虽欣欣地接受，却依然被古传法律所笼罩，一旦有反宣传的煽惑，仍旧要在一刹那间使耶稣失望，而被那辈无心肝的人们所愚弄。当然，犹太一带，耶稣是鞭长莫及的。但若是加利利的民众彻底的觉悟起来，也未始不可以响影犹太民众。祭司们在政界上的活动是耶稣所不能制止的，只好听其自然。他们持政权，耶稣就必须持上帝的真理与民众的觉悟。加利利有力的舆论，尽可当得十万的精兵。第二：希律既杀约翰，心中必然疑鬼疑神，即不怕耶稣有政治上的革命，亦定要顾忌耶稣对于他个人生命权益上的妨碍。他的党羽满布各处；一有举动，他的工作便可大受影响。希律所持的是

政权，自己的党羽与罗马的兵力。而对付他，因为工作在他的领域里，就必须有比较精密的安排。一方面，耶稣当在加利利海的那面，腓力所辖的地界，安排一个退步，平安的时候，可以当作一个休息的地点，危急的时候，可以当作一个退避的场所。另一方面，耶稣可以暂时停止露天的工作，正好让冬季不适宜的时候过去，藉以观察时势，而等待开春再作大规模的运动。但是工作不能停，且须加紧做去。好在冬天，人都在家里，耶稣可以差遣门徒遍行各城各村，在人家家里宣传天国。一冬的工作，应当有可观的成绩。第三：耶稣要在门徒们身上作更彻底的工夫；万一自己受难，他们便是自己的化身。此身可以死，天国必须来；自己可以失败，上帝的事，必须迟早有成功。因此，耶稣将门徒们聚集拢来，指导他们去作迫不待缓的工作。好在他们与他同工，已经有一年之久，晓得他办事的方法，各城各乡，他们都去过，所以识的同志，即是不少，所以旅行的路径，亦不甚陌生。这真是他们为天国，为耶稣建立功勋的时候。

耶稣将他们领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指点教训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你们要求赐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不过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马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去随说，‘天国近了’。你们可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疯的人得干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袋不要带银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钱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路上不要问人的安。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在哪地方谁是好人，就在他那家里，直到临走的时候，

进他的家里去，要请他的安；他家里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人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于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的人，你们虽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沙尘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说，‘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的，我们也不带了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还比那地方所受的容易呢！”

犹太人款待行旅原是一件惯常的事情，耶稣吩咐门徒出去，叫他们受人们的供给，所以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现在形势急迫，事工不能不紧张，作工的不能散漫，随便往撒马利亚或其他不相干的地方，也不能沿路盘桓，作观玩游散的事。他们要摒弃一切宣传天国的《福音》。前途的危险，处处都伏着，等待他们，所以耶稣预先告诉他们，叫他们警醒提防，免得临时犹豫，转生恐怖。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为天国受苦受难本是一件平常的事。耶稣自己便是一个例；学生能步先生的后尘，也可算得有光辉的了。但在苦难之中，人会经验到奇妙的欣慰与指引，绝非不经艰险的人所能领会与尝到的。平安在险中，快乐在苦中，生命在死中。因此耶稣再进一步，教导他的门徒说，“学生不能超过先生，仆役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役仅和主人一样也就够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匿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

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是应当怕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若是你们天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耶稣的工作现在是有组织的，比较安静的，也是大规模的，与从前颇不相同了。他所遣派出去有七十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分头进行。大概所到的地点是预先支配好的，彼此有联络，有呼应；有使徒们在中间调遣，暗暗的与耶稣通消息。他们的工作，还不遇见许多的艰险，因为加利利的民众都象久旱的荒田，正望着云霓和雨露。他们对于耶稣已经发生了信仰，只要听见他或是他的门徒要来，有病的，有灾的，都会抱着满心的信仰等待，真有“奚我后，后不其苏”的渴望。不过他们的希望不奢，只要疾病得医治，生活得维持，心境得平安，也就心满意足，不问其他的了。满布在各处的革命的青年们，与他们的领袖们呢，时常在暗潮中鼓动，对于耶稣的运动，还在观望着，不但欢喜与耶稣的门徒相接近，且不免有许多的人想利用这个运动，去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因为耶稣现在的工作是分布散开在民众中的，是比较安静的，耶路撒冷的当轴与希律的党羽也好象还在布阵设计的时候，还没有断然的处置。门徒在各处努力宣传与作工，既有相当的成績，他们就把事情延长了，经过了冬季，又经过了春季。直到晚春时节，他们才络绎地回来。

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对耶稣报告说，“主啊，因你的名，鬼也服从我们了！”

耶稣对他们说，“我会看见撒但从天上落下来，象闪电一样。可是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权能，断没什么能陷害你们的了。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国里而欢喜。”

这一次的游行宣传，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工夫，门徒们虽然高兴，却已辛苦万状，需要几日的休闲与密静的团契。所以耶稣对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往旷野里去歇一歇。”于是他们坐了船，悄悄地向旷野地方去。可是因为门徒们都回到耶稣那里来了，天气又好，正是春夏之交，风光明朗的时候，民众就四处的打探，出来找他们。他们一晓得耶稣和门徒的去处，都如潮如海的跟了来。有的人竟从旱道步行赶在耶稣和门徒们的前头了，耶稣上了岸，看见许多人在旷野里等待着，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象羊没有牧人一样。他教训他们，直到太阳红红地横在山脊上头。门徒们进前来说，“这是旷野地方，四无人烟，天色又是晚了，不如遣散了众人，好让他们到邻近的村子里买些东西吃”。

耶稣正在思想，要试一试，民众们现在的心理，是否对于他的理想果有了解，就猝然的对门徒说，“好，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诧异起来了，彼此说，“我们能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么？”

耶稣说，“你们去看看，我们中间有多少饼。”

跟耶稣的民众是十里二十里地远道而来的，大概都为自己准备充足的干粮；可是门徒们问了他们，大家都说没有，因为各

人都顾着自己，虽然听了耶稣的教训，却没联想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就当在这样的事情上实行出来。听道理是一件事，懂道理又是一件事，行道理更是一件事，天国的实现，真的谈何容易！可是耶稣不失望，决意要证明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协作，大家有无相通还是可能的。他让门徒们再去找一下。那里有一个小孩子，身边带着五个饼，两条鱼。他听见耶稣要大家一同吃一顿野餐，就慨然把所有的——五个饼两条鱼，——都交给门徒，拿去给耶稣。耶稣叫众人一排一排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都坐下了，或是五十人一排的，或是一百人一排的。大家都安安静静的等待。耶稣拿了童子的五个饼两条鱼，叫童子立在旁边，自己向天祝谢，正要擘饼，众人中有几个人的良心发现了，也含惭带羞的将自己所带的粮食一齐交给了门徒。这一来，众人都受了感动，大家争先恐后的将饼啦，干鱼啦，拿来搁在门徒的筐子里。门徒们一面收，一面分，好象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那里激励，在那里赞助，觉得筐子里分出去，又满了；分出去，又满了，简直象凭空来了无穷尽的天粮一般。众人吃了，也满心快乐；因为那施舍的，不但自己得饱足，连他人也沾了光，那没有带饼的，得了食物，又得了意想不到的快慰。天上还留着淡淡的几缕红云，现着自然的笑容。大家吃饱了，门徒们把碎鱼碎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筐子。吃饼的，除了妇女和孩子，还有男子五千人！门徒们说耶稣用了五个饼，两条鱼，使五千人吃饱了。

耶稣遣散了众人，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伯赛大去；自己则上山去，独自祈祷。春尽夏初的时候，虽在深夜，革尼撒拉地方附近，山林既不寒，湖水又极温，即终夜在露天亦可以休息得。耶

稣忙了一日，觉得门徒们必须去休息，自己则必须用静独的工夫，仔细思想，恳切祈祷。他知道门徒们回来之后，群众运动又必蜂然大起，耶路撒冷的祭司们，在亚那与该亚法的指导之下，不但定要起来干涉，而且还要除灭他与他的工作，然后乃能快然于心。他在希律的领域里，本来精心计划，专作天国的宣传，不至于受严重的干涉；但是如今约翰已死，希律正在在疑惧之际，加利利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若与耶路撒冷的领袖们联合阵线，只须怂恿希律，便可有迅雷不及掩耳的发动，可以一举手而将他的工作消灭。同时，加利利是政治革命的势力，潜伏酝酿的地方，大家都在盼望弥赛亚出来，为他们作战的领袖。一年以来，耶稣治病传道，成绩昭著，各处的人都在访问他是不是基督；他虽明知自己是天国中唯一的首领，却因情势不宜，常常禁止受惠的人勿作宣传，免得引起误会，阻碍他的事功。方才分饼会餐的时候，表面上虽是盛大的，新人生的表显，其间已不免人们求饼不求天国，求他作君主不求他作新人生的首领的表示。察其形势，不但是法利赛人要重整旗鼓，向他来要宣传天国有何权利的证据，即加利利的人民亦或者要强迫他说明自己而作革命的领袖。门徒们虽然为他劳苦了这几个月，忠勤恳挚，据他看来，还未曾做到彻底了解天国的地步。分饼的时候，他们尚且不了解他的指示，何况在更重大的将来呢？他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纵有作述，岂尽可靠？况内中象奋锐党西门、加略人犹大的一流人，俱是犹太的狭义的国家主义者，信从耶稣，岂无政治上的奢望？耶稣自己是犹太人，深受犹太文化的陶熔，对于复兴以色列民族，由此民族而宣传公义于天下这一端，有至严切的期望。他的天国宣传原是

达到这个目标的运动；因为他的觉悟高出当代的思想，故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与政治无关的。其实他何尝不日夜祈祷切求上帝拯救以色列呢？他觉得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人类俱是弟兄，以色列虽受特殊的谕命，却不能因此而任意妄为，显违上帝的旨意。很清楚的是以色列的得救绝对不能依靠兵力，也绝对不能仰仗一个天神下降的弥赛亚。依赖兵力，则罗马可以于一朝夕之间消灭犹太，依赖天神下降的弥赛亚，则梦想颠倒，究竟不过是空花泡影。然则妥协投降么？不。唯一的救法是得一个新人生，新心理，倔强地立在光天化日之中，作自己人格的保障，作天下万国的救星。可是人们不明白，以灭亡为生命，这实在是耶稣所长太息的。

耶稣在山上祈祷几乎终夜，到了四更时分，他在海滩上走。因为风水不顺，门徒们的船只得南行，到了革尼撒拉附近的地方。白雾迷蒙中他们见耶稣在海滩上走，以为他在海波上走，不觉惊怕起来。耶稣涉水登船，船也就在革尼撒拉停了。

过了几日，耶稣和门徒到迦伯农去。那时耶路撒冷的当局遣派了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作制止耶稣的行动。有几个往希律那里去，其余的与加利利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及希律的党羽商量进行的办法。他们又到耶稣这边来观察他的举动。当时门徒中有几个人没有洗手就进饮食，文士和法利赛人一见立刻不高兴起来了。原来法利赛人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细细地洗手，就不吃东西。从街市上回来，不洗澡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也兢兢然遵守着；他们不但洗手沐身，并且还洗杯盘罐盂铜器等物。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

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耶稣知道这就是明枪交战的时候了,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冒牌善人的话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里却是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崇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摩西说,‘当孝顺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罪当死;’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献给上帝了。’以后你们不再容他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弃上帝的道了。你们还作许多相类的事情”。

文士和法利赛人们更不打话,没有听完就忿忿地走了。遗传的虚文空套,往往与摩西的法律相冲突;摩西的法律,又往往与最明显的伦理相冲突。耶稣都列举了出来,文士与法利赛人安得不怒,又安肯与他甘休。

耶稣叫了门徒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人口的不能沾污人,出口的乃能沾污人。”

当时,门徒们见势头不好,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听了你的话,大不满意,你知道么?”

耶稣回答说,“凡是栽种的东西,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必要给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瞎子领瞎子,不都要掉在坑里么?”

法利赛人们走了之后,耶稣依旧终日工作,宣传他的福音。他心中悲愤忧苦,不能自己。于是就当着大众祈祷说,“父啊,天地的主宰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

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与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耶稣觉得独立苍茫，绝无知音，世上只有他认识上帝，也只有上帝认识他，他身负上帝托付的重任，又谁可以共此巨艰？文士和法利赛人岂不是聪明通达的人么？奈何都是领瞎子的瞎子！这些民众渴望救援，虽属愚蒙，究竟还能虚心领受。门徒们呢，与他同当艰难，虽仍懵懂，却有忠心。岂不是婴孩么？聪明才智之人睹目塞耳，不肯领受真理，大好机缘，竟然交臂失之；而此辈婴儿，反而成了知音，其间岂不有上帝的旨意么？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加于人的法律遗传，重担重轭，总依然压在这些群众的肩头！因此，耶稣祈祷之后，心中充满了怜悯悲哀，大声的呼召民众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能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过了几日，耶稣在旷野里教训人，民众依然如潮如海的依附他，跟随他，耶稣要再试一试民众的心理，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所以又叫他们将食物交出来，大家会餐，看他们有什么举动。这一次，比上次容易，大家欢然就地而坐，静待分享。不期民众之中早有奋锐党的计划，正待时机。在耶稣呢，这样的会餐是一个心灵团契的表示，是一个天国来临的象征。可是在于民众呢，却不是这样。有的人只想这是物质享受的好方法，若是耶稣为他们的领袖呢，衣食经济，将来可以无忧；还有的人比较深刻些，以为耶稣有此势力，一呼万应，假使揭竿而起，作之君，作之师，与罗马战，岂有上帝不佑而功勋不立的道理？于是会餐之后，一人倡，千

人和，大家要强迫耶稣作主，群情汹汹，呼声震天，正大乱大嚷之间，耶稣避开了。民众找不着耶稣，无不彻底地失望，有的人失了物质享受的奢望，有许多人觉得一阵冰寒，眼见一年中造在空中的楼阁倒塌无余。于是一哄而散，转眼间只有林中的老鸱飞起来叫了一声。

明月之下，海上有一条小船，耶稣和门徒正渡海，门徒们还不觉得时势的严重，听得耶稣叫他们谨防法利赛人的酵，以为船上没有带饼，所以引起了耶稣的注意。这时候，真的，门徒的心与耶稣的心，如隔青山一万重。

过了一两日，耶稣在常聚的地方待着。到他那里来的民众，虽仍有人，已大不如前，门徒中间，也有离去的，走得影迹无踪。耶稣默然，坐了些时，忽见几个亲信的门徒在那里交头接耳，都现着惊惧的神情。耶稣问他们说“我的话，你们厌弃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其时十二个使徒都跟着他，他问他们说，“你们也要离我而去么？”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跟谁呢？我们已经信了。”

耶稣慨然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么？你们中间不是有一个魔鬼么？”这句话是指犹大，因为犹大怂恿群人，要他作主。

法利赛人们知道民众已经鸟兽散，心中非常得意，便去寻找耶稣。找着了，他们又旧事重提，盘问耶稣，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

给他们看，他们心里想古经遗传，都是以色列民族的宝典，岂容人任意作践？近代的经书都载着弥赛亚降临的预言；他来的时候，应得有一个无可疑惑的神迹做预兆，今耶稣是什么人竟敢倡传天国既无朕兆复无权位，无怪这些被咒诅的民众也会恍然大悟，干干净净地弃绝了他。他们来盘问耶稣，原是一种得意之笔。

文士和法利赛人受了耶路撒冷当轴的嘱咐，到分封的王希律那里，将耶稣的运动如何有危险性的话，去刺激他。希律是狡狴而多忌，迷信而懦弱的；自从杀了约翰之后，时常提心吊胆，咄咄书空。今番听了耶路撒冷来的警告，心中一想不错；约翰在日，尝说耶稣比他伟大。他又想人们所传话若是无讹，那末弥赛亚降世之前，必有以利亚为先驱；现在人都说约翰就是以利亚转世，则以利亚已来，而又被杀在监狱之中。以利亚的灵不会死，一个去，一个可以继续来，如今该是附在耶稣身上了。希律因此很惊慌的说道，“这个耶稣准是施洗的约翰复活了，所以有这些异能从他那里显发出来！”耶路撒冷的爪牙就对他说，不要惊怕，只要差人出去把他捉了来，与约翰一般地放在监狱里，或竟干干净净的把他除灭了。

这个风声传出来，民众又不再热心跟从耶稣，天国的事业可谓一败涂地。耶稣就带了十二个使徒毅然决然的离了加利利，往腓力的封疆里去了。这是纪元二十九年夏季的事。

第11章

耶稣事业的转机

峰回路转

——欧阳修

船到了加利利海东岸，耶稣与十二个门徒上去，已是腓力的境界。耶稣领了门徒到了一个高坡上，默然无语，远望着他用尽心机要感化的加利利。白云蓊郁的地方，不是哥拉汛么？平林如莽，渔舍如螻蛄的，不是伯赛大么？海的西北岸，海滩上，堂厦象白鸥就清波的不是加利利的名城迦伯农么？城市依旧，人事已非。耶稣心中想到些地方的民众，甘自暴弃，不禁感慨系之，他就长叹一声说，“哥拉汛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奇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呢！迦伯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在阴间；因为在那里历行的奇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天。但我告诉你们，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要容易呢！”

自从门徒们跟随耶稣之后，总是奔忙劳碌，汲汲不遑，从不会有这几日那种闲逸的生涯。他们跟着耶稣，依山傍水，一路往

北,又转向西北,好象要上推罗西顿去的样子。粗暴猛烈的人们,在这种沉郁清肃的情形中,也不免精细起来了。他们观察耶稣,看他沉默寡言,脸上显出惨白的悲哀,却又有不可思议的光华,好象他的灵魂已经升在另一个世界之中。他们又觉得冥默之际,有微妙而伟大的力量,将他们凝结,成了一个深邃幽妙的团契。上帝的灵,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数日间,他们到了腓力的国境与腓尼基即推罗西顿的所在地,接壤的地界。在那里,他们顿住了。

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腓尼基来,见了耶稣恳求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痛苦,求你救援。”原来推罗西顿早有人跟过耶稣,知道他的奇能。这个妇人,受了那里与耶稣接近的人的指示,所以来见他,她恳求耶稣,耶稣却一言不答,因为这不是他现在所要作的事。他不愿在异邦的境域内有飞扬的名誉,有忙迫的工作。现在是他考虑祈祷,决定将来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背后大声哀告,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妇人赶上来,俯伏在他脚前,哀求说,“主啊,帮助我!”

犹太人以外邦人为狗,所以推罗的人尤其恨他们。耶稣想着,就对那妇人说,“你不知道犹太人称你们外邦人为狗么”?我岂可拿儿女们的饼丢给狗吃呢?”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耶稣看着她心中悲悯，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此事以后，耶稣即往东与东南行，常沿着以土利亚北界的边疆。他觉得上帝对他有新的启示。加利利的工作是完全失败了；失败，是的；可是失败就是成功的先兆。为什么他要在加利利失败呢？上年春夏之交，他不是满有希望，满有喜乐，觉得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了人间么？民众不是漫山遍野地上他这里来么？即本年晚春时节，门徒从各城各村里归回，他不是尚有七八分把握么？而何以转瞬之间，风飞云动的成功就变了冰消瓦解的失败呢？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此番的失败，非战之罪，亦非梦想之罪。耕种虽好，岂能长于荆棘丛中？工作虽劳，岂能变易积久的习惯？但真理已见，异象独存，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而后，会当光昌于人间。陈义太高，固然；但不陈义，又待何如？加利利的革命狂潮；耶路撒冷的妥协政策；文士与法利赛人的泥守古传的主义；希律丧心病狂的威胁；民众的卑狭的唯物思想；门徒们的亏欠正解；甚至于罗马帝国的权威，钩连辐凑，都是此番失败的原因。而耶稣的失败，即是以色列民族的失败。今后的事工，须在最短的，不待人的时期，作震惊天地的事，藉以唤醒以色列民族，救其脱离迫在眉睫的危亡。

在耶稣的思想与祈祷之中，现在有四个问题：第一，耶稣自己身负上帝的托付，既为新时代、新民族、新人生向人启示的中心，是否即是人们所期望，而无彻底了解的基督？《末世论》所指示的弥赛亚，用兵作战的君王，他绝然不是。然则他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第二，他要做什么样的事？第三，他要在哪里作这样

的事?加利利庇哩亚犹太所有的门户,现在都已封锁了。若必打开一门,则应当打开哪一门?第四,此后的工作,凶多吉少,只可以冀成功于万一,不能够操胜筹于一朝,自己死后,谁为有力的继任者?这几个月之中,他应当在山穷水绝之处,另辟途径。他应当退隐深藏,得上帝亲切的指示,又应当专心一气,教育十二个门徒。

上帝的事,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失败即是上帝成功的法门。从古以来,自从摩西到如今,大凡立大功,成大业的先知、圣哲、豪杰、英雄,屈指算来,几乎没有一个不从艰难困苦失败危亡之中建立丰功伟绩的。岂有到了耶稣而有一个奇特的例外?耶稣思潮里掀起了一个先知所指示的,担当苦难,背负罪孽的神仆。约翰不是说他是“上帝的羔羊,担当世人的罪”的么?约翰是先知,他说的时候,虽或不知道此言有何深奥的意义。如今这句话,却有崭新的指示了!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有一位先知,曾经说过:

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他不喧嚷,不扬声,

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地的残灯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他不灰心,他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建立了公义。

那位先知又说：

他在上帝面前生长如嫩芽，
象出生干土的根子；……
他被藐视，被人压弃，
多受痛苦，饱尝忧患，
他被藐视，犹如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受刑，我们得平安，
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是失路的迷羊，
各人走自己的道路，
上帝将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的身上。
他被欺压受苦，却默然。
象羔羊被牵到屠宰的场所，
又象在剪羊毛的人手下
寒噤苦默，没有发声音。……
同代的人谁晓得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为民众的罪愆？
……
上帝决意将他压伤，使他受苦，

上帝以他为赎罪的祭礼；
但上帝必使他看见后裔，
又必使他得长年；
上帝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发扬；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得以心满而意惬
(上帝说)多人因识他，我的义仆，而称义，
他也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高者同分，
与强盛者均得锦标；
因他将生命倾入死亡中，
被列于罪犯之间，
犹然担当多人的罪孽，
更为罪犯悲欢吁求。

在耶稣思想中，先知的的话，辗转迴环，好象是上帝对于他特殊的启示。他现在更明切地晓得了，以色列的使命，是一个担当苦难，背负罪孽的使命；也即是他自己的使命。以色列民族的救赎，绝对不在于飞降的弥赛亚从天显威能，也不在于上帝用猝然下临，向人类倾倒的愤怒，而在于为正谊，为人道，将自己的生命舍弃，藉以唤醒民众，救度人类的神仆的大牺牲。耶稣现在透彻地晓得了，这神仆就是他心目中的基督，是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这样的基督，以色列若能接受这样的基督，那末前途有无限的光彩。若不能接受他；不但不能，且又从而陷害他；那末他们必要

借罗马的刀斧，加于至高的圣者；他看见，在愁云堆里，矗立着一个不能幸免的十字架。以色列的子民正期望一位威荣显耀的大卫的后裔，又正等待一位乘云而来，施行审判的人的儿子。他们所求的无非是一位有神权的、世俗的君王，而耶稣现在则深受启示，晓得他自己是受难的基督，到世上来只戴着奴仆的音容！十字架，光华万丈的十字架，是死亡的表示；谁知道更是生命扬溢的表示？基督要走上十字架，要死。但是上帝的圣者不能消亡于朽壤之中。他要复活，他永不死；如何不死，生命的主自己知道，从容赴死，杀身成仁者始能知道；上帝亲自有启示！

耶稣对于自己的地位确知了，其余的问题都势如破竹地得了分判。时期已迫在眉睫。耶稣不挽回狂澜，那末以色列必要自撞于罗马的铁拳之上，一转瞬而消亡。以色列对于自己的存在，对于世界的使命，亦必尽归于无有。而在此危急之机，民众既不能受感于一朝，官府复不能容忍于须臾，唯一的对象即是以色列的领袖们。耶稣必须用惊人的挑战使他们受最深的刺激，从梦中醒过来。他们不醒，则有自己死——死便是最后的唤醒民族的方法。用自己的死亡，促他人的觉悟，是东方人最特别的，最伟大的信念；西方人不能窥见其中的精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人之死，圣贤英杰之死，即是国家天下所系命的威权。推此心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虽与上帝同德可也！对象既已看清，地点即无可疑，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将何以对付你那生命的主啊？

近二三月来，耶稣常常招集了门徒，教训他们，也常常祈祷，缄默无言，脸上有另一世界的光辉。门徒们时常往来于腓力的国

境与加利利之间，打探消息，供献食用，联络友朋，乘间治病赶鬼，暗暗的还维持着天国宣传的事功。他们感觉到有大事在酝酿中，观察到耶稣奇特的温爱与光华，恣尝到团契幽深的滋味；但不晓得云中雾中究竟是什么方向。此种事，尘心滞重的人，无法了然。其中存心最杂、尘染最深的是犹大；他老想跟随耶稣，舍弃了这许许多多，未见得有甚意义；不过苟且因循，暂观事变尚不肯决绝而远颺。耶稣而果有作为，他在天国中，当占重要的位置；耶稣而真的失败，他决定着自己亦自有惊动人世的、显扬名声的作为。而耶稣则如见其肺肝然。耶稣教育门徒，训练门徒，每待其自发而利导他们；因为他深晓得智慧是内发的，是艰难痛苦中生长的，是自觉的，绝对不能从外面烁人而成生意蓬勃的威能。他的事是生活在他们面前，将上帝的真理逐渐地启示给他们。他栽种、他灌溉、他培壅，昼夜的看守着；信这些微根嫩蒂，总有开花结果的日子。

又过了几时，——这时候的日月是我们不能推算的，——耶稣领了门徒们在约旦河的东岸行走，又渐渐的北向，到了凯撒利亚腓力比。凯撒利亚腓力比是在伯赛大之北二十四英里，是一个最秀美的地方。在古时候，马其顿的希腊人曾在此地开凿岩洞，为崇拜自然的神，名叫潘的，与仙女们的坛所。山崖之上，有一个神龛，是大希律立以媚外的，在那里供着罗马皇帝的偶象。他的儿子腓力后来将这个地方大加修葺，扩张建筑，做了他的首都，把她称为腓力的凯撒都。罗马皇帝即叫做‘凯撒’。凯撒利亚腓力比，是腓力媚外而定名的；意思就是腓力纪念罗马皇帝而开辟的都城。有一天，耶稣与他的门徒们登山临水，在这自然与人

工同臻优美的环境中，在这暗示深刻的境界中，一面走，一面谈心。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耶利米，或是古先知中的一位。”

门徒们将民众间所听见的各种猜度告诉耶稣。当时的人都信日期到了，上帝要将古先知从死人中宣召出来，差他们重到人间，为他预备那大日期。有人想施洗的约翰就是以利亚转世；希律就是这么想。他来了，要准备上帝审判世界，惩罚天下，要宣传天上降临的人的儿子，人们所希望的弥赛亚。人们想耶稣也许就是施洗的约翰，也许竟是以利亚自己。不过又有人想耶稣有点象耶利米，因为耶利米痛哭流涕地劝告以色列人不要反抗巴比伦，乃要服从上帝，免得亡国的惨痛；耶稣也同样的劝告犹太人敬遵上帝的旨意，不要作螳臂挡车的自杀，而召亡国亡心的大祸。无论如何，耶稣定是先知中的一位。先知之迹，已经绝灭了，现在在世的，若有作上帝的使者，传上帝的言论的人，他必是一位转世的先知。耶稣的言行，从开始就使人想他是先知。拿撒勒人以为木匠家里怎能出先知，耶路撒冷的文士们以为拿撒勒怎能出先知。而民众则以为他若不是先知，决不会行惊人的奇事。

耶稣听了，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这一问是一切关键的关键。门徒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回答；因为他们与耶稣亲近，如此预料，当得了如彼实现的结果。他们以为恕人七次，至矣尽矣，而耶稣则说要恕七十个七次。他们想法利赛人的酵是指饼。而耶稣则指他们的虚荣骄傲，与此种心术如酵发面的恶势力。况且要说出一个极亲近、极熟识、极佩服

的人是谁，心中虽有个成竹，却总不能成为一句确当的话，简直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他们也猜度得几分。这几个月来，耶稣的行径、教训、温爱、期望，无不显出他是他们所想望的基督。然而他们从前倒很清楚的这样想，如今反而糊涂了；因为他们在这几个月中心中起了一种莫可究诘的冲突，好象一个不甚清楚的远象与一个习闻习信的弥赛亚观念在那里。

他们正想的时候，彼得猝然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晓得彼得比谁都智慧高，他准的看清了，就非常的喜欢，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团契建造在这块磐石上，罪恶的权能，不能胜过它。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托给你，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耶稣在门徒们面前接受了彼得的承认，其余的人都没有异议，分明表示彼得所认的。即是他们心中所已识、口中所未言的，所以他吩咐他们不要将这个�息在外面宣扬，因为他的时机不曾到，免得引起无谓的纠纷。彼得所认的基督，分明不是当时人——属血肉的——所期望的基督，非由上帝的指示，非由心灵向上的直觉，断不会有这样深切的正见。这个正见，便是磐石；因为天国必须建筑在耶稣的基督生命上。有耶稣所有的基督生命的团契，即是天国，而天国的钥匙即是爱，舍己舍命的爱，——并不是权位，荣利，与任何不可捉摸的以秘密或玄想。所以从此耶稣便指示彼得与其他的门徒，他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

老、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们的许多痛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记得吧，天国是耶稣所有的那种基督生命，与夫以此为根基的团契；天国的钥匙是基督的爱，与此爱所发的自舍的精神。钥匙是解开生命的：解不开即是束缚，天上人间都是如此；解得开，即是释放，即是大自由，天上人间，亦都是如此！

彼得见其一，未曾见其二，知道耶稣是基督，未曾知道因此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彼得有了“磐石”，却不曾得“钥匙”。当耶稣提出“钥匙”来交托给他的时候，他拉住了耶稣，急急的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万不能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瞪着眼，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你是个阻障！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耶稣知道彼得热烈的、清洁的爱。这个爱要保全他，反而做了阻障。人间的溺爱，大都是如此的。爱可以僨事，爱可以成仁，看爱的目标何如耳。且彼得与其余的门徒，还在想耶稣是《末世论》所指示的弥赛亚。殊不知他们大大的误解了，于是耶稣对门徒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这些话门徒们没有一个人能领悟的。彼得是耶稣最赏识的，有忠心贯日、义气薄云的气骨；但耶稣现在对他忽而夸赞，把他捧到青天之上，忽而叱责，把他掷于黑狱之中，简直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同时，又告诉他们弥赛亚要受难。在犹太人中，谁听过将来会有一个被杀的弥赛亚？谁会相信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谁会了解他们所希望的受膏之主要死于祭司长与文士之手？又谁能明白随从基督的人反会不得威权官爵而去天天背负十字架的？门徒不了然，可是也不敢问；因为近来耶稣与他们极亲近，却又与他们极疏远，时常寥寥数言之后，即默然不语。他又时常独入深山，静坐长跪，象一个苦修的宗教家一样。因此，凯撒利亚腓力比的发显，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光明，乃是一个半明半灭的指示，半壁青天，半壁是疾卷的愁云。

过了八天，大约是纪元三十年初春时节，耶稣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他所最亲信的门徒，暗暗的上了一座山，也许是黑门山。微云迴转，青风吹衣，他们就坐在危峰之下。耶稣祈祷，他们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寂默之中，但听得幽壑飞泉，长林归鸟。不一回，明月在山，照得水银泻地，石磴生寒。彼得、雅各与约翰，心中愁闷，先是无精打彩地坐着，后来竟蜷宿在背风的石凹里，呼呼的睡着了，这时候，耶稣独醒，在冥默中仰对上帝。他走过来，见彼得们睡着了，便又轻轻地走开，立在石壁之下，月光照在他的白衣上。石上的树倒挂着，象一个飞下的人影；彼得正在梦中，被夜啼的鷓鴣叫醒了。他跳起来，远远的看见耶稣变了形象，衣裳放光，洁白得比漂白的布还要亮。正惊奇间，他举起头只见两个人自天下垂，正是摩西与以利亚，与耶稣说话。他便大叫道，“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个帐幕，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彼得因为惊惶失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正在那时，有一朵云飞来，遮蔽了他们。门徒们揉揉眼，周围一开，不见有什么人，只有耶稣独自立在回峰之下。

第12章

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

途中教训门徒

心知去不归

——陶潜

犹太人的逾越节将近，耶稣立志要直上耶路撒冷。他离开了腓力的地界，再进加利利，到了门徒所聚集的地方，见他们纷纷正在治病赶鬼。他们一方面与文士们辩论，一方面又治病赶鬼；因为当时人们对于这些门徒失了信仰，又听他们枝梧嗫嚅，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病也就治不好，鬼也就赶不跑了。耶稣就帮他们结束他们的事，众人许久没有见耶稣，以为他不敢再到加利利来；及至见他，非常的惊异，又以为他真有胆量，所以都上前来请他的安。不过耶稣领着门徒，暗暗的经过加利利，向撒马利亚走去，不愿意人们知道他的行迹。耶稣进加利利原是件极危险的事情，因为祭司长与希律的党羽各处都是，随时可以将他逮捕。耶稣相信上帝自有旨意，所以一直径行，只是慎细的提防着。

先是他在迦伯农小作勾留，摒挡行旅的事务；他的住处，只

有几个心腹的门徒们知道。雅各、约翰回家去见了西庇太和撒罗米，将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消息告诉他们。在他们想，这回耶稣上耶路撒冷一定是要去作王，显明他是人们所仰望的基督，一转眼就开启了光复以色列国的新纪元。雅各素来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刚愎好胜是事事不肯落在人后；约翰也是一个英俊不凡的青年。他们虽是忠义奋发，有神骏待驾的气概，却整个误会了耶稣的意思。他们的母亲撒罗米，原是耶稣的姨母，心里想既是如此，她就该帮她两个儿子一臂之力，在耶稣面前托个人情，庶几将来不但儿子们可以做高官，受显禄，就连自己，也有无限的荣光，因此，她满心欢喜地领了雅各、约翰上耶稣那里来，先给他行了一个大礼，说有事相求，敬希俯从。耶稣愕然，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呢？”

撒罗米回答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看了他们非常可怜，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么？”

雅各、约翰连忙接着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固然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与的；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

得国之先，耶稣与他的从者都要冒艰险、当患难，喝那苦杯，那是当然的事情，岂有顾得尊荣显贵而不肯付一点代价的么？于是雅各、约翰自以为大有把握，便欣欣然有喜色，其余的十个门徒听见了，立刻妒忌怨愤，恼怒这两个想要捷足先登的兄弟。

耶稣知道了，便叫他们来，婉转恳切地劝告他们，说，“你们知道世俗的观念是人民的君王，是主人，可以治理他们，且有大

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当作你们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当作你们的奴才。正如人的儿子生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性命，作众人得救的代价。”

门徒们又面面相觑，不能了解。于是耶稣领过一个小孩来，叫他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象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上帝。”

这次的旅行多少是有秘密性的。耶稣的目的只要直上耶路撒冷，途中没有耽误，不为希律的党羽所截取，不为文士与法利赛人所侵扰就好了。所以临行之前，先差遣几个门徒在他前头走，好去打探消息，安排寓处。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原有两条路，一条是直穿撒马利亚南行，路线短；一条是避开撒马利亚向东，渡过约旦河，沿河的东岸南行，进耶利哥，然后西向耶路撒冷，路线比较长。撒马利亚人是与犹太人世代相仇、生生相杀的，非有大队行旅，不能经过他们的境界。约旦河东，是底里亚，正是希律的领域，且有大城市，对于耶稣有许多不方便。因此，耶稣的初意是要向撒马利亚方面走。先走的门徒们到了撒马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耶稣预备寓居；那里的人不肯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要上耶路撒冷的人们。撒马利亚人最反对上耶路撒冷去守节的人，因为他们经过终不好好的规规矩矩的行。雅各约翰已经象脱羁的怒马一样，听见前面有拦阻，便大怒，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灭这些人，象以利亚所作的么？”

耶稣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还并不知道！人

的儿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约翰又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了你的名赶鬼，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不要禁止他，”耶稣说，“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各行异能，反会轻易毁谤我的，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

正当耶稣与他的门徒们计划渡约旦河往东转南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一听，悲不自禁，因为他现在几乎无家无国，究竟要上哪里去呢？拿撒勒已经拒绝他，加利利已经拒绝他，适才撒马利亚也已经拒绝他。终日长行，终夜无眠，前途茫茫，夫复何为？于是就对那人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鸟有巢，只是人的儿子没有安枕的地方。”那时，旁边站着两个人，也是想跟随他的，他对他们说，“跟从我来！”

第一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了我的父亲，再来跟你。”

耶稣说，“容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只管去宣扬天国！”

第二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了家里的人们。”

耶稣说，“手扶犁头而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

时机迫促，光阴宝贵，望艰险的前途，知大难之将来，非常的日子，岂能再作平常的事务，葬亲别友，尽是人情，岂可因天国而弃除养生送死的大事？无如洪水横流，泰山崩颓，人生不幸，值此艰虞，岂不应当先务其急么？门徒们虽然感觉得情势的紧张，却依然如在梦中；其余的门徒，简直连一个糊涂的梦都不会做

得!耶稣想着,心中有彻底的悲哀。孤单啊!冷独啊!谁能理会此心呢?因此他行走的时候,好象独步,没有人与他同行一样。他走在前头,默然的一个人;门徒后面跟着,虽觉得有异,惴惴然,惊惶恐怖,却终不敢发问。闯走了好几里,耶稣立定了,等待他们。十二个又都聚在一处;耶稣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的儿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把他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可是过了三天,他便要复活!”

门徒们依然不得要领,彼此议论,不知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懂耶稣;因为他们只能体会肉体的事,不能体会心灵的事。其实耶稣的话,一次清楚一次,告诉他们,自己是要舍命的;天国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消灭的;他虽赴死,只要三日,——最短时期内——天国的生命,就可以死灰复燃,光明炽盛起来的。人间的悲哀;人间难免的悲哀!泰山在前而不见,长河对面而不知,人不死,而心死,不亦大可哀乎?可是耶稣信上帝,也信人;他晓得门徒不了解,所以又转辗迴环指示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与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一个预算,计算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奠了地基,不能成功,旁观的人都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与别一个王作战,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抵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

门徒。”

行旅当中，耶稣遇见了許多人。因为逾越节近了，他们都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其中过路的，有几个法利赛人，见了耶稣，就连讽带刺的对他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要想杀你啊！”

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决不能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希律是乖觉的。耶稣虽然在艰险之中，却仍有許多人追随他，希律若逮捕他，在这人们往来不绝的时候，必须闹出事情来。况且他又是以利亚转世，施洗约翰的后身；一旦杀了，岂不更有后患？现在耶稣既然是上耶路撒冷去，自投罗网，那是最好不过的：这桩交易尽可让给彼拉多那个笨东西去做，自己倒落得一个干净！耶稣这样的对那个一本正经，不识时务的法利赛人说，倒是为希律开了一条出路！

那时候，又有人将彼拉多怒杀加利利人的事情告诉耶稣，说彼拉多因为加利利人倔强，所以最恨他们。耶稣与同行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除了犹大之外——须要格外小心才是；免得在耶路撒冷吃了他的亏。因为近来，彼拉多残杀了许多加利利人，将他们的血是搀杂在他们的祭物中。毒辣恶狠，真是一等。耶稣听了，问那些告诉他的人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往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人们议长论短，既说彼拉多可怕，复说加利利人有罪，把陈腐的旧见，充满了心脑，而自己

则竟好象是个例外，全不想革面洗心，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人而自得，虽有彼拉多的毒辣，西罗亚楼倒塌的那种危险，又安能损其毫发？耶稣对于他们，曾经尽心教诲，而他们总是道听涂说，醉生梦死，为人在世，竟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又慨然的对他们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时期到了，他到树前找果子，却欲一无所有，就对园丁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年年来找果子，竟毫无所得，不如把这棵树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园丁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结果子便罢；若再不结果子，就把它砍了’”

此番上耶路撒冷真是千难万难。撒马利亚人不容纳；希律的党羽和文士与法利赛人不放松；门徒与门徒们，就是耶稣所依靠的一班人，不了解；而且风声鹤唳，处处皆惊。耶稣所最感痛苦的是门徒的不觉悟，看这种情形，他们如何能分担他的忧虑，共当他的患难？当十二个门徒争权位的时候，不但是犹大在内愤愤然，即雅各、约翰，反为发生问题的人物；不但是雅各、约翰，即在凯撒亚腓力比认他为基督的彼得，亦不能处之泰然。彼得思想中还是摩西，以利亚的法律与先知的训言，尚不能超于这些个而透认耶稣的新的基督观。流行的基督观是以权能尊威为中心的；耶稣的是以纯爱舍身为中心的。古时先知最高的神仆观是以以色列全民族为受命者的；耶稣的神仆观是以自身为以色列的灵魂，而肩负使命的。彼得既不明白这一点，其余的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路旅行的时候，门徒们还唧唧啾啾的争论论功行赏的问题。这一个说我先来，所以任劳的时期长，应当多受勋禄。那一个说，不然，我虽后来加入，却在最艰难忙迫的时期，任怨任劳，

应当多受恩赏。耶稣听了不胜怅惘，就用一个譬喻向他们说，“天国好象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工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他与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讲定了，即打发他们进园去作工。已初时分，看见街头尚有闲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里来，当给的工资，我必给你们’你们也进去了。午正申初，又去雇了人来。酉初也还看见有人闲着，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此闲荡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用我们’。家主说，‘你们也来葡萄园作工吧。到了晚上，他对帐房说，‘叫工人们来，付给工钱；从后来的人起到先来的人止。’酉初进园的工人各得一钱银子，先到的人心中以为他们必要多得工资，岂知所得的，也只是一钱银子，就埋怨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在日头底下，奋力勤工；那后来的只做得一小时，你竟叫他所得的跟我们一样吗？’主人回答其中一个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了你的去吧。我给那后来的与给你的一样，这是我的事。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用吗？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么。’这样，那在后的将在前，在前的将在后了！”

因为离逾越节还有好几日，所以耶稣不必急赶路程；每逢可以停顿之处，他仍旧作少些宣传天国的事，他的门徒更是踊跃地分头去干。不过耶稣最大的事是预备门徒们，叫他们有深的了解，知道此番的事，是一种剧烈的争战，是一个万死一生的冒险。同时，他也要他们知道自己辞世之后，应当如何继续努力，使天国有究竟的实现。有时他用譬喻寓言讲给他们听，使他们心目中有的一副图画，容易记得；有时他用相反相成的言辞教诲他们，使他们受深刻的刺激。现在的教训与从前的迥乎不同；其中充满了

悲愤的情绪，急迫的刺激，所说的都有汲汲不可终日的意思。耶稣自己也与半年前不同；他本来是兴高采烈，活泼欢欣的，人人觉他是冬日春风，煦和可爱；因为他自己的希望很高，以为可以由改造民众，而挽救以色列的危亡。他虽知道自己的生命日日在危险中顶撞，却不如现在那样万死一生的惨黯。如今呢，上帝的旨意已经明显，他必须在耶路撒冷受难，他仍依仗着民众，若民众不离弃他，他与祭司长，长老，文士，法利赛人争战，或者可以一挑衅而转移他们，使他们失势而自己取而代之，再来作保全以色列民族灵魂的事工。这是宗教的革命，亦简直是政治革命。但是成功的成分，千万分中不到一二分。要救以色列，在于耶稣则唯有此途。救国救民原当本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去干；万一有成，那末荣耀归于上帝；若至终必败，那末以身殉之。将一己的舍生，去促使全民族的觉悟，一人可以失败，可以死亡；若因此而以色列民族的灵魂得以保存，则一死又何足惋惜？况且上帝的旨意是奥妙幽远的，岂不要转溃败为胜利，使不能一旦行于犹太的大理想，转能为世界万代所宗仰而赖以得救的方法？近则救国家，远则拯人类，只有十字架是至大至刚的权能！

这样的想着。耶稣就严厉热切地对门徒们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使已经燃烧起来，不就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洗礼，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那时门徒们以为耶稣可以一举手而定家邦；从此之后，世界便可以和平了；但是耶稣转辗思维，此种和平，尚不能猝然实现；目前以及将来，一切便是高的理想与低的私心；两相冲突，不但是国际间如此，即一国之内，一家之中，亦必如此。所以又说，“你

们以为我来是叫世界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人要彼此纷争，三个人和两个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

时势紧迫，危在眉睫，而门徒们犹然不知。耶稣对此真有一人独醒的慨叹。凡事有朕兆，朕兆已经明显，以色列若不急改方针，犹逞迷信的梦想，希图用强权神迹去胜过铁血的威武，真不啻蚊子负泰山，商姬驰长河，非唯不自量，抑且愚鲁有甚于自杀。耶稣因此慨然的对众门徒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下了雨。南风一起，你们说，天气要燥热，也就燥热了。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变化，怎么看不出这时候时势的变化呢？你们又何为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你的仇敌去见官，还在半途，务要尽力与他讲和了结。恐怕他要捉你到官里去，交与狱卒，禁锢你在监狱里，那时，我告诉你，你若不受尽折磨，就断不能出来了。”

耶稣自己决志以身殉国，以死救世，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了。可是自己离弃人间之后，他的理想，当有继续发扬的人去阐扬传布，庶几以色列虽亡而等于不亡，上帝的国虽受打击而等于另辟新世界。在这一点上，他必须预备他的门徒们。只是知音渺少，此曲难赓？耶稣不禁有举世无人之叹。有一个门徒听见了，愕然，便冒昧地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你们要努力进天门，”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也知道你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在哪！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拉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的祖宗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你们却被放逐，在外面切齿而哀伤！同时，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只是在后的将在先，在前的反而落后了。”以色列民族应在上帝的国里，为全世界的领袖，奈何执迷不醒，反叫异族的信众，超在前头；知道吧，人可不醒，道不能亡；只可惜以色列太自弃了！”

耶稣又对门徒们说，“你们要腰里束上带，点亮了灯，自己好象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喜筵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给他开门。主人见仆人惊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主人必且叫他们坐席，自己束带伺候，主人或二更天回来，或三更天回来，看见仆人惊醒，那仆人就有福了。人要须惊醒！人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自然就会惊醒，不容他挖透房屋，偷窃物件，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要准备着，因为天国来临，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彼得听了犹不了解，问说，“主啊，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说的呢？”

耶稣说，“谁是那忠心耿耿，识见朗朗的管家，主人派他经理家务，按时分粮给一家的人呢？主人来，见他忠勤，他就有福了，主人必且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若仆人想主人必迟来，就纵酒恣饮，随意打仆役婢女；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主人来了，岂不要重重的惩治他吗？岂不要定他与不忠的仆人同罪吗？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既不准备，又不顺他的意思去行，他必多受责打。那不知道

主人的意思的，做了该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彼得深受耶稣的托付，应作天国的磐石，应将天国的钥匙，为民众、为人群开辟门径；所以耶稣切切的告诉他，多给则多取，多托则多要的意思。耶稣对于他的期望是最深切的；然而他还未澈然悟入，体会耶稣的深意。

走了几天，离耶路撒冷不远了。耶稣想到自己好象一个王，上远地方去，夺取王国；又想到他去了之后，他的从者，必有忠伪勤惰相互迭出的情形，觉得应当预先警戒他们，使他们奋勉工作，维系天国的进行。他又想起从前大希律的儿子亚基老到罗马去请求，要作犹太国的君王。犹太人乘他出国之时，竭力反抗，不让他窃取犹太的国柄。后来他得了罗马的允许，回到犹太，重赏效忠于他的人，也重重的刑罚了反抗他的人。想着，耶稣就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将十个仆人召来，交给他们一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的日子。’当时，他本国的人恨恶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要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后来，他得国回乡，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行商，有多少赢余。第一个上来说，‘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治理十座城。’第二个说，‘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又对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还在这里，我把它在手绢里存着。我本来怕你，因为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放来的尚且要去拿，没有种下的尚且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奴才，我要凭你的话来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未放即要收，未种即要收，为什么不将我的银子存在钱店里，等我回来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呢？”于是他吩咐他的从人说，‘将他那锭银子夺过来，给那有十锭银子的人！’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君王的，可以牵过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行路的人纷纷纭纭的议论天国的事情。他们听见耶稣教训门徒，又听见门徒自相传说，所以感觉了异常的兴奋，彼此猜疑。有几个法利赛人听得不耐烦了，一直赶上耶稣那里，问他说，“你们讲上帝的国；到底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呢？”

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那里，看啊，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人的心里。”

第13章

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

途中的人事

而浑然中处

——张载

上耶路撒冷守节的人，经过庇哩亚，往往在几个希腊化的城市中，看看洋化的景象。它们看见希腊神庙，里面供着石刻的男女偶像，又有英雄的气概，又有温柔的美丽。他们是敬拜独一无二真神的，觉得这些都是外邦人的虚假。可是小孩子们看了，虽然因为大人都指斥它们，不敢多说，心里却依然觉得有意思。来来往往的人们很多，耶稣与门徒也在众人中行走。在街道的一边，有一个小孩说，“看哪，那走过的人，不是象庙里那个英雄的石刻么？多么昂藏啊！妈妈，妈妈，我要去，我要走过去看看他！他会不会打我们小孩子的？”妇人一看，原来就是拿撒勒的耶稣。她曾经听过他，受过他的感化；现在小孩子既然要去看他，他就很乐意地领了他去。耶稣他们走得快，所以她只好领着孩子追；其余的妇女们看见了，也领着孩子们跟上来。耶稣与门徒们正有事要干

办,心里正在急;可是他看见妇人领了小孩子直追,就立定了。小孩子说,“妈妈,你看他多么好,他还笑着呢!妈妈,我要他摸我,我要他摸我!我也要摸摸他!”门徒们不耐烦了,责备这些人说,“走开吧,走开吧!别胡闹了。”

耶稣就恼怒他们,对他们说,“让小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里都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的国的,若不象小孩,断不能进去!”

你看,那些小孩子,多活泼,又多聪明,心里毫无半点的成见和骄傲。他们那么闹,那么顽皮,那么淘气,比起死气沉沉的正人君子来,不是象生龙活虎之于泥塑木雕么?天国的事业不能依靠那些习惯已经僵化在骨头里的人们。天国是在将来,是在这些小孩子身上!不记得么?这一代的人物,在古传习俗的笼罩之下,哭不是,笑也不是,吹笛子跳舞不是,捶胸悲叹也不是;简直是没有办法的!大凡一个人失去了小孩子的生命便就要不得。世界上的天才,无论他年纪多么老,岁数多么大,总依旧守着天真,总保存着赤子之心。犹太国就坏在假,一假就老,一老就死;那是一定不易的天经地义!于是耶稣笑迷迷地把小孩子抱起来,摸他们,为他们祝福,小孩子们淘气极了,又摸他的头,又捋他的胡子,大笑大嚷了一下子!门徒们这几天看见耶稣有点怕,这些小孩子简直一点都不怕他。

在希腊化的城市里,有许多富庶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者,虽然有钱,却是不象好些个别人,一有钱就洋气十足,忘记了祖国的精神。他是兢兢业业的,守法律,信上帝,从不曾越出犹太人的轨范。有人告诉他,说象他那样的人,总该去

见见耶稣，领略领略他的教训。他想不错，打听得耶稣正经过那里，好机会不可失之交臂，所以一起心就来了。一见耶稣，连忙跪下，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看了他心中觉得诧异，因为这个人又诚恳，又谦卑，又满心的要做好人，可是他又称他为“良善的夫子”；大概他想“良善”两字，就是守法律，奉经典，死守遗传，事事周旋中规，折旋中矩的意思。所以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诫命你当然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作见证，不可亏负人，应当孝敬父母，……”

耶稣还没有说完，他就抢着回答说，“夫子，这一切，我都从小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因为他实然是诚恳迫切，有心向上。但是耶稣想这个人脸上诚恳之中，总隐着一股尘俗之气；大概财产殷厚，堵塞其心，所以如此。看他穿的都是些细软贵昂的材料，脸上虽不大丰满，却已有团团的趋势。他的救法，只在超脱金银的束缚。同时，耶稣又想他如果真想承受永生，他总得跟随我来，在这急迫的时会中，做他的贡献。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所有的，分散给穷人，然后乃有财宝在天上；并且你还要来跟随我。”

少年的富翁听了这些话，心中万分为难。他是极精细的，所以细细地访问耶稣必须舍弃一切的理由；耶稣一一的回答他，告诉他自己所处的危险，须要想法子得解脱，告诉他天国中如何须要他的辅助，民众如何困穷，又告诉他若然要求得永生，非跟着

耶稣一同冒险不可。他打量了一番，又盘算了一番，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委决不下；至终他只说了“再见吧”，忧忧愁愁的去了。

耶稣周围看着，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门徒们觉得非常的惊奇。

“小子们”，耶稣又说，“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哪！骆驼穿过引线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们分外惊奇了，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恳切地注视着他们，说，“在人固然是不可能；在上帝则不然，因为上帝万能。”

“看哪”！彼得接着说，“你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人为我与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地产，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没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今世受逼害，来世有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落后，在后的将要超前了！”

甚矣！牺牲二字之难明也。其实，所谓牺牲，亦不过是弃其小也者，就其大也者；亦不过解开铁锁链，握得玉如意，进入解放的生涯，享受大自由罢了。撇下了房屋亲戚；则天下的房屋亲戚莫非我有；舍弃了荣华富贵，则天下之荣华富贵莫非我享；犹之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神与俱往耳。同时，大解脱实在还是大私心；所以人得了脱度，还须为世间担当苦难，还须进入处处逼人的生活，往来于地狱之中。这样，人才得永生，才得知道永生是什么一回事。舍此而推测揣悬，想来想去，也只不过得了一个死静。勇敢的高峰是多高，纯爱的深渊是多深，问

耶稣。在人是不可能的，在上帝则不然，因为上帝万能。

在没有上耶利哥之前，耶稣与门徒进了一个小旅店，要在那里安歇一宿，准备第二日早晨，天气凉爽些，再上耶利哥；因为三月内，春雨之后，地上的烂泥搅成一片，在太阳里晒起碎缝来，蒸得低湿的土地热腾腾地使人发闷。耶稣正坐着休息，有一个法律的师傅走上来，试探他，问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与他闲谈，反问他道，“法律上写的是些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呢？”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一样。”

耶稣本来不愿与他多谈，心中正沉思着，就说，“你回答的是，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位教法师看见人渐渐地团拢来，要听他们的谈论，很想显显自己的高明，于是他又问：“那末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正想上耶利哥的路径，便顺口用了一个譬喻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半路上遇见了强盗。他们剥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地从那边过去了。独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倒动了慈心，走上前去用油与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等我回来一定付还你。’你想这三个人中间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

人的邻舍呢？”

这一问倒叫那位教法师为了难。祭司和做祭司生活的利未族人，不成问题的，不是那个遭难的人的邻舍了。不然，他们是犹太人，是敬奉《摩西五经》的，怎的又绕在垂死的人那边，不顾一盼的走了呢？可是撒马利亚人，——哼——让他比祭司和利未人好，那可太恶作剧了。撒马利亚人简直算不得人。所以他想了想，很聪明的回答耶稣说，“谁是邻舍？是怜悯他的吧。”

“你去照样行吧。”耶稣说。

第二天早晨，耶稣与门徒们沿着一条清溪，弯弯曲曲的下坡盘壑的行。旷谷里迷雾蒙蒙地，死海在他们的左边，在太阳里像一块生铁，钝钝的铺在山兜儿里；海里升上了一阵迷雾。约旦河在二月里泛滥了之后，将一层烂泥，留在地面上，晒得干而裂，一片一片像鱼鳞一样的了。他们到了约旦河，在浅的地方，涉水而渡，上了西岸，然后顺着羊肠曲径，在峭壁与高泥墩中间穿行。耶利哥城现出在前面。棕榈叶的青色里透出大理石宫室，露天戏园，与敌楼来。城里的建筑是大希律所造，他的儿子亚基老所修理的。以利沙泉的水活活的流，润着果木园，把地方灌溉得个像丰美的园林。城的那一边好像靠在犹太的光山坡上；翻过岭去，他们就可以望见耶路撒冷了。

耶稣正要进耶利哥的时候，有许多人拥挤着，因为这几天，守节的人愈来愈多，都在耶利哥作暂时的耽搁。城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个税吏长，又是个富翁。他听说过耶稣许多的事迹，没有看见过他，心里老是想见他一面，看他是怎么个样儿。他有几个钱，人们所以不能不顾忌他一些面子，可是他究竟是罗马帝

国的走狗，犹太人心里总不能器重他。他幼年的时候，连父母都因他太顽皮、太没有出息，而说他是没有希望的坏东西，动不动亲戚朋友都感觉到他的不长进。后来，纵然他要学好，也没有人相信了。因此，他横了心，一不做，二不休，干了几年，便做上了税吏，又几年，竟做上了税吏长。耶利哥是交通的要道，商业货物，经过的很多；罗马帝国在此设立税关，雇用了得力的犹太人，搜刮许多的进款。撒该当税吏长，事情办得非常之好。他为罗马打算，也为自己打算。捞了这么一笔钱，他也就阔了；可是他很硬气，从来不肯刮穷人。那些刮精剔骨的富翁，他倒着实剥削些，好出出他肚子里一段不合时宜的恶气。听说耶稣在人堆里走，人多，他又是个矮子，看不见，就爬到桑树上去等候着。耶稣远远地看见桑树上爬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流氓，又看见人们指着他，骂说这个撒该，是个卖国的，是为罗马搜刮犹太人的税吏，耶稣就明白了，晓得他就是耶利哥赫赫有名的地头蛇。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耶稣走到了桑树之下，抬头一看，见了撒该，就笑着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晚上，我打算住在你家里！”

撒该见耶稣如此待他，心里一乐，几乎从树上摔下来，一个拉比居然与税吏会做起朋友来；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的了！撒该急忙下了树，欢天喜地的把耶稣与他的从人都接到家里去；管人们说长说短，那真一点儿都不相干。众人见了，当然议论纷纷的，说他又与罪人做朋友了，说他闹得更不象个样儿，竟在罪人家里住宿了。撒该家里是咨嗟立办的，一忽儿就摆上筵席来，就有许多不三不四的弟兄们来作陪客。耶稣与他们宾主同欢；大家谈谈京城里的新闻，说说旅客们的趣事。等到晚饭已毕，撒该沉着脸，

严肃地立起来说了一片话。他诉说从小到现在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自己的不长进，人们对他的不信任，自己没有机会悔改，更没有朋友辅助，以致于落到做税吏剥削同胞的勾当。他又说他没一个了解他的，耶稣就是他生平第一个实在的知己！从前他要钱，因为他没有别的可做；如今他不要钱了，因为他晓得了他有了一个真的知己！说着，他竟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耶稣坐在一旁，静静的看他，心中充满了怜惜与温爱。他并没有说过一句撒该不应当这样做，那样做的话；可是他这自然不拘的风度，比说话还要强。撒该说完了话，转过身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现在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敲了竹杠，刮了地皮，我就加四倍偿还他。”

耶稣说，“好，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的儿子原来是寻求救援那丧失的人们。”

过了一夜，耶稣离开了耶利哥。城外有一个要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正坐在路边行乞。他听人们说耶稣在撒该家里吃饭住宿；这时候又听得嘈杂的声音，就问同伴们说这是什么一回事。他们告诉他说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行奇事传天国的，正在走过呢。他一听就大声直嚷，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越发大呼大嚷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可怜我！”地喊个不休。他的声音悲而切，恳切而激昂，不象要钱的样于。

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

门徒们与同行的旅伴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吧，起来，他正站着等你呢！”

瞎子撇下了衣裳，丢下了破甌与杖，跳起来，走到耶稣的跟前。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作什么？”

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你去吧，”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欢天喜地，决意就在路上跟了耶稣。

从耶利哥下去是一片平原，天气非常热，那里的路高起来，在耶路撒冷的西南，纡曲在起泡的，灰石的山岗之中。前面尽是一些光山，一层高一层，直挺在寸草不生的世界上，太阳当顶的时候，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在耶利哥与橄欖山麓之间，可谓没有一点水。山上有石涧，转弯抹角的地方，都是在猝然之间，真有“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样子。耶稣讲那良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大概心目中指着这个地带。耶稣这次经过此地，人又多，又是在白昼，当然毫无危险。到了下午，他与同伴们都到了伯大尼，已经走了十五英里地。伯大尼是个山村，离耶路撒冷很近，可是望不见耶路撒冷，这个还得拐一个弯儿。

马大与马利亚好象预先知道了的，早在那里等候着。这回他们的兄弟，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是不在的了。她们见了耶稣悲喜交集，又笑着，又下泪，不知怎样才好，因为明天即是安息日，又因为马大与马利亚挚切的挽留，耶稣就吩咐门徒们先往前走一步，去找住宿的地方，自己在伯大尼住下了，马大一面应酬耶稣，一面预备饭，预备安歇的窝子，纷忙得只少手来做，只少脚来跑。马利亚呢，却什么都不管，什么都忘记了，只坐在耶稣跟前，听他讲一年来的经过。耶稣将他现在的计划略略的告诉她，她默默的想着，悲一阵，喜一阵，只管出神。原来他独有会心，不但是她的

直觉力极敏锐,就是她的信心,也加人一等。那时马大太忙了,心里烦恼,想她的妹子,真的不解事,怎么一个弯儿都不动,老是坐在那里,这是干吗呢?耶稣不说话了,马利亚也呆呆的一言不发,好象心上压了一块泥砖似的。马大气不过,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么,请你吩咐她来帮帮我吧!”

耶稣知道她们两个的脾气,也知道马利亚心中的悲感与了解,便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这许多事,思虑烦扰么?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他在疲乏悲哀的时候,依旧有一点诙谐的意味。马利亚因为姐姐叫了,方才有点不好意思,便立了起来。耶稣挥手叫她再坐下,指着她说,“马利亚已经拣了那上好的一碟,是不能夺去的!”饮食安眠,在于一个行旅辛苦的人,固然是要紧的;但是孤独,悲哀,在茫茫的世界上,又当有什么好菜、好饭、好床铺来安慰呢?马利亚拣上那碟上好的菜,供给耶稣,岂不胜于玉盘珍馐么?孤高的人,要知音,而知音渺然;要朋友,而朋友杳然,要了解与同情,而了解与同情竟比和氏之玉,石家之珊瑚,更为难得!坐下吧,马利亚,只几何时,你的主,你的朋友,便连这一点的安慰都不能享受了!

在伯大尼有一个长过大麻疯的人,名叫西门,请耶稣吃饭,并请了十二个使徒同席。那是纪元三十年四月一日,安息日的晚上。马大喜欢做事服侍人,所以被请去帮忙。马利亚当然毫无用处。他们坐席的时候,马利亚悄悄的拿着一瓶最贵重的真哪哒香膏来,打破了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芬芳扑鼻,竟把酒肴的气味都压倒。门徒们中间有几个人看了这事不顺眼,很不喜

悦。加略人犹大更是如此。自从耶稣不肯作王之后，他老是气愤愤的，耶稣也很知道，曾经明明的指责他，说他是魔鬼。今天，马利亚，那个懒惰无用的女子，来用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居然把他当作君王看，他竟安然顺受，显出极感激的样子。这是什么一回事呢？难道一个弱女子，竟比加利利成千成万的群众还强吗？难道她这么一来就能叫耶稣做了王吗？犹大心里又气又愤，看见其余的人也有点不高兴，他就猜着了他们的心思，代他们发发言，出出气也好。他就哭丧着脸说道：“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耶稣胸中雪亮。一切的事上帝自有旨意；人力是无可挽回的。他也不发怒，也不兴奋，只是安静地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他是预备我的安葬的，所以将香膏来浇在我身上。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犹大岂不知道什么是美事？他是乖觉的，不过他心中就只有自己，没有耶稣。耶稣说“你们不常有我，”他声音中有无穷的悲怆。他的话，谁能说不是伤心人语？谁能说他不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伤心人？伤心的人，才有深切的透人，彻底的了解，也才能说，“我告诉你们，普天之下，福音传到那里，这个女子所作的事，也要传述到那里，人们都要想念她！”

在这里，一个是流芳百世，一个是遗臭万年。

第14章

耶稣对耶路撒冷的领袖挑战

颷起持天钩

——李白

没有离开伯大尼之前，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往前面村子里去借了一匹驴驹，因为他决意要骑了驴驹，象先知所指的君王一样地上耶路撒冷。他知道与他同行的门徒与旅伴，许多人，都希望他做王，虽然他们的观念是不清楚的，驴驹还没有牵来的时候，他带领了几个亲信的人——彼得、雅各、约翰、马大、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等，——先到伯法其去等待。从伯大尼出山口，一拐弯，就是伯法其，在那里过去一些，他就可看见耶路撒冷，在晨光曦微的薄云中。他心中悲愤郁结，明知此去是只手回天，要遇见万山的崩溃，好象耶路撒冷整个儿要倒塌下来，压在他的身上。他在前面走，其余的人后面跟，大家都屏息而行，感觉到情形的严重。山回路转，耶路撒冷，壮丽巍峨的耶路撒冷，即高耸在他们面前。

耶稣一见耶路撒冷，心中的悲哀，像洪潮一般地涌上来，不禁放声大哭。他含悲叹息，说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用石头砍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象母鸡展开翅膀庇护群雏一样，你总是不愿意。看哪！”耶稣转身对跟着的人们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墟，留给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了！”

不一回，门徒将驴驹牵来，许多从人和守节的旅客们都兴兴头头的跟了来。人愈聚愈多。这时节离开逾越节的正日还有五足天，可是各处来的犹太人已经有好几万，他们要早到些，可以在圣殿里行洁净礼，将他们从外邦带来的肮脏都洗涤尽了，准备好守逾越节。门徒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让耶稣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又有许多人把野地里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大家前呼后拥的下山坡来，他们唱着歌，手里摇棕榈树的枝子，闹得震山荡岳，如潮如海一般。群众的声音举起了他们民族中有名的圣歌，唱…唱…唱：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上第一块石头！
这是上帝的作为，
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
奉了上帝的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唱了，大家又高声欢呼“和散哪！和散哪！高高在上和散哪。”“和散哪”——即是拯救我们的意思。离城门不远，群众又唱了起来：

郇城的人民哪，
应当大大的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众哪，
应当欢呼！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他要施行救援！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
骑着驴的新驹子！

唱了，又接着欢呼说，“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急得满头流汗，赶上去，到耶稣那里，央求他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这样的闹，算什么呢？这样的天翻地覆，简直不成个事体了；不要闯出大祸来了吗？谁又该作君王，闹乱子，叫罗马人来干涉逾越节的尊严呢？

耶稣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着口，噤着声，这些石头也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大为震惊，彼此问道，“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法利赛人惊惶失措地叹息，对那些反抗耶稣的同伴们说，“你们简直是徒劳无益，全世界都已随从他去了！”

民众的不可靠，一时的示威的不可恃，是耶稣所深深晓得的；祭司长、长老、文士、法利赛人们的阴谋诡计，毒辣凶恶，也是耶稣所深深了解的。他也不震惊也不恐怖，后面的桥梁，既已焚了，舟已沉，釜已破了；前面自有上帝的指引，他的血要开成一条

以色列民族得救之路，要辟出一个全人群得救之门。所以他默然镇静，凭恶势力在黑暗中进行它的毒计，他此刻则可以依依民众暂时的呵护，去与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作一番澈底的周旋。他要把他们的恶毒、罪孽，自杀的方法，自私的陋习，一切的一切，完全显露出来，现在的事，只有他们投降在他的圣威之下，革面洗心，起来同心救国，把上帝的旨意，成全在民众中间，然后推之于全世界，不然，就是他死。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他死的成分有九分半，他们投降的成分几乎没有半分。那全在乎上帝的旨意。若是上帝的旨意要他死，那末也毫无妨碍；他已尽心尽力，更无怨憎，更无惶惭。况且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烂了，便只是一粒；麦子的死而烂，原是生命的起头。人们或许想耶稣尽可居易俟命，犹太人不接受他，何不往推罗西顿去？一时无成就，何不抱着百世以俟圣人的思想，作比较稳健的举动？可是耶稣早已想过这些思想。他眼看犹太灭亡在即，岂能静待其变而不赴汤蹈火，以性命作孤注之一掷？他冒了险，也许尚有希望，纵然所希望的毫无把握。况且他的使命是向着犹太人的。若一旦事在危急，见难思退，避到外国去；若尚有一线的生望而即掉头不顾；这岂是耶稣的意思？惜生爱命，耶稣与人是一样的。但是见难而退，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即忠臣义士尚且不肯；况于耶稣，岂肯寻找出避人耳目的理由作为推诿之辞，而自己逍遥于烟尘苦难之外？大凡圣贤的心志，神人的见解，至愚而至拙，至大而至刚，莫不出于常人范例之外。不然，这个世界上尚有岳飞、文天祥、苏格拉底、耶稣这一类人吗？没有这一类的人，尚有我们这个不可能而竟能的世界吗？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环城察看了一回，然后进了圣殿，又周围观察了一回。殿宇里已经有了盛大的准备，不是准备敬崇上帝，乃是准备买卖，将成千成万的金钱财宝，从穷困的民众身上收刮拢来，叫一班不劳而食的祭司们，撒吐该人们，养得肥头胖耳，过那其实不可能的好日子。城里头，一面则罗马的旗帜飘扬，戍兵威立，一面则芸芸总总，醉生梦死。以色列祖宗所遗下的精华：虔敬与勇猛，警醒与戒备，皆不知抛在何处。但见成千成万的人拥挤不开，买卖喧哗，你争我夺，——简直是升平的气象！耶稣观察完毕，便嘱咐了门徒们几句话，自己径往城外，回到伯大尼去了。白天里他尚有民众的保护，黑夜里则狡狐号月，豺虎随风，他得分外的谨慎。此外，城中虽因他的来到而议论纷纭，祭司们和法利赛人虽因他的猝然临之而措手不及，他尚不至有性命的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他黑夜里住在何处。

四月三日上午耶稣回到耶路撒冷。他的门徒与许多民众跟随他，紧紧的上圣殿去。到了外邦崇拜上帝的院子里，看见作买卖的已经嘈杂纷纭，浮摊设柜，搭棚立架，简直是一个做好生意的市场，他便赫然大怒，按照他所预定的计划，将手里的绳子做鞭子，将那些做买卖的赶出去。他的愤怒象火一样地从他的眼睛里爆炸出来，他扬起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院去，倒出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同时喊着卖鸽子的人，叫他们把鸽子拿出去。作买卖的人虽有许多，却没有人敢抵御耶稣的威势，因为他的力量与震怒是没有人能够拦挡的。一时秩序大乱，民众附和着，那些作买卖的人都抢着自己的器具银钱，抱头鼠窜地四面奔逃，一齐被轰出殿门去。耶稣一面赶他们，一面嚷着

说，“你们敢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让他们出去，却不许他们搬了东西经过圣殿，对他说，“经上不是记载着的吗？‘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祈祷的殿；’你们竟把它当作贼窝了！”

民众们因为耶稣威武，果然是他们所希望的基督，所以大家助威随和，觉得这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上帝是他们要崇拜的；祭礼是他们要奉献的，但是出重价钱，买祭物，又不得不买院字的祭物，叫祭司们做好生意，收刮他们的脂膏，在罗马人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担上面再加一个重担子，那是他们心中最气不过的。现在竟有一位耶稣，那自认为上帝的儿子的基督，敢为他们吐气扬眉，他们都感觉到甜美的快意。但他们只知道一时的快意，不晓得耶稣的深意究竟是什么，也不晓得这件事要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民众只有短促的眼光与热烈而暂时的感情，可是祭司长和文士们却不是这样想。他们的看法可是深刻了；因为他们晓得这一回若让耶稣占了胜利，不但是节期上的进款十成削去了九成，并且从今后以他们在民众而前便失去了尊严，打破了饭碗不算数，简直连祭司的地位权势，都一齐扫了地。他们想到自己的权位势力，非常耽忧，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梦想到他们的失势，乃是犹太文化新发展的机会；乃是民众心理转移的开始；乃是全国改变眼光，出幽谷，迁乔木，不入于沦亡的必要的条件。宗教是犹太人民的灵魂，是以色列族的生命，如今犹太人在祭司们的仪式主义之下，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法律遗传的压制之下，竟把自己的宗教变成了束缚灵魂的、行险徼幸的迷信，变成了催促死亡的势力；若非一旦打倒那些祸国亡家的《末世观》与投降虚伪的假形仪，犹太的国家与文化，简直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同时，民众若不

受新的刺激，转过来看见自己的宗教文化的使命，决不能放弃他们那种血气悻悻的幻想，决不能免去与罗马帝国的一场血战，也决不能免去自作自受的灭亡。犹太已经是亡国了；但还有它的灵魂，还有它聚居的土地；一旦再起祸变，那末连所余下的都非消灭不可。耶稣所要挽救的是灭亡后的灭亡，是人心文化的灭亡！祭司长和文士们心中竟蒙上脂油，毫不能理会到这一点。私心自利是使人瞎眼的最厉害的毒药。祭司派的撒吐该人只要维持地位，不恤与罗马帝国作种种饮鸩止渴的妥协，“宗教”二字，除却形式之外，早已抛在霄汉之外。法利赛人呢，死守法律与遗传，以为摩西若被推翻，犹太必致消灭，他们未尝不爱国，未尝不热心，但是执迷不悟，不识真理，也不识时势。他们在民众中间比撒吐该人的势力大。若他们肯转移过来，与耶稣同心协作，那么少数的撒吐该人，即不能有任何的力量，然而他们没有觉悟，反而与撒吐该人，他们反对者，通同一气，想种种方法来压迫耶稣。所以耶稣最恨恶他们。现在耶稣肃清了圣殿，已经下了挑战书。一场大战，一场决战是不能免的了，于是，祭司长和文士聚议商量，决意要除灭耶稣。只是他们战战惶惶，畏惧民众，因为民众附从耶稣，爱听他的教训。

耶稣说，“上帝的殿必称万国祈祷的殿。”他的意思是极明显的；他要以色列的光辉照耀全世界。他所肃清的是外邦人拜上帝的院子。不过这时候，虽有希腊人来见他，他也欣然与他们周旋，他的急迫的工作，就是执住群众，努力地教训他们。晚上，他依旧出城去，住在伯大尼。

四月四日一起早，耶稣就上圣殿教训群众。正在殿里行走的

时候，大祭司亲自带领了文士、长老们出来责问他，他们的意思是要在民众面前显出他们的尊严与耶稣的卑微，好叫人们不信任耶稣。大祭司颤着声音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权柄作这些事？”

耶稣知道他们的狡诈，也知道他们的顽固，心中不免慨叹，就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回答我的问题，我也回答你们的。约翰施洗礼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世界上的人给他这个权柄呢？”

大祭司与同来的人彼此商量，大家以为若说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末权柄可以从天上来，不必由人间授与。约翰的权柄若是从天上来，那末耶稣必要当着民众们问‘你们为什么不信他，’这样，祭司长怎会有个下台的办法？若说是从人间来的呢？那末人要问，是人间哪里来的；并且民众也要不答应，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先知。因此他们决意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说，“我们不知道。”

“我也不告诉你们，”耶稣说，“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

耶稣转过身来就对众人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作工。’他说，‘我不去；’以后懊悔了，就去作工。那个人又对小儿子说，‘你也去作工。’他回答说，‘父亲，我就去；’却竟不动身。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

大祭司与文士们听到这里，就想走开，晓得这些话是指着他们说的；可是他们是有体面的，不能显出差惭的样子来，所以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说，“税吏与娼妓，比你们先进入上帝的国了。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与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大祭司又想要走，几乎有怒不可遏的样子了。可是耶稣立刻接着说，“你们再听一个譬喻吧。有一个家主兴办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盖了一座楼，挖了一个压酒池，把来租给园户们，自己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收果子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去向园户们收取。哪里知道园户们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砸死了一个。主人又差别的仆人去，比先前去的更多。园户们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他差自己的儿子去，以为园户们必要尊敬他；不料园户们看见儿子来了，就说：‘这是承继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于是就把主人的儿子，推到葡萄园外面去杀了。你们想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户呢？”

民众们说，“这些园户真可恶，应当下个毒手除灭了他们，将园子租给按时交果子的园户们。”

耶稣说，“经上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屋角上第一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你们没有读过么？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要从你们手里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了。谁掉在这块石头上，必要跌得粉碎；这块石头掉在谁身上，必要把谁砸得稀烂。”

大祭司与文士们听了这个譬喻，晓得耶稣切切的指责他们，不觉怒从心起，想立刻拿住了他。只是他们怕民众，因为民众们以耶稣为先知，所以只好耐着性子，另谋妥善的方法。大祭司的脸发了青，领着文士与法利赛人们默默的走了：

大祭司与从人走了之后，耶稣慨叹了一声，又用譬喻来对民众们说，“天国好象一个王为太子设喜筵。仆人去请被召的人们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差别的仆人去说，‘我的筵席已经齐备了，肥牛已经宰了，各样都预备好了，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都跑开了。一个到田园里去；一个作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了仆人，凌辱他们，竟被杀了他们。王就大怒，发兵去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们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请的人不配来赴席，你们可以往岔路口召所遇见的人来。’仆人就与到大道上去，将所遇见的人不论善恶都请了来，以致王的宫里宾朋满座，非常热闹，王出来观看宾客，见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为什么不穿礼服呢？’那人默然。王吩咐仆人说，‘把他缚了，推到外边黑暗里去。’那人出去在黑暗里切齿哀哭。因为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

耶稣说这些话，因为他明知不但是大祭司和文士们要拒绝他，即以以色列民众也不愿意听他的呼召。这样，他的理想，反而行于外邦了。

到了下午，大祭司派了几个法利赛人与几个希律的党羽来窥探耶稣，想要从他的言论里找出事由来陷害他。可巧那日希律也上耶路撒冷来，一则有他的公干，一则也逞势守守节，玩一个热闹。他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很愿意见见他，倒底是什么个样儿，像不像施洗的约翰，像不像古时候的以利亚。责任不在他身上，可是他总想凑一个热闹。他的党羽猜到了他的心意，又因为听见了耶稣的挑战，所以去与法利赛人、撒吐该人通个声气。大祭司觉得他们来得正好，就差了法利赛人与这些党羽去试探耶

稣。事情急了，什么手段都好用；并且本来彼此相仇的法利赛人与撒吐该人，现在都把信仰问题，政治思想抛在一边，同心同意的要处置他们的公敌耶稣。真是有私心的人结合起来，倒比正人还容易，他们到了耶稣的面前，就假意殷勤的问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的情面你都不循，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实的宣传上帝的旨意。我们有一件事想请问你；你说我们该不该纳税给凯撒？”

这个问题是极凶险的；你看他们已经准备了绳子，跃跃欲动的要缚耶稣去了。若耶稣就应该纳税给罗马帝国，那末民众就要抱怨他，因为民众正在重重税则之下，挣扎呻吟，痛苦万状，心里没有不想犹太绝对不该将汗血的钱送给罗马用的。民众抱怨他，他就失了众心，事情就好办了，若耶稣说纳税是不应当的；那末他就是煽惑民众的革命党，反叛罗马的匪徒，希律的党羽立刻可以把他一拿，事情就结束了。民众虽然凶，罗马的兵威倒是够他们一瞧的。希律的党羽当然想不出这个好法子，推测起来，这个妙计，一定是那个老奸巨猾的亚那出的；只有他会利用民众的爱国心，和罗马帝国的兵威，把它打在一起，叫耶稣去钻那死胡同。

耶稣一看就看破了就中的机关，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呢？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他们拿出一个钱来，放在耶稣的手里。耶稣说，“这块钱上的人像谁？”

“是凯撒。”

耶稣说，“凯撒的东西当归给凯撒，上帝的东西当归给上帝。”

他们听了，惊奇的很：因为这句话不但是简单，且竟说明了犹太人的心愿与宗教的深义。犹太人本来想外邦人是污秽的，不能与他们同食同起居，外邦人的污秽就当归于外邦人，不当沾污了上帝的选民。如今犹太人的口袋里竟会有起外邦人印铸的银钱来；这不归给外邦人还归给谁呢？可是上帝的东西总当归给上帝。大祭司和撒吐该人将归给上帝的钱放在私囊里，法利赛人将应该归给上帝的荣耀归在自己身上；这是多么大的罪辜呢。耶稣的话双管齐下，不由得他的仇敌和民众们不惊奇。

不一忽儿，撒吐该人又来请问耶稣，要想在民众面前拆他的台。他们是不信死人能复活的，法利赛人是信的；若使他们能在这个问题上，难倒了耶稣，民众自然也会一哄而散。他们问说，“夫子，摩西的经书上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可以娶嫂子为妻，为哥哥传后。现在有一家，有七个弟兄；第一个娶了妻，没有生儿子就死了。第二个娶了嫂子，也没有生儿子就死了。从第三个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没有留下孩子。后来那个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那个妇人是谁的妻子呢？七个人不都是她的丈夫吗？”

“你们错了”，耶稣说。“岂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几句话，耶稣说了，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想耶稣不能答，便是不明白上帝的道理，不明白上帝的道理，岂能做先知，岂能自尊为基督，为弥赛亚？耶稣则反了一个面，说撒吐该人、做祭司的人们，不了解上帝的旨意，又岂能忝居高位，徒食厚俸，而做民众的领袖？”顿了一顿，耶稣又说：“论到死人复

活，你们竟没有念过摩西的经书吗？《荆棘篇》上所载的怎样说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你们简直是大大的错讹了。”撒吐该人奉摩西的《五经》为圭臬，竟不明白摩西的意思，在摩西的时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已死了；上帝为什么说是他们的上帝呢？难道上帝是死人的上帝吗？难道撒吐该人竟会自相矛盾，信起死人的上帝来了吗？

耶稣的仇敌，现在接二连三的攻击他，要在民众面前与他捣乱，叫民众嗤笑他。撒吐该人的嘴堵住了，法利赛人又来了。一个文士听了这番辩论，非常的惊奇，又叹赏，又恐惧。可是他也要来交一个锋，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说，“第一要紧的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你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那个文士听了，竟五体投地起来，对他说，“夫子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上帝，又爱人如己，实在比一切燔祭、一切祭礼要好的多！”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

大祭司和他的党羽，在一天上将四个重大的难题压到耶稣身上来，以为总可以把他压倒了。不料权柄、纳税、复活、诫命种种的问题都不能够摇动了耶稣的营垒。不但如此，并且所排的阵势，反叫耶稣攻破，不免大大的相形见拙，呈露出大祭司与文士们的弱点来。从此，他们乖觉的改变了策略，不敢逞能在民众的

面前了。

可是他们还纠缠着,不肯放松一点。耶稣就问众人说,“文士们怎样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大卫被圣灵感动,曾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将你的仇敌制伏在你的脚下。’大卫既自己尊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这个问题原像是以小聪明对付小聪明;但是问难的人反被诘难,便不敢再招羞辱,只得噤得与寒蝉一样。

傍晚,耶稣在银库那里坐着,看众人投钱入库,献给上帝。有许多富翁声势浩大的来投库,将金的银的,当着大众倾倒在库中。后来,一个穷寡妇走过来,乘没有人看见的当儿,往库里投了两个小钱。耶稣叫过门徒来说,“我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在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加多。众人捐有余的钱,寡妇捐不足的钱。她把养生的钱都投上了。”

晚上,耶稣觉得黑暗的权势更加大了,竟不回伯大尼去,就在橄榄山的林子里,露宿了一夜。

第15章

耶稣的仇敌设计谋杀他

同恶随荡析

——杜甫

四月五日的清晨，耶稣又回到圣殿里来，民众拥挤着跟随他，要听他的教训。在斗智这方面讲，他的仇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到了这时候，他们也顾不得人的性命了，只好饥不择食，寒不择衣，弄出方法来攻击耶稣。可巧人们捉奸，逃了奸夫，拉住了淫妇，正在那里起哄。文士和法利赛人立刻得了意，将那淫妇交给几个粗暴的男子，把她拉到耶稣面前来。那时耶稣正在外邦人崇拜上帝的院子里，有许多人围住他。文士和法利赛人将淫妇带来，将她连推带撞地送到人丛里，叫她立在当中。那妇人脸上淌着血，头发蓬得像鬼一样，紧抱着还没有穿好的衣服，低垂了头，立在人当中。一个文士上前来，问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行淫的时候被人拿住的。摩西的法律上吩咐我们，将淫妇用石头砍死，你说该把她怎样办呢？”他们这样做，这样说，是要捉耶稣的话柄；因为耶稣若是说应该按照摩西的法律把她打死，那末他们就可以在民众面前责问他，抨击他爱人爱到底，罪人都

有悔改的希望的话，民众必要怀起疑来，离开他去了；耶稣若说不要打死她，那末他就在民众面前彰明昭著的违逆了摩西的法律，民众也必纷争起来，弄一个鸟兽散的结果。文士和法利赛人想这种逻辑是最妙的逻辑，叫人是不得、非不得；却不知道这种东西是死东西，人的生命老是像山峡间的洪流一般，在两个崭绝的石壁中间冲出来。

千人万人的眼睛看了淫妇，又看看耶稣，好像淫妇不再是与他们一样的一个人，好像耶稣不再能够抵御这个世界上的恶毒了，耶稣则并不举目看淫妇。他晓得她的悲伤、羞耻、怨恨、恐怖。谁能在上帝面前决定贞妇一定不淫，淫妇一定不贞呢？谁又能说哪一种是真恋爱，哪一种是假恋爱，哪一种恋爱是神圣的，哪一种恋爱不是神圣的呢？心里的事最难断。人们生活里的历史最难知。耶稣心中只有悲凄。他只知道淫妇是人们要杀的；他自己也是人们要杀的；他与她虽然高洁卑污有不同，都同背着世界上狠毒与私心。文士们杀了她，便可以杀耶稣，她是杀人的工具；杀了耶稣，可以让他们自杀而杀犹太的灵魂，耶稣简直也就是杀人的工具了！耶稣只是默然，俯身下去，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等得不耐烦，以为耶稣没有办法了；所以咄咄逼人地问他，催他回答，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究竟应当怎么办。

耶稣直起腰来，镇静地、凄惋地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来砍她！”说着，又弯腰下去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文士和法利赛人听了这句话，先是气极了，就要举起手里的石头来。忽然一想不行。文士到底是细心的，至少在他们自己的

利害问题上。他一想刚才这个妇女坦着胸，在悲苦中露着那种娇柔妩媚的样子，他看了还动了一动心。他又想若是摩西的法律果然必须敬遵无违，他还该先向自己下一个石子，那倒还不要紧，谁能看透一个文士的心呢？不过后天就是逾越节，沾污了自己，似乎没法儿吃逾越节的羔羊，那可太不吉利了。他正呆呆的出神，不期然而然的手头一松，石头扑秃地落在地上了，好像给了他一个警告似的。猝然之间，他老人家头也不回，竟一溜烟去了。众人好像着了魔似的，一个都不动手。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及那些跟随他们的粗人，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走完了；耶稣才伸起腰来，对那妇人说，“妇人，哪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啊，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妇人心里充满了感谢，又好象充满了自新的力量，悲喜交集的走了。耶稣想着，不免怒从心起，再也不能不明明的责备那些害群之马文士与法利赛人了。就当门徒与民众说，“文士与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须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搁在别人的肩上，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他们作事无非要人看见，所以将佩带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缝子做长了，他们喜爱筵席上坐首席，会堂里坐高位，又喜爱人们在街市上请他们的安，叫他们“拉比”。但是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的父，就是上帝。也不要受师尊的称

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作你们的仆人;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

那时节,有几个文士与法利赛人又过来观察他的举动。看他们的样子,闭上了薄薄的嘴唇,像决意不再开口似的。耶稣看着他们,心中悲愤交集,又怜悯他们,又厌恶他们,因为他们处危如累卵的时势。竟犹然毫无警觉;所以就直截痛快地告戒他们,说,“你们这些冒牌善人文士与法利赛人啊,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封锁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也不容愿意的人进去。你们这些冒牌善人、文士与法利赛人啊,有祸了!你们走遍了海洋陆地,勾引人来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比你们还加倍地作地狱的种子!你们这些冒牌善人、文士与法利赛人啊,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法律上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而不行了。……你们瞎眼领路的,你们吞骆驼,滤苍蝇,倒行而逆施!你们这些冒牌善人、文士与法利赛人啊,有祸了!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与放荡。你们这些瞎导师、法利赛人啊,先洗净了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吧!……你们好象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腐骨,与一切的污秽。你们在人前显出公义来,里面装满了虚假与非法的事情。喂哟,你们这些冒牌善人、文士与法利赛人啊,有祸了!有祸了!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我们决不会与他们一同使先知们流血。’这就是你们自己的证词,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种蛇类、毒蛇的种子哪!怎能逃避地狱的刑罚呢?上帝差遣先知哲人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

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里追逼到那城里；好叫世界上所流的先知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起，直到你们在殿与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我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在这一代身上总算账了！”

这两天犹大不知道在做什么，老是一见就走，一到就离开了。看他脸上，好象蒙了一层灰似的。可是他是犹太人，交游又广，认识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耶路撒冷，当然是有他的事情。这时节，祭司长和文士们正焦急，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把耶稣治死了。他们说，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不除灭了耶稣，怎能度过这个重要的节期呢？不能尊严堂皇地度过这个大节期，犹太国还有祭司长和祭司的地位吗？还有法利赛人与摩西的法律吗？节期是这样近，民众又是在这样的跟着耶稣。这简直是难之有难了。那老奸巨猾的亚那又想了一个法子出来；他说没有内线事情是难办的；不是黑夜，事情又是难办的；为今之计，莫如往耶稣的从者之中去弄出一个奸细来。有一个人说他认识一个犹大，是耶稣的使徒，这几天倒是口出怨言，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也许可以试试他看。于是那人就去找犹大。起先，他不过探探犹大的口气。渐渐的谈得投机起来，犹大情不自禁的发起牢骚来，一五一十的诉说他对耶稣的事业的意见。他说犹太国在罗马铁蹄之下，转辗泥涂，有志之士，无不奋发，欲求一当，以自救救国。罗马强盛当然谁都知道；但是小心翼翼，唯命是听，实在叫人觉得以色列民族，便永无翻身之日。加利利人犹大揭竿而起，准备不周，计划不大，当然有那立刻灭亡的结果。但从前马克比族受了上帝的指引，慷

慨激战，在不可能形势之下，竟成了震古烁今的伟业，将以色列民族从希腊的暴力之下解放出来。现在耶稣——他具不世之才，有宗教之力，上帝与民众，无不与他同在，且其思想人格、智慧勇毅，皆出于马克比的犹大之上。若一旦举义，非但全加利利即在他掌握之中，即犹太全国亦必欣然随顺，上帝岂不要差遣天军天将、火车火马助我选民，以消灭罗马；如此则不崇朝而犹太可以王天下。而耶稣身负全国所系的运命，具天下无偶的奇才，得人和与天时，应当乘势为俊杰，即为帝为王，亦无不可；何期加利利人要他做王的时候，他竟斩钉截铁的拒绝了，忍心害理地辜负了全国的抬举，推翻了民众的希望。噫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耶稣不但拒绝了全国的要求，且竟倡言爱人爱仇敌的论调，将过高的思想，堆在恼怒满心的民众头上，牛头不对马嘴，岂有成功之理？说到这里，犹大长叹了一口气，说自己亦非无才，如今抚髀空叹，徒有负负而已。但细察耶稣心洁而行超、志诚而力坚，决不肯弃人民于不顾，亦决不甘与可憎可恶的罗马妥协而同化。他的爱国爱民的心，却又惊人出奇：他所以昼夜不遑的缘故，原是要救以色列民族。犹大自己不即离开耶稣的缘故，亦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与他是同志。耶稣虽然一败涂地，然而看他的样子，毅然决然，犹有卷土重来的意思。也许上帝，另有引导帮助他的方法。谁知他这七八个月来，更加异想天开了，竟欲感化民众，促使祭司与文士们的觉悟，而转移罗马的政策，真所谓与虎谋皮，自招祸害而已，这时候谁不知道犹太人仇恨怨恶的满盈，罗马人精详周密的压制。犹太不先发制人，罗马亦必乘势而消灭犹太。罗马人知道犹太人的难治，已万分不耐烦了；若其先发，犹太国又

将奈何?犹太人与罗马拚一死战。争个人格,虽亡犹荣;况且上帝在天,决不让选民脑肝涂地,也决不让外邦的狗喜乐盈天的。以色列的民族史是指点清楚的,选民曾经沧海,每逢覆亡,必有一兴。现代的人难道竟是列祖列宗的罪人吗?古昔的艰难,难道可以胜过,而现代的便不可以胜过吗?耶稣自己教人观察时势,而竟昧于时势,真可痛惜的啊!犹大说到这里,眼眶里擎了旺亮的泪珠,低头不语了。

那个来人,是一个精细的文士,听了这一番话,晓得要犹太作奸细是不可能的。便拐了一个弯,说耶稣实在是奇才,祭司长十分敬爱他,每天乘机会与他周旋。昨日特地去见他,反而在大众之前受了他的凌辱。现在逾越节到了,尚有两天;这是犹太历史上一个最光荣的纪念。犹太人年年守逾越节,一方面感谢上帝救以色列出埃及,一方面原要藉此而保守着民众的爱国思想。如今耶稣肃清了殿宇,已经将这个纪念的大节,弄得落花流水,不成个样子。到了节期,他又必然出来闹乱子,岂不叫罗马人开口大笑?大祭司的意思是要与耶稣得到一个彼此的谅解,私下里商量应兴应革的事情,若能将逾越节庄严郑重地度过,其他的事,尽可从长计议。大祭司总是宽大为怀的,但不知犹太能否想个法子,让耶稣去见见他。

犹太一想这倒是个办法,可也是一个难题目,因为耶稣是绝对不肯妥协的。他又想大祭司既有诚意,就是用一点武力去勉强耶稣亦自无不可;事情是这样,只要日后见人心,逾越节失败,人民看轻了历史上的圣迹,罗马人讥消了犹太的涣散,那便是一桩大恶不赦的罪孽。于是犹太对那来说,叫他去见大祭司,转达

犹大拜上祭司长的敬意，与他愿意效劳的诚心。不过这几日连犹大都不知道耶稣夜间的行踪，须得略一访问，然后再作报告。等到傍晚，犹大仍在此地候信，再作细密的计划，免得事情遂成而又生波折。

大祭司的使者，那个精细的文士，走了之后，犹大坐着独自估量了一番。这时候，他竟利令智昏，看出了自己的荣誉来了。他想大祭司这一班人，都是老奸巨猾的，也许会撒个大谎，把耶稣一举手而除灭了。这不是极可能吗？但察看来人的样子，却又未尝不诚恳；他为民族计，简直是使人万分佩服而感激，岂是这种人而竟会二三其德吗？决不可能！顿了一顿，犹大又想这一年来自己辛苦艰难，竟受了耶稣几次的指摘，心上的伤痕，到现在还暗暗地流出血来。他好意拉拢，满拟耶稣可以因此而成大业，不期加利利失败之际，自己千忧万虑，竟被耶稣当作魔鬼。当然，耶稣与彼得最为亲密，还叫他为撒但，何况其他，不过耶稣叱彼得是撒但是爱他，在他以彼得为磐石之时；说犹大是魔鬼是恶他，在加利利失败之后。想到这里犹大又叹息了一回。可是他不想则已，一想则万事都到眼前来，他想他管钱囊，能在极艰窘的时候，供给不匮，使耶稣无物质上的顾虑。即在耶稣渡加利利海之后，独居深处，他犹忠心耿耿，联络朋友，劳瘁输将。只有那些怪女子、抹大拉的马利亚那一流人，有了钱物，喜欢亲自输送，不肯交他代转。又祷有那些粗劣的加利利人有时会唧唧几句，暗示他管钱囊是自己有所贪图。这简直是冤哉枉也。不过耶稣在这一点上是好的：他完全信任，时常称赞，毫无一点疑心；他劳苦功高，耶稣却又不介意。当雅各、约翰争权谋位的时候，彼得亦预分此事，耶

稣教训众人，严切诚恳，老用那敏锐的眼光看着我犹大，使我万分难堪。在伯大尼，这是最近的事了，他责备那懒惰无用的女子马利亚，又遭了耶稣的指摘。犹大心中想着这些事，不免自惋自惜、又怨又恨了一番。可是现在大祭司都来求教我，我竟有了一个排难解纷的机会。他们虽然油滑，其实也跳不出我犹大的意料。若大祭司与文士们果能与耶稣有谅解，将来也许有一个巨大的转机。回天之功岂不在我犹大一人之手？犹大的脸上微微的露出一一点长久不曾发出的笑意来。他心中夹杂了三个念头：爱国心、怨恨心、虚荣心，好好歹歹地在里头滚作一团。大祭司请求的事情，他是决定去干的了！

下午，耶稣在殿宇里宣讲天国，述说以色列自救的方法。他讲爱人爱仇敌，救以色列，救普天下。他讲以色列应该心向那爱人的上帝，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天父，也是万国人的天父。民众听了懵懂模糊，莫明其妙，反而议论纷纷，渐渐地不来拥挤他了。原来，民众对于消极的言论是欢喜听的，对于积极的，真的教法，是听不进的。耶稣与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辩论，揭开了他们的腐恶，民众听得都感觉到兴奋与趣味；因为他们都被这些人压迫，有人为他们说出心里的苦楚来，他们自然是乐意的。同时耶稣若是专门治病赶鬼，讲兴奋，讲永生，他们也是欢喜听的；因为这些事于他们有物质上的利益。等到耶稣将他最高的理想陈述出来，虽然是下唯一的教法，他们就不感受兴趣了。耶稣看去，希望很少，便停止了讲论，带着几个使徒出殿去，下汲沦谷，上橄榄山，与使徒们谈话去了。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使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

伟大的圣殿，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啊！”这个圣殿是犹太人的荣誉、尊严与权能，几乎用了五十年工夫才得建成，在这时候，圣殿虽大部分已经建好，却未完全竣工；尚须三十年，始得各部落成，在头脑简单的加利利人看，这简直是庄严的宗教，最高最雄伟的表示。长廊高阙，银琢金装，一重重的台阶，一层层的门户，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建筑，当中的殿，高出重云；正门的高有一百五十英尺，比较在罗马的圣彼得大礼拜寺的前坎阙还要高。无怪使徒中有人惊叹赞美，指为奇观，可是耶稣心中另有一种悲感。他来，肃清了圣殿，要将此伟大的建筑作万国祈祷的房子，因为宗教的真际，全不在乎外观如何，而在乎象税吏们谦卑的呼吁，穷寡妇们尽力的捐输。这座巍峨灿烂的殿宇，在耶稣看，除非祭司长与文士、法利赛人真的忏悔了，竟已不啻荒丛乱砾，荆棘铜驼了。所以对那使徒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这殿宇必要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耶稣上了橄榄山，坐在山石上，面对耶路撒冷，不禁悲从中来。“我巴不得你今天就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他说，“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要筑起土垒，围困你，攻打你，扫灭你与你的儿女们；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眷顾你的时候。”

彼得、雅各、约翰、安得烈悚然恐惧，暗暗地问他说，“夫子，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世界的末期，有什么预兆呢？”使徒们依然被当代的末世观所束缚，所以还不明了耶稣所指的事情。耶稣所指的是耶路撒冷的灭亡，以色列民因不接受他的计划而自招的灭亡。事情是不容易了解的；他们到了罗马在纪

元六十六年至七十年间攻毁犹太国之后，尚且还没有了解；当耶稣指示的时节，当然更是茫无头绪了。

耶稣对他们明明的说，关于末世的事，他完全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的儿子也不知道，只有父，他独自知道。”不过观察当时的形势，犹太国的灭亡，是无可幸免的了。他因此继续地警戒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要冒充弥赛亚，（起来与罗马宣战）但是你们听见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然的结果。……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可是你们要为了我的缘故，在君王与诸侯面前，对他们作见证。我们的福音则必须要传给万民听。……你们若忍耐到底，那末你们就必会得救。可是祸难来到的时候，你们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里去；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入房子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家拿衣裳。那时候，怀孕的与哺乳的妇女们可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发现在冬天，也不在安息日临到你们，你们要做醒祈祷，因为你们不知道灾难的来临是什么时候。”

犹太国的灭亡是不可免的；耶稣所能作的已经至矣尽矣；只是以色列对于全世界的使命是不能消灭的，从今以后，《福音》必须要传给万民听。从今以后，使徒们的责任是保存耶稣所发现的宝藏。将他传告万邦，在万民之前，为耶稣作见证。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犹太国正热切地期望那威武的弥赛亚来临与上帝刑罚外邦的日子，正做那万无可能的好梦。同时，大祭司该亚法在自己的院子里会集了文士与法利赛人、大家疾

首蹙额地商量除灭耶稣的法子。他们现在有同舟共济的必要,把所有的神学上、政策上不同的意见,激烈的冲突,都抛在一边,简直是一个同心同德的团契,一个共存共荣的组织了!那个窥探犹太的文士将犹太愿意帮忙的事,诉说了一遍,并且说明对付犹太的策略。大家都一致赞同。到了晚间,黑暗遮蔽了世界,也蒙掩了人的心灵。犹太欣然的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大祭司降阶相迎,赞美犹太的爱国心与才能不止。犹太更加兴奋,说明他的来由,他并不愿意见耶稣受任何的亏损。他的条件是:第一,他们允许好好的款待耶稣,计议出一个共同救国的方案来。第二是自己的责任。要他们让他从中排难解纷,勉效驰驱。这些事大祭司与文士们都满口应承。至于用几个兵士去帮助敦请一层,在他看来,实在可以不必;不过大祭司既有诚意,即用武力威胁耶稣,使他不能不来,在犹太看,也觉得经权并济,殊无甚大的妨碍,一切计议已定,大祭司就喜笑颜开地取出一封银子来,赠给犹太,作为初次酬谢的敬礼。犹太本不愿受,但既负了重大的使命,收了银子,反可表明真挚的热心。于是感谢了大祭司,将银子收在怀中,欣然辞出,一径去做他拯救国家、尊崇自己的好梦了。

第 16 章

耶稣与使徒临别的情形

是所望于群公

——王勃

四月六日，耶稣没有上圣殿去教训群众；那件事是没有效果的了。无论如何，他晓得自己的结局，即在目前：他只要与使徒们再团聚一次，将他自己的使命交托给他们。他决志不乘机会遁逃，因为他原是为赴死而到耶路撒冷来的。可是情势已经朝不待夕的了，各处都满布着仇敌，他非秘密谨慎不可。耶路撒冷城里他有一个好朋友；在他家的楼上，可以设一桌筵席，让他与使徒们静静地谈叙一次。犹大的行径，他是深知的；他屡次明言暗示，点化给他，总是毫无结果，他知道犹大有一个弥赛尔亚用武力救国的希望，有一个沽名钓誉的虚荣心，也知道犹大近来行事的隐密，所以他不让犹大晓得他要在那里与使徒们坐席；直到临时，再去告诉他，计划是极严密的，是早已规划的。到了时候，他对两个门徒说，“你们进城去，若见一个男子提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随他到了他所进去的那一家，你们就问主人说，‘夫子所预定的客房在哪里，他与他的门徒要在此地会餐’，他必指示

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门徒去了，果然遇见了拿水瓶的男子，果然按耶稣所说的安排下了，因为在犹太国只有女子顶水瓶在头上，或是提水瓶在手中。很不容易看见男子提水瓶的。

太阳下山的时候，耶稣与使徒们都聚集在楼上，犹大也被找来了。耶稣对他们说，“我愿意在我受难之前，与你们同吃逾越节的筵席。可是我不能在逾越节与你们同聚：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事情成就在上帝的国里。”犹大听了这些话，脸上铁青起来，低垂了头，没有敢将他的计划告诉耶稣，与他作一个商量。

但是耶稣心中早已知道犹大的诡计，他既爱使徒们，就决意爱他们到底。静默了一回，他要给使徒们做最清楚的最后的榜样，并且乘此对于犹大作一个最忠爱的最后的警告，他就站起来脱下了长衣，拿手巾束了腰，随后取水倒在水盆里，到使徒们跟前来，为他们洗脚。这是奴婢的事。使徒们都吓得手足无所措，也不敢说话，也不敢推辞。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哀求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不可！不可！主啊，你万万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明白，后来自会明白。”

“我若不洗你，”耶稣说，“你就与我无分了！”

彼得慌张万状，又爱耶稣，又情愿万事听从耶稣，急得连忙说，“主啊，那末不但是我的头，连我的手，我的脚，都要你为我洗！”

耶稣说，“沐过身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耶稣洗了彼得，又洗犹大，犹大的脚

冷得像冰一样。

洗脚已毕，耶稣便穿上衣服，重新坐下，对使徒们说，“我向你们所作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称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照我所做的去作。”

坐席的时候，耶稣看见犹大默然无言，脸上蒙上一层死灰，知道他有他的计划，即是上帝的力量，也不能勉强他转移过来。就心里忧苦，明明的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使徒们也都忧愁起来，大家问说，“是我吗？”他们彼此对问，猜不准耶稣所指的是谁。有一个使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问他说，“主啊，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于是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吃了，耶稣对他说，“你所要做的快去做吧！”

犹大立刻就出去了，时候已经是黄昏之后。人的心是最奥妙不过的：受了真理的洗礼，诚实无伪，可以作圣贤英杰，像文天祥、苏格拉底，世界上的权势，没有能摇动他们的；受了仇恨心、虚荣心以及颠倒的梦想的驱使，可以作乱臣贼子，像秦桧、贾似道，宇宙间的正道，也没有法子转移他们的。不是他们生下来便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乃是履霜坚冰至，不是一朝一夕所积成。

犹大走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来，分成碎片，递给使徒们，说，“你们拿着吃，这就是我的身体！”

他又举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使徒们，他们大家喝了。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是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酒的日子。”

使徒们心中都有不能诉说的感激与忧愁。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耶稣说，“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就能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腓力对他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腓力，”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样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加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性命，人的爱没有更大于此的了。……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从父所受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人们若逼迫我”，耶稣继续地说，“当然也要逼迫你们。……人要驱逐你们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还要以为如此做是事奉上帝。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你们将要痛哭、哀号……然而你们的忧愁，至终必要转为欢喜，因为妇人到了产期，心中忧愁，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

临产的苦楚，反而欢喜世上添了一个人。……看哪，时候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因我得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

耶稣说了这些话，顿了一顿。忽然又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今夜里你们为了我的缘故，都要跌倒，正像经上所说，“我要打击牧羊人，羊就都分散了”。

彼得眼中噙住了热泪，对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远不跌倒。”

“我告诉你”，耶稣说，“今夜鸡啼之前，你且要三次不认我！”

“主啊，”彼得竭力的说，“我就同你下监、同你死，我也甘心，我总不会不认你。”其余的使徒都是这样说。

耶稣说，“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代求，叫你不至于丢失了信心。你回心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们。”

说完了话，耶稣与使徒们唱诗祈祷，随后便出城上橄榄山去。

在路上，耶稣问使徒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

他们说，“没有。”

耶稣说，“但是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了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话，必要应验在我身上。那关于我的事，必要成就。”

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够了！”

在山坡上，有一个园子，叫客西马尼，里面有石头堆，有橄榄树，原是一个荒凉冷落的地方。耶稣与使徒们走进了园子，叫几个使徒坐在门口看守着。夜的空气里好像充满了凶恶、仇恨、残杀的权势。天上的新月疏星都像有知觉的渐渐退隐了，藏在愁云堆里。耶稣又对几个使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前去祈祷。”安排妥了，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往前走去。走的时候，他觉得惊恐起来，心里有当不起的苦痛。“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他说。“你们且在此地惊醒守候。”

上前几步，约有掷一块石头那么远的路，他就俯伏在地，祷告说，“若是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阿爸，父啊！在于你万事都能，求你将这杯子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心里极其伤痛，汗珠像大血点，一点一点的滴在地上。

上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民族作最后的决战，是耶稣在加利利失败之后早已决定的。他知道如此办法是不免于死的，但是他仍不完全失去或许可以不死的希望。贪生惜死，原是含生之伦保护一己，保护种族的必要条件。但是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英雄豪杰怀任侠的心志，要显扬名声于天下后世，未尝没有人以死为昭垂千古的机会。在他们，死是可以求的，可以视为至宝的；因为付了死的代价，便可以名垂青史，得历史上的永生。耶稣则毫无这种寻求，因为耶稣没有要彰显自己为英雄豪杰的梦想。匹夫匹妇，到了穷凶极恶，山穷水尽的时候，生出生不如死的感想来，也有许多人去寻死。死了，痛苦终止，生活终止，一切都是终止；

终止竟成了一种绝望中的希望。耶稣则不然：他绝对没有终止一切的思想，绝对没有厌恶生命的情绪。他所要的是生命，也要给他人得生命，并且得丰满的生命。还有许多人是被人家逼死的，贪生惜死而竟不能生，又不能不死；如杨玉环的被缢于马嵬，如李后主的饮鸩于囚囚。耶稣则又不然；希律与希律的党羽要逼死他，文士与法利赛人要逼他死，大祭司亚那与该亚法要逼他死，撒吐该人要逼他死。固然：但是他有终止运动的可能，有遁世退藏的可能，有寄迹异方的可能，虽有人逼，仍不必有因身不自主而死的厄运。即在客西马尼园里的时候，他还可以有越橄榄山、渡约旦河，带了亲信的弟子，以一走了事的机会。他早已说过，他有权柄舍性命，也有权柄将性命要回来，然则耶稣是以自由之身，取自由的死；那末又为什么彀觫恐惧，要恳求上帝将苦杯撤去呢？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政府用不法不德的庭审而定死罪，虽可以用贿赂逃死、用遁藏逃死，而终毫无恐惧，坦然服毒，以至于死，何以耶稣反不如苏格拉底的坦荡悠静，视死如归呢？岂情势有不同吗？服毒与钉十字架，在监狱与在千人万人指目的屠宰场，实在有天壤的不同。苏格拉底是年迈的人，耶稣还是少壮的人，年龄要比苏格拉底小一半，生机绝异，对于死的感觉当然也有不同。苏格拉底是纯乎理智的人物，是哲学家，耶稣则不然，理智极敏锐，情感极浩荡，生命的激荡与安静当然不能相同，不过所最不同者是耶稣爱此时此地变化万状的生命，并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寻求万事万物超乎形变的定理，所以是比较切近人情。律以理论，则苏格拉底可以为天下的表率；但律以人情，则耶稣实为含生之伦，无论贤愚智不肖的心范。荆轲向秦，亢声高歌，“风

萧萧兮易水寒”；项羽别姬，慷慨悲歌，“骓不逝兮奈若何”。不平之鸣，洋洋盈耳。耶稣则悄然无声。只在橄榄树下，心对上帝。祈祷之中，绝无半点的怨尤，绝无半点的惋惜。生命既是生命，自然亦是自然，恐惧殒骸，岂不是至诚的表显，天真的流露。耶稣对于死，不是英杰的对于死，也不是圣哲的对于死，也不是匹夫匹妇的对于死；乃是纯乎人、纯乎人情的对于死。

死是可怕的。但是可以避，却不肯避。耶稣一生完全以帝的旨意为指归。所以说，“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乃要从你的意思。”上帝万能，所以可以撒苦杯，亦可以不撒苦杯；耶稣的祈祷，又依上帝的性格为指归。上帝好生，岂有不爱惜他的儿子之理。又岂有不与他儿子一同进入苦难之理了？西方学者，深邃如修葛耳(Baron Von Hugel)，竟说上帝不能受苦难。上帝不能进入人的苦难，岂不是与上帝能进入人的苦难，同样的包含着矛盾的思想吗？人的生活、宗教的生活，是合矛盾为一个洪流的生活，死的逻辑，是毫无是处的。耶稣知道上帝与他在此时此地作永远而暂时，暂时而永远的同在。因此，耶稣的祈祷，无论其说撒苦杯，或说从神旨，都是以上帝的性情为根基，都是宗教，也都是人情。人而无情，安能为人？情而无深远幽久的根源，又安得为情？人啊！，知道吧，耶稣以惜生之情，求合于爱上帝爱人之情，不愿死而竟愿死，经过恶奋斗，经过恐惧战栗而得镇静坦荡的勇猛——这就是上帝的儿子的真生命！

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耶稣早已知道要死，决定要死，而犹然此恶奋斗，足见有敏锐的感觉，深厚的感情之人处死的艰难！可是耶稣要将上帝爱人，人当互爱的生命传给世界，死是万

无可免的。若耶稣竟不死，或走异域，或为隐沦，他的理想，能有这二千年来的历史吗？世界上还有人能说，尤其在今日，人类互助是可能的事吗？能死即可能，不能死即不可能。所以后世的宗教家、神学家都必然以耶稣的宝血为赎罪的代价。以耶稣的死为神人和睦的媒介，以耶稣的十字架为无上的尊荣。……

耶稣祈祷之后，回过身来，看见彼得、雅各、约翰都因愁苦烦闷、劳乏困倦而睡着了。“你睡觉吗？”他对彼得说。“不能惊醒片刻吗？总要惊醒祷告，免得人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又上前去祷告，所说的与先前一样。祈祷完了，回来，见彼得等又睡着了。因为他们甚是困倦，不能抬起眼来，也不知怎样回答耶稣。第三次，耶稣过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时候，耶稣已经因祈祷而得了能力，心中镇静，毫无恐怖。刚才耶稣急需人的同情，急需人分担痛苦，现在则上帝临在，心志清明，奋斗已得胜利，可以处之泰然了。

爱上帝的，必然爱人；口中说爱上帝而行为上不爱人的不免于虚伪。爱人的必然相信人；口中说爱人而行为上不信人的也不免于虚伪。耶稣爱上帝，也爱人，相信人。这时候，他祈祷完了；到使徒们那里，见他们忧愁惶惑，沉沉昏睡，他说，“你们仍然安睡歇息吧！”这是伤心语，也是信任语。使徒们跟随他两年有零，强点弱点，都是他所洞悉的；然而他有清楚的认识，晓得他们是何等心灵荏弱的人物，却还将世界上最伟大、最艰难、最重要的事业，加在他们的身上。如此办法，岂不是叫蜉蝣去撼大树吗？但是耶稣有信心。他知道他们不明白他的理想，他们的梦是糊涂不清

的；他知道他们都是属世的血肉往往要争高位、夺利禄、爱虚荣的，对于真理，绝少正解；他知道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或是渔夫或是税吏，没有文士与法利赛人的学识，不能与当世的贤隽论长短；他知道他们现在当到大难，必要像群羊遇鹰犬一样地流离失散，但是同时，他很有把握地将世界所系命的道义的担子，压在他们的肩头。他相信上帝临在，他的真理，即已栽种在这些人的心头，眼前虽略见嫩苗，将来必有十百倍的收成。生命在道路中，道能使使徒们洁净；道能使他们成圣，住在这个世界上而能宅心于超乎这世界的世界。天国原是一点酵头、一粒芥子！他可也知道彼得的精忠，雅各、约翰的勇猛，马太的稳健，腓力、安得列的勤劳，西门的热忱，多马的慎细。这些人，多有破绽，也多有破绽中的宝藏。分离开来，谁也不能成大事；结合起来，心向上帝，则竟可以摇动天下。耶稣立在树影之中，深深的知道，上帝虽然没有声色的现示，却比声色还实在；使徒们虽然睡着，神思恍惚，却能担负救世的责任。一刹那间，耶稣心中有上帝、有人，有上帝与人共同的向前。

耶稣立一回，对他们说，“穀了。时候到了；人的儿子被卖在罪人手中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来了！”

正说话的时在候，犹太领了许多人，都是些殿里的祭司、殿里的巡警，带了刀与棒，从祭司长与人民的长老那里来。犹太现在已经看出势头不好来了；可是心里横梗着自己荣誉与仇恨，昏迷蒙瞳地，好像一不做二不休，有鬼迷住了似的。他叫同来的人在园子门口站着等候，先让自己去找耶稣；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人是受了密令的，他也就没有法子约束了。犹太一进园了，

人家也一拥而进，大声呼喝起来。耶稣站在使徒们前头。犹大见了他心中慌了，上前去请他的安，说，“请夫子安！”就与他接吻。

耶稣脸上，带着惨澹的颜色，却全无怒意，很镇静的对犹大说，“朋友，你要来作的事，就作吧！”

那些殿警们看见犹大与以耶稣接吻，又听他说“请夫子安，”知道站在前面的就是耶稣。他们都曾见过他，可是在火把的光耀中，还不十分认识他。等到听见声音，就一齐上来动手，不管犹大怎样说。耶稣背后忽然跳出一个人，用刀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喝住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耶稣看他们拥上来，就对他们说，“你们拿了刀棒出来拿我，如同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倒不来拿我。现在恰是你们的时候，黑暗行使他的权威了！”

使徒们受了大惊，看见耶稣镇静地立着待捕，并不抗拒，又看见那些殿警像要捉他们，他们就乘着黑暗与熟路，慌忙地逃走了。有一个少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把身子一扭，丢掉了麻布，赤蹠蹠的飞奔，逃走了。

“聪明的大祭司，”园子里的橄榄树好像在风里偷偷地笑着说，“聪明的大祭司竟会急得想不到把从人也捉了！”

第17章

耶稣受难

上帝深宫闭九阍

——李商隐

有守法的人，然后良好的法律可以行；有枉法的人，虽有良好的法律，亦可以使忠义之人衔冤于九泉之下。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即是这个意思。犹太国有极公允的法律，大祭司皇皇然以尊重法令为事；一旦法律不便于私图，所谓摩西，亦必须转而放弃法意，而俯首贴耳，听大祭司随意的吩咐！

大祭司的走狗们，将耶稣缚住，牵到大祭司的岳父亚那的私第。亚那已不做大祭司了，并无法律上可以审问犯人的地位；但是他是全犹太最狡狴最尖刻的阴谋家，喜欢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不任其事而握其权；只要他把耶稣一问，虽无罪名，亦可以生出一个罪名来。耶稣被牵到亚那私第的时候是夜半。一切都已安排妥当的了。祭司们的死敌耶稣，已经缚在庭除，祭司们决定是要他的命的，所以耶稣简直是与已经粉身碎骨毫无分别的了。当前的问题是怎样给他一个罪名。犹太国最高的政治机关耶路撒冷的公会，可以逮捕人犯，可以给罪名，却不能有生杀之权。那个权

柄在罗马政府手里，假使犹太国最高的政治机关可以杀人，那末即胡乱定罪也没有什么要紧。可是现在犹太法律之上，还要加上一层罗马的法律，就不能太模模糊糊了。

同时，大祭司们已下了决心，要灭此朝食，非迅雷不及掩耳，把耶稣杀了不可。真可惜手续太麻烦。第二天即是逾越节，该死的耶稣就该在那日早晨一早死，迟了，在民众方面一定要发生变故，逾越节就不容易安安的度过了。犹太国的法律，表面总得给它保存着尊严，内骨子里总得给它的尊严扫一扫地。法律上说，“杀罪的刑讯须在白昼开庭，亦必须在白昼结束。……若必判死刑而一日不能定案，则必须待到第二日。”现在事急，一刻值千金，虽在半夜，亦不能不把罪名找出来。最好的方法，莫如让不在位的、老奸巨猾的前任大祭司亚那来办一办。然后到了鸡啼的时节，再让大祭司该亚法核准，再让彼拉多去下刀子。

亚那细细的盘问耶稣。耶稣知道他没有盘问他的权利，所以说，“你为什么问我呢？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人说话，常在人们聚集的地方，会堂里与圣殿里教训人。我在暗地里没有说什么。你可以，问听我说话的人。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旁边站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不是在那里。我若是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狡狴的老祭司没有盘问出结果来，鸡快啼了，犹太国的法律快要准许正式开审了，就急急的把耶稣解到本年在位的大祭司、亚那的女婿该亚法那里去。该亚法的邸第是在圣殿南边的山坡上，下视汲沦谷，东向橄欖山，宅前有墙，围住一大天井。天井的

一边安着石秤；人们犯了法律，该罪粮食的，就在这里秤油谷的分量。有一个地道通到底下去，在那里有一个黑漆似的石头凿成的牢监，监里有石柱，凿成洞可以将囚犯缚起来拴在上头受鞭笞。那时节，因为事情甚急，该亚法正在召集耶路撒冷的公会，准备询问耶稣。耶稣一到，就从天井里经过，上了高台阶，被引到该亚法面前去了。

彼得与约翰远远的跟着，约翰有点认识大祭司，他跟了西庇太来付过渔税，所以可以一径走进门内去，彼得则等在门外，半夜里还是春寒料峭，院子里的人用炭生了火，四围坐着烤火谈论。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望着他，似乎有点认识，况且他操的是一口加利利的老土话，又在火光中局促不安，岂会不是耶稣的门徒？那使女说，“这个人素来也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不承认，说“女子，不要胡说，我并不认识他。”说着，鸡就啼了。真奇事，彼得素日的大胆不知丢在哪里去了，弄得他那忠诚的心，第一个冲动就是抵赖。若是不忠诚即是魔鬼，那末魔鬼的诡计这一次简直是保全了他，把那魔鬼所要推翻的善势力，反而留下了一个将来发展的根子。

过了些时，又有一个人来看见了彼得，指着他说，“哼，你是与他一党的。”

“你这个人！我不是！”彼得抵赖着说。

又过了些时，另一个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赌咒发誓的说，“我不认识你们所说的那个人！”话还没有说完，鸡又啼了。彼得记起耶稣的话来，立起身来就走，回头一

看，刚刚看见耶稣立在门里，噙着眼泪望见了，他，这一下彼得觉得置身无地，一阵伤心，好象万箭攒来的一样，不禁失声痛哭，飞跑的到外边去了。

鸡啼了，东方有一点破晓的意思，守门的用杖将地上连击三下，报告开庭的时辰到了。该亚法升上大祭司的首座，两旁有两个半圆形的议席，坐着七十个议员，都是冠冕堂皇的。其中大多数是要耶稣的命的；可也有耶稣的朋友——尼哥底母与亚利马太人约瑟。可是一切已经预先都定了，情势汹汹。耶稣的朋友们都噤若寒蝉，不敢发言。大祭司提证人。证人是预先请定的；他们进来；一个书记高声念法典，警告证人说，“见证人，不要忘记，……在决定人生死的讯鞠中，你若犯罪，被告的血，以及被告的子孙的血，要归在你身上，直到世界的末日。……若有证人害死以色列中一个人，经典上说他即是害死了全世界；救拔一个人即是救拔了全世界。”那些见证人听了这些话像与没有听见的一样，七张八嘴地，上前来做见证，他们的见证是彼此抵触、互相抵消的。说来说去，没有弄出实据来。最后，有两个人上前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一想，这种话怎能不让彼拉多笑死呢？又怎能定人的死罪呢？这个圣殿，用了三四十年工夫，还没有成功，谁能够三日造将起来呢？说这种话的是疯子，疯子又怎能叫罗马人去杀他呢？不行！大祭司急得站了起来；厉声的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不答。

大祭司一想，事情不妙，只得拾出上帝来，亢声的说道，“我

指着永生的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大祭司就撕了衣服说,“他说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这僭妄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回答说,“他罪该万死!”

犹太国的法典里说,“我们的法律不依据人自己的招认而定他的死罪。”又说,“我们法律上的根本原则是不准人在讯鞠时用话来毁坏自己。”耶稣并未僭妄,按照犹太国的法典,也没有判定死罪的根基。可是法典不便当的时候,简直爽爽快快地把它忘记就得了。

差役们看见大会定了耶稣的罪,大家围住了耶稣打他、戏弄他。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有的人用拳头打他,还有人蒙住了他的头,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说预言吧!”宗教是一件奇妙的法宝。人靠了宗教去冒险创造新世界,人也靠了宗教去犯弥天大罪。只要达到目的,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撒吐该人,差役,尽可以请出上帝摩西来,把他们改头换面,在恶人的戏台上作块垒。于是乎僭妄的人,用褻秽的方法,定了不僭妄、不褻渎的人,僭妄褻渎的罪名。

天刚放明,他们把耶稣缚得紧紧,牵到罗马帝国巡按使彼拉多的衙门来。衙门是在安秃尼戎楼里,下面有大堂。那时候,大祭司的差役们已经招集了圣殿里作买卖的街市上作泼皮的人,大队地挤在衙门的前边。同时,他们又引起了许多看客。大祭司该亚法带了一个稟帖,立刻行刑。大祭司本当亲上堂来,但照犹太

教的教规，巡按使的衙门是外邦地带，进入之后，必受沾污，今日下午即不能在主持逾越节的大典。大清早起，犹太人闹得这样凶，彼拉多觉得老大的不高兴。但是他知道犹太的脾气，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主持罗马的政权，已经有四年了，立刻走到露台上一望，问是什么事。祭司们回答说，“这个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怎会把他解过来呢？”

彼拉多晓得大祭司亚那，与该亚法是诡计多端的，不愿意为了犹太的宗教问题，去触犯那个毒蜂窝。所以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法律审问他吧。”

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

彼拉多没有法，只得束上红带，披上外袍，就是用推罗的紫色布镶边的那件官服，穿上凉鞋，手里拿了象牙的品级杖，升坐大堂。他心里完全瞧不起犹太人，可是他是罗马人，十足的罗马人，执法审问，一定要秉公办理，叫这些捣乱的人民晓得罗马法律的尊严。

耶稣立在彼拉多面前。告他的人说，“我们见这个人诱惑人民，不许纳税给该撒，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彼拉多看耶稣很和善、很镇静，全不像一个作乱的分子。又看见他脸上紫肿，挂着几条血，衣服上都是土，已经被大祭司的差役打得够了。他心里猜得出大祭司的恶狠，却猜不出这个犯人的罪由来。经过巡按使衙门的案子也不算不多了，却从来不曾见过这一个称王的人。于是彼拉多就连讥带刺地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这种真是怪事，彼拉多心里想，真叫人不耐烦。犹太人的话连一点凭据的影子都没有。他走出来，对大祭司与众人说，“我审不出这个人的罪来。”

他们一齐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全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此地。”

加利利？加利利人？那地方是希律的封疆，可巧希律此时正在耶路撒冷，何不把耶稣送到他那里去，让他去玩玩那些蛇和蝎子？彼拉多一想，得起意来，马上差人将这个加利利人耶稣解到希律那里去。彼拉多恨希律，希律也恨彼拉多。这样的难题目，还不叫希律去做文章，真是傻子！

希律见了耶稣，心里大大的一乐。因为希律久已想要见见耶稣。看他是不是以利亚，是不是施洗礼的约翰，看他会不会做一个神迹。于是问长问短，噜苏了好一回。耶稣不发一言。希律与他的兵卒就都藐视他、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去。就城里发生的事件。当在巡按使权下办理，希律岂敢僭行职权？彼拉多受了尊敬，心中也是一乐。这一回，两个人心里的事倒是和解了。

大祭司与长老文士又在彼拉多的面前控告耶稣，举出许多事情来。彼拉多问耶稣说，“看哪，在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多不回答吗？”

耶稣不言。

彼拉多心中暗暗的惊奇。又出来对大祭司与众人说，“你们解这个人到我这来，说他诱惑百姓。我审问他，查不出罪来，希律也没有查出他的罪来。我现在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祭司们，文士们已经在民众面前说了耶稣许多的坏话，说他亵渎上帝，藐视圣殿，讪谤摩西，毁弃法律，攻击遗传，不守安息日，冒充弥赛亚，引诱老百姓。百姓的头脑子是简单的；他们听了这些话，又看见耶稣被人解来解去。世界上哪里会有这种倒霉的弥赛亚的！所以他们对于耶稣也生起反感来。有几个人在内作弄，一群愚民居然转眼间就变了暴众！他们听见彼拉多要释放耶稣，一齐大喊起来说，“除灭这个人！除灭这个人！”

按照旧例，巡按使可以循人民的请求，在节期上，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彼拉多心里极愿意释放耶稣。可是大众只嚷着要他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城里的乱党，因为犯了杀人的罪而下在监里的。彼拉多耐着性子，立在高台阶的上头，举手叫那暴众安静，劝解他们，他们却越加嚷起来说，“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第三次出来说，“为什么呢？这个人作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他们嚷着说，“你若是释放了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是自称为王的，就是反叛凯撒的！”

彼拉多晓得他们心里恨罗马，现在反会做起罗马的孝子顺孙来，说他不是凯撒的忠臣，世界上的卑鄙齷齪，颠来倒去，竟能到这样的田地，因此他气烘烘地，连讥带笑地问他们说，“哼，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

大祭司听了这句话，恨罗马的心像火一样烧起来。可是今天，他不能不达到目的，所以大声的对彼拉多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这么一来，民众又大嚷起来，秩序大乱。只听得“钉他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

彼拉多生怕闹出乱子来，随即为他们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了，下命令将他拉去钉十字架。自己即在大堂上，吩咐人拿一盆水来，当着众人连连的洗手，表明杀人的罪，不沾污在他的手上。

兵丁把耶稣带到衙门内的院子里，打了他一顿，给他穿上了紫色的袍，用荆棘编了一个冠冕给他戴上，庆贺他说，“犹太人的王啊，万岁！”又拿了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他。戏弄完了，给他脱了紫袍，依旧把他自己的衣裳给他穿上。兵丁到齐了，足有一营，便将耶稣带出去，要向刑场行。

彼拉多坐在堂上，心中又气又恼，想自己是罗马皇帝的命吏，应有大权秉公办事，谁知竟被这些不肯沾污自己，不进大堂，心恨罗马，嘴里做罗马的奴隶的犹太祭司长和文士们，与那些恶狠无赖，受愚弄被剥削的暴众，威胁下来，顺了他们的心意，去做他们逞快一时的工具，为他们钉死他们的良民！这简直是反奴为主的怪事！彼拉多藐视犹太人，今日竟老实地把傲慢的心放在自己兜儿里，轻视起自己来了，他没个好气，就吩咐书记官把死犯的名字写在长方的木板上，好钉在十字架的顶头；又吩咐把还有两个强盗从监狱里去牵出来，一齐带去钉死，书记官用了三种文字：—罗马政府的公事文拉丁文；各处流行的希腊文；犹太国通用的希伯来文写了三块板。第一块是耶稣的名字，上边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写好了特意拿出去给大祭司看一看，呕呕他的气，因为“犹太人的王”是这样的一个死犯，又是

一个大家看不起的“拿撒勒人。”大祭司怒不可遏，但是没有法子，只得差人去央求彼拉多，请他改写一块木板，说，“自称犹太的王的耶稣。”彼拉多拍案叫道，“我所写的，我已经写定了！”

兵丁们将一切都准备好了，将十字架上的横木，极重的一根，压在耶稣的肩上，因为按照罗马人的办法，死犯上刑场，须得背着自己的木头。耶稣血汗满身，背了那块横木，就晕倒在地上。他本来是年富力强膂力过人的；但是因为这几日来他伤心苦恼，少食不眠，精神既大受亏损，身体又满是伤痛，连一块横木都不能背起来了，他背上没有一寸完肤，尽淌着连泥带汗的血；因为彼拉多吩咐罗马兵将他缚在柱子上，用一束着铁钮子的皮条鞭打一顿，然后再去上刑场。这种刑罚，其实大可不必用在耶稣身上；彼拉多原是要放耶稣的；可是他给闹昏了，恶狠毒辣，做起事来，没有一件不是倒行逆施的。刚出衙门，兵丁看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的，从乡下上来，似乎很壮健，就把他拉来，将横木搁在他的肩上，勉强他背着，跟随耶稣。

一营精壮威武的罗马兵，三个死犯，一大群看客，前拥后挤地出城往北走去。群众当中有许多是耶稣的亲戚朋友，他们跟着耶稣号啕痛哭。耶稣回转身来，看见一群妇女，内中有前日的那个淫妇，有抹大拉的马利亚，有他的母亲，有撒罗米，有耶路撒冷的许多女子，哭得头都仰不起来。他就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与你们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要说不生育的、不曾怀孕的、不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节，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的身上吧’；对小山说，‘遮掩我们吧。’今朝这些事会行在活的树身上，那枯的树，将来又怎么样

呢？”

大祭司与小祭司、文士与法利赛人看定了耶稣果然是上刑场了，便一阵狂喜，一阵狂怒地一直回到圣殿里去，那已经是人们来奉献祭礼的时候。他们急急的走到妇人院子的后面，刚要进献祭的圣所，台阶上冲下一个蓬头赤眼、面孔铁青的野人来，撞在大祭司的怀里，他一把扭住了大祭司，大叫大喊的说他是狗头祭司，说他流了义人的血。大祭司一看原来是犹大，一群小祭司把犹大拉开，犹大咬牙切齿的说，“你们叫我卖了无辜的人的血，我是有罪的了！”

他们大家嗤着鼻子说，“那是你的事，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去承当吧！”

犹大把大祭司给他的敬礼，一包银子，已经数过是三十块的，狠命一掷，锵琅一阵响，散在圣殿里的石板上。大祭司已经一溜烟避到圣所里去了。原来耶稣被捕以后，犹大跟着，还希望事情不闹出人性命来，到了早晨，他听见彼拉多衙门前头的呼声，方始晓得耶稣是死定的了。他立刻找大祭司竟不曾找到一个影子；所以他奔到圣殿里去老等，他坐在圣殿的石阶上，神志渐渐地清楚起来，感觉到自己已经闯了滔天大祸，犯了弥天大罪，恨不得叫那座金装银饰、镂阙雕栏的圣殿倒塌在身上，把自己压得一个无影无踪。他想——他想——他想耶稣是义人、是先知，也许真的是基督。他想耶稣曾经告戒过他好几次，说自己要死在耶路撒冷。耶稣器重他，知道他的才具，也知道他的虚荣心，叫他管钱囊，信任他，常常希望他上进，常常关心他的前途。耶稣说他是魔鬼，那是千真万确的，责备他说，“你们不常有我”，也是千真

万确的。昨天晚上为他洗脚，用行为、用言语、用忍痛含悲的容貌告戒他；为什么他竟一点都不变移呢？犹太想到这里不觉的喊起来说，“耶稣啊，我爱你！我真爱你！可是你是已经爱了我，我是永远不再能爱你的了！”犹太的心碎了！碎了！犹太看见那些大祭司小祭司都往圣所里奔，心中忽然透亮地看清楚犹太国的绝望，上帝怎能够差那威武的弥赛亚来救以色列而刑罚罗马呢？除了耶稣的救法，哪里还有救法呢？他的权位、利禄、事业、声名、财产、幸福；犹太国的荣耀、文明、权威，一切的一切，都与三十块银子一齐散在石板上光天化日之下，在犹太看，莫非是黑漆一团。他急匆匆的出来，直冲下山坡，再冲上山坡，往客西马尼园子里走。到了耶稣被捕时，他站立的那棵大树下，他解下一条带子来，把自己悬挂在上头。那时节，正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纪元三十年四月七日上午已初时分，在耶路撒冷城北的髑髅地山坡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两个一同被钉的强盗中间。罗马的大政治家西西罗曾说，“钉十字架是最惨最酷的死刑”。兵丁把十字架的根基在一个深的地坑里，四围把石头填紧，将耶稣挂在空中。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

兵丁守着三个十字架，不许民众走近来，就在十字架下拈阄子，要得耶稣的衣裳，谁拈着谁就得衣裳，因为那件衣裳是一片织成的，分碎了是没有价值的。民众们看着，有的是痛哭，有的是讥诮耶稣。讥诮的人中有祭司长所用的证人们，他们摇摇头说，“你折毁圣殿，三日里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若果然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些人记得耶稣指圣

殿的话，他们不能明白，因为耶稣是指天国必由毁坏而反快成功说的，与他自己被钉，三日里必要复活的话，同是一个意思。)文士们也彼此谈论，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哼，他若是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立刻就相信他，他依靠上帝，上帝若是喜爱他，现在就可以救他啊!”与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

耶稣在痛苦中，大声的喊着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为什么离弃我?”

听见的人不知他喊什么，他们说，“他在呼叫以利亚呢!”因为耶稣说的是，“以利，以利，拉马撒巴拉各大尼?”人们竟等着，要看以利亚下来不下来。

耶稣的使徒们都逃散了，不敢到刑场上来，其余的亲戚朋友们都远远的站着。有许多加利利、耶路撒冷跟随他的妇女也远远的守着，很悲切的哭。她们中间有抹大拉的马利亚、有耶稣的母亲、有撒罗米、有革罗巴的妻子马利亚。

申初，天上起了黑云，日光淡了下来。那时，耶稣的血，几乎流尽了，低垂了头，低声的说，“渴啊!”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绵蘸满了醋，缚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耶稣忽然大叫一声“成了”，气就断了，那时，正是犹太人祭祀之后，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

罗马的百夫长看见耶稣如此死法，就说，“这真是义人，真是上帝的儿子。”

犹太人因为这日是预备日，要预备明天守安息日，而安息日又是一个极重要的大日，所以求彼拉多把囚犯的腿打断了，把尸首撤去，免得死尸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沾污了这圣洁的日

子。同时，耶路撒冷议会的会员亚利马太人约瑟也到彼拉多的衙门里去，请求耶稣的尸身。彼拉多诧异耶稣死得这样快，便传百夫长问话，因为平常，一个人被钉，总要受两三天的酷刑才能死。百夫长说了实情，彼拉多以为一件公案已毕，爽爽快地批准了约瑟的请求。约瑟回到刑场上；兵丁正在那里打犯人的腿，把两个强盗的腿都打断了，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绝了，就不去打断他的腿，只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与水流出来。他们把耶稣的尸身取下之后，让约瑟领去，尼哥底母带了没药、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安葬耶稣。在髑髅地附近有一片墓地，其中有一个石头凿成的新坟穴。约瑟与尼哥底母照犹太人的规矩，将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叫人抬到那个新坟穴里，殡葬在里头。抹大拉的马利亚扶着耶稣的母亲，立在墓穴旁边，送他入穴，正在太阳落山的时候。

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大祭司与法利赛人聚集，大家还有点不放心，又去求见彼拉多说，“大人，我们想起那诱惑人的生前，曾经说过他在三日之后要复活了。因此，我们恳求你派兵看守他的坟墓，免得他的门徒偷了尸首去，又煽惑民众说他是复活的。我们所怕的是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还要凶。”

彼拉多心中暗笑了一回，说，“好吧，你们有守卫的兵，多派几个去吧，把他把守得稳稳当当，万无一失就是了。”

他们，大祭司与法利赛人们，没有等安息日过完，就派了兵去，在挡墓的大石头上贴了封条。将坟墓像宝库一样地看守着。

第18章

耶稣受难后的事情

如是我闻

——佛书

耶稣受难之后，使徒们与其他的门徒，得了一个共同的经验，大家觉得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依然是存在的，如同他未死一样。起初他们受了打击，像羊被豺狼冲散一样，但是他们爱耶稣、信耶稣，猝然的一个一个感觉得他真切的临在。他们到他的坟墓上去有这样的感觉，常在独自思想祈祷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在共同讨论集会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在旷野中行，耶稣在他们中间。闭门同祷，耶稣忽又在他们中间。在耶路撒冷，在伯大尼，在加利利海边，在加利利山上，凡是他们所到的地方，他们都感觉到耶稣的临在，与肉眼见他，肉手摸他，有同样的真实，只有两件事与从前不同：第一是耶稣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第二是他们每觉到耶稣临在的时候，心中即受了无恐怖、无窒碍的力量。他们的观念没有经过多大的变化，还与从前同样的信《末世论》，还与从前同样的守摩西的法律。在他们的思想中，耶稣的理想与当代流行的信念还是混合在一起，不会使他们察验出其

中万难共存的矛盾来。他们所得的不是一种哲理,也不是一种神学,乃是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新生命。这种经验一天深一天,正如风吹星火一样,到了五旬节上,竟在他们的团体里燃烧起精神的圣火来,真理不死,正谊不死,耶稣也不死。他们信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与他们同在圣灵;他们也信耶稣的事,即是他们的事,要从他们传布到普天下。有耶稣那样的人格,有耶稣那样的生命,在他们中间存留着、翻动着,即有他们那样的觉悟、现象,与权能。没有耶稣的,当然不能有他们那样的伟大的经验。言辞不能递,仪式不能迟。他们只能说,有耶稣的,有生命,没有耶稣的,没有生命。有爱的,有生命;没有爱的,没有生命。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经验的真切与伟大,所以他们在短期之中,由失望灰心的小百姓,变成了梯山航海,赴汤蹈火,百折不回,万死不惧的福音使者,所以在耶稣离世以后的数十年间,就有了种种关于他复活的传说与信仰。后世的人读了这种传说的记载,甚至于忘记了心灵上奇妙的事实,专执了耶稣肉体复活的唯物观,耶稣的理想与精神,耶稣的品格与生命,存留在人中间,——这是基督教的真谛。没有这个,即无所谓基督教。至于耶稣的肉体如何变化,如何存在,非但不是问题,且与人类的生活绝无理论上与实际上任何的关系。“使人得生命的乃是灵,”《约翰福音》的著者说,“肉体是无益的。”耶稣复活即是耶稣精神永远存在的意思。此外更无有意思。耶稣的精神是人类所必须的,有之则有望,无之则无望。耶稣的灵在此时此地的人中间实现,使人以生命证生命;这个就是救人救世的福音。此外更无有福音。

关于耶稣复活的传说,《四福音书》所载的,有不少互相抵

触的地方。其中共同之点，即是使徒们与其他的门徒们共有的经验——耶稣真在。在他们的情境中，自然有他们的经验，在今日，人们诚信心向耶稣、心向上帝，也可以感受他们所感受的，分得他们的经验，分得他们的力量。二千年来，史实昭然，俱在我们的面前。在诚信的人看，《圣经》中所载的传说，虽有矛盾之处，仍不失它内含的纯美与此纯美的价值。请述几种传说于下以求有智慧的心灵，在感受中，深深地了解与欣赏。

安息日的后一日，即纪元三十年四月九日，耶稣受难后的第三日清早，天还不曾放明，抹大拉的马利亚提了一瓶香膏上耶稣的坟墓上来；心中悲苦，哀哀地哭泣，哭了一回，天刚微明，她转身来，泪眼模糊地看见一个人影，以为是守坟的园丁。忽然间耶稣显现在她面前，叫她的名字：“马利亚！”这是她素来听见耶稣叫的名字，从来没有别人用这样的声调称呼她。她立刻用她的土音回答说，“拉波尼！”耶稣在她面前；耶稣不死；耶稣复活了。她刚要举手去摸他，他便不见了。那时，在她心中，一切都豁然开朗，记忆中耶稣自己“我三日里要复活”的话，立刻成了无可反证、千准万确的事实。《四福音书》中记载抹大拉马利亚的事，只说她起初附有七个鬼，为耶稣所驱除，她随即跟从耶稣，将自己所有的供他使用，在加利利曾跟他游行，此番又跟到耶路撒冷新见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葬在石头凿成的新坟里，又是第一个人看见复活的耶稣。她也跟着耶稣的母亲，在她们最痛苦、最伤心的时候。她的心里是完全献给耶稣的。《四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之外，绝对不记载抹大拉马利亚的言辞，而《约翰福音》亦不过记载“拉波尼”一字。“拉波尼”译为汉文，即是“夫子”。“拉波尼”

即是她素常对于耶稣所用的称呼,这个称呼,在于她有极深的意义。她是确知确信耶稣复活的第一个人。在她的灵魂里,耶稣存在,耶稣依然活着,是毫无疑惑的。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互有出入,但四个《福音书》记载抹大拉马利亚是看见复活的耶稣的第一个人这件事,则完全一致,无有丝毫的抵触。虽所载的情形,略有不同,这件事的本身确是历史的事实。基督教以彼得为磐石,以经验而论,则基督教又当以抹大拉马利亚为磐石,她不用肉眼看耶稣;她用心眼见耶稣。灵心独得,她在历史上,在人类的生活史上,是清朗皎洁、上下通明的光辉!

女子是得见整全的心灵。抹大拉马利亚看见耶稣之后,耶稣的母亲与其他的女门徒都感觉到耶稣真切的临在。彼得约翰与其他使徒们受了他们的影响,深自寻求,也先后进入了相同的经验。后来,使徒保罗以不曾亲接耶稣肉体的外人,承受灵象,清楚的宣说,“上帝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命我将他宣传在外邦人之中。”又说,“那感动彼得的……也感动我。”所谓感动,即指心灵受耶稣临在的薰陶而得获新力量,新生命,《新约》各书的著作,以保罗的书翰为最先,保罗所述的耶稣的显示,无不指心灵上的感觉,绝非肉跟肉体的接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基督……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然后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最后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保罗自己所见,乃是心象。耶稣临在,于彼得、于保罗系同样的显示,那末他们的感受,当然同是一种心灵上真切的觉悟,希腊的哲学家,论起理来,往往由象求型,都用抽象的概念;犹太的宗教家则不然,

说起宗教经验来，往往由心入象，都用物观的描写。虚灵之事，受了实体的描写，不免引起肉体复活的种种传说来。到了《马可》、《马太》、《路加》三福音著作的时期，皆在耶路撒冷被罗马攻毁之后，耶稣离世后四十至七十年间，各地已经流布着彼此不同的传说：《马可》说墓石撒开，《马太》则加上地震及貌如闪电、衣如白雪的天使；《路加》则又加上一个天使，书的著作愈迟，则传说的事件亦愈多而愈奇。《约翰福音》最后作，所收的关于复活的材料与《前三福音》又迥异。大约在《前三福音》著作之时，《约翰福音》中所载的传说尚未流行。否则地点不同，各地有各地独有的传说，亦未可知。在《马可福音》著作之时，《马太》、《路加》、《两福音》中的传说亦尚未流行。不过种种传说，皆以使徒们的经验为根本；所以虽为传说，亦自有历史的基础，并非全是妄传。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耶稣永存是信众经验中的事实。这种经验，若非史实，那末使徒们既被驱除，决不能有摇动世界的勇敢与力量，而世界今日，亦决不能有基督教。现在请述抹大拉马利亚看见耶稣之后，福音所载的其他的传闻。

抹大拉马利亚见耶稣那一天，即七日的第一日，四月九日，有两个门徒上以马武斯去。在路上谈论耶路撒冷的事情，忽然间耶稣走在他们中间，问他们所谈的是什么事。他们面色惨然，心中悲苦。不知道与他们说话的，就是耶稣。那个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与民

众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大祭司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判定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以色列民族的，就是他。但此事的经过，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说他复活了。……”

“无知的人哪，”耶稣说，……“基督如何受害，又如何进入荣耀，岂不应当的吗？……”

到了以马武斯他们强留耶稣住宿。在晚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忽然发现他就是耶稣。耶稣立刻不见了。他们惊奇之余，立即回耶路撒冷，将所见的事告诉使徒们。……

以马武斯这件事是《路加福音》书所载的。《约翰福音》亦有关于那一日的记载，说，“那日，（即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聚集，因为怕耶路撒冷的人，所以关上门，作秘密的开会。猝然间，门户未开而耶稣立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如何差遣我，我也如何差遣你们。”……那时多马不在，后来有人将这次的经验告诉他，他不能信，以为非亲自与耶稣相遇，用手摸他的伤处，决无轻易随从之理。”

过了八天，门徒又会集，多马亦在。门户关闭了。猝然间耶稣临在，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又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怀疑，总要诚信。”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这个记载很有事实与传闻混合的可能。门徒秘密会集，因为

深信耶稣三日复活的话，与抹大拉马利亚等的见证，又因为深爱耶稣，既痛其惨死，复欲其同在，所以在热切崇拜的团契中，忽然感觉到耶稣即在他们的中间，像眼见耳闻一样。此种经验，在他们是一种得未曾有的奥妙。多马未曾参预，所以不肯轻信。八日之后，多马同在，他们又有此种感觉，多马亦大受感动，正如耶稣要他抚摸伤处一样，便诚心敬念，决然地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在那时，多马并未伸手摸耶稣，一受感动，确凿无疑，即俯首崇拜，经验到不可言喻的愉快，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力量。这两次的会集，皆似乎是历史的事实。揆情度理，非不可能。《约翰福音》的著者，得此传闻，即按当时信众的信念，作为实录。著者原有他自己的神学，本不注重形体上的事情，当时有人抱亲见始信的态度，所以他就以多马的经验为的喻，说，“不曾看见而信的有福了”。至于耶稣吹一口气使使徒们受圣灵，给他们赦罪的权柄，这一层，《约翰福音》与《使徒行传》所载显有冲突；因为按《使徒行传》所载，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使徒们尚不曾感受圣灵。《约翰福音》的见解较为高明，以为使徒们感受耶稣的临在即是感受圣灵。无须待五旬节，才有圣灵下降的事实。在《约翰福音》的著者看，耶稣的复活乃是使徒们心灵上的一件确实的事。他虽然诚信耶稣生前行奇事，能以水变酒，使欠死之人复活；虽然亦诚信耶稣的身体，果然出死人生；但所主持以为至要之点，仍在心灵，不在肉体的交接。

关于彼得看见复活的耶稣之事，《马可福音》并不载述；这是很可使人深省的。马可从彼得的传述，得耶稣一生的史料。彼得若果以肉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他决无秘而不宣之理，因为此种

重要的经验，正是宣传福音的好材料，彼得若果然宣说自己肉眼见耶稣，以马可那样爱好奇事的心理，决不肯不有清楚的记载。因此《马可福音》不提彼得见耶稣的事，彼得准定不曾有眼见耶稣的经验，并不曾有抹大拉马利亚那种果有见象的经验。彼得的经验，定是精神上，心灵上的事，定是因抹大拉马利亚等人的告诉而自己心受的一回事。因为马可只说，“去告诉他的门徒与彼得”。《马太福音》所载，亦大致相同。到了路加著书的时与地，即有彼得到耶稣坟前俯视的传说，但尚无彼得亲与耶稣作个人交接的记载。《约翰福音》的著作是最后的，其时已是第二世纪初叶，所以关于彼得一人的故事，已经颇有流传的了，在那时候，彼得已建立事业，各教会都承认他是基督教的首领。教会的首领，耶稣最器重的使徒彼得，既有宣教殉道、光荣的事迹，在当时人看，自应有肉眼看见复活的耶稣的经验。转辗传言，彼得的故事，也就流布开来。《约翰福音》末章所增载的就是此种后来流布的故事。

据此记载，耶稣在提庇利亚海边，向彼得、多马、拿但业、雅各、约翰等显现。彼得等终夜打鱼，并无所得。天未明，耶稣立在岸上向他们要食物，而他们不以为他就是耶稣。耶稣指示他们，叫他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撒下网去，竟得了许多鱼，网都几乎拉破了。约翰对彼得说，“是主。”彼得即束上衣服，逃下海，泅到岸边，将网拉起，所得的鱼是一百五十三条。使徒们不敢问，但与耶稣共食一次，因为他们知道他即是他们的主、他们的夫子。

早餐之后，耶稣对彼得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对于我有绝

对同情的爱,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第二次,耶稣又问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绝对的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耶稣又问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三次问他“爱我吗”?心中就忧愁起来,回答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带,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为你束腰,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些话是指彼得如何死。顿了一顿,耶稣又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彼得转身,看见约翰跟着,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回答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此言流传,人以为约翰不死,其实耶稣不曾说他不死。

这个记载,是颇耐寻味的。捕鱼一段,恐与《路加福音书》五章所载混在一起,不免是一个流传的错讹。耶稣三次问彼得“爱我否”一段,应有历史的事实夹在其中,彼得自从三次不认耶稣,心中定有自鄙自伤的悲痛。他恳切忏悔,诚信耶稣,而此伤痛依旧来还萦绕于胸中;所以自问自答,立志深爱耶稣。为他牧养他的群羊,后来,他将此种悲苦的经验向人诉告,转辗递传,遂

有以上所述的传闻。唯此故事，含义深奥，能有流传，亦未始非后人的幸事。

至于耶稣指示彼得如何舍命，乃是后人臆度之词；约翰既老而竟死，不符《末世论》与流传之言，乃是著作者的解释之词。以上种种传闻，虽都表示初世纪信众的思想信念，不能据为史实。但其所以有此流传，自皆有史实为背景、为根据，并非全属于虚。而其最大最要的史实，即是使徒们对于耶稣同在的感悟与经验。读经典者，若有分判的眼光、虔诚的心志，精细玩索，揆其情，度其理，入其境，识其心，自当了然；若固执成见，那末是非两途，就确难得正解了。

使徒时代的教会确信耶稣复活之后，无几何时便即升天。《马可》不记耶稣升天的地点；《约翰》不载耶稣升天的事；《马太》则以加利利的山上为耶稣升天之处；《路加》则以伯大尼对面橄榄山上为耶稣升天之处。在耶稣升天之前，使徒们从他领受宣传福音于普天下的使命。

耶稣的一生，在我们面前，真如在地的河岳、在天的日星，他是木匠的儿子、穷苦的工人；他是罪人的朋友，渔父税吏的师傅、妓女、强盗、地棍、流氓与夫一切自知软弱的人的救主；他是二千年来信众们所依赖的生命。论思想学术，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从过名师，而所得的理想，周全贯彻，高洁涵深，非但是当代的人所不能企及，即现代的人亦不能不叹赏欣服，赞为得未曾有，论行为，则爱人爱彻，言行一致，将世人不能实行的理想，作实际表显的生命。在于他，理想即是行为；因此，他不能不在此不可能无远想、无信仰的世界，为实现理想而舍弃生命。在于他；生活是大

解放、大自由，不为规律遗传所束缚，而中节无违，因为他所对向的是超乎礼法的高标，是上帝的旨意。论宗教，他独见上帝，知道自己 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人人都有为上帝之子的权利。他以宇宙中至善之心为心；以上帝为天父，以世人为弟兄姊妹，以世界为家庭，以纯爱为无尽藏的威权。一朵百合花胜于所罗门的荣华，两个小铜子，胜于大富翁的金银。不以物量人，不以位量人。人即是人，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一杯清水，解弟兄之枯渴，即是服事上帝。所以一事之微，使一小弟兄，失足泥涂，不如自拴磨石，沉于汪洋的深渊，一言一行，莫非华美，一动一静，莫非宗教；不待巍峨的神殿、繁缛的仪文、复杂的组织、悠久的遗传、高深不切事实的神学、陈腐不合真理的教条，然后乃能为上帝的子女。宗教在近不在远；在诚不在形，人而爱人，则一笑一颦、一歌一哭，俱是上帝的临在。人而无爱，则钟鼓笙竽，等于杀伐的鼙鼓。而感化之力，不在蛮横的宣说，不在强加的言词，而在真挚快乐，自然融和的友谊，而在如光盐如山城的生命。生命在自由；生自取之，死亦自取之。死中有生，十字架变了无上伟大的光华。耶稣不要自异于常人；他所有的，他深愿人人俱有；他所成的，他深愿人人都成。而后世之人，敬尊他为救主、为上帝。世界不有上帝则已矣；若有上帝，应不能不如耶稣。世界上既有耶稣，世界上即不能没有上帝。《约翰福音》的著者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耶稣的生命中，腐朽化为神奇，神明人于此时此地，一刹那的人生，转为活动流行，人时地、超时地的永生。至于社会国家方面，则耶稣乃是最爱国的伟人。本书所论，已至详明，无庸增益。他深得犹太文化的精

髓，独任以色列民族的使命；明知他的救国方法，与世龃龉，却仍百折不回，坚持至死。犹太虽亡，心竟不亡，现在世界最急需的势力，依然是他所保全的那个犹太国的国魂。他的精神，现在仍被人拒绝，也被人接受，人的眼睛今日不能看见他，而人的心灵中，今日依旧有他的存在，与他交通，则经验到人格的建立，生意活泼的力量。信他的人，在心中，在团契中，在不可见而存、不可能而成的运行中，得也同在的证据。耶稣啊，你不用我们尊你为上帝，除了你，我们即不能知道宇宙的创化与维系者为上帝，我们不肖，常须学你；有你，我们有生命；没有你，我们竟如迷失的亡羊，愿你与我们同在吧，导师啊！朋友啊！我们愿与十二世纪的圣伯纳同唱思慕之歌，贡献我们诚敬的爱戴：

耶稣。我每默默念你，
便觉心境怡然；
接你音容当更欢喜，
就你更得平安。
耶稣圣名无限馨香，
妙不可以言传，
只有天上圣乐悠悠，
仿佛堪献赞叹。
忏悔之心因主有望，
谦心因主欢愉，
扶持颠扑，引道傍徨，
主恩纯美丰腴，
耶稣之爱笔舌难宣，

粹美使我惊异，
只有新尝生命泉源，
始能解悟真意。
耶稣，唯你是我所乐，
是我锦标高悬。
耶稣，惟你我所归托，
是我荣誉无边。

